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水手之妻

 **eBOOK**
内网资料 非卖品

一 新娘娘

“做梦也设想到竟然会嫁给跑船的。”

在崭新的大红绒烫金字日记首页写下这几个字后，就再也接不下去了。

我定定地注视着横在白纸上那些字；突然间，它们全不见了，我急忙用力眨了眨眼睛再看，它们又好端端地排列在那儿。

大概是太累了：我将自己掷向柔软的床面，闭了闭酸涩的眼皮，身体觉得好疲倦，心绪却呈现出异样亢奋，好象有一吸气流直要往上窜，一颗心胀得满满的，有如一罐发酵的美酒，不断溢出芬芳醉人的气息。

浅黄色的灯罩，使小屋里荡漾着柔和媚丽的色感。梳妆台上、窗户上、门框上都贴着红色的双喜字，一对龙凤蜡烛安详地立在柜台上，旁边摆着四色干果和一些瓶瓶罐罐各式化妆品。新涂的油漆，有着强烈刺鼻的气味，直溜溜地往鼻子里钻，薰得人脑浆子发痛。我皱了鼻子，霍然坐了起来。阿渔怎么还不进来？搞什么名堂，大男生洗澡竟那么久，真慢！

我托着下巴，再度将视线转向日记本上那一行黑字，心里颠过来到过去地念着。

“新娘子，想什么？”

一只温热的手搭在肩头，一股淡淡的肥皂清香飘了过来。我抬起头来。接触到一张干净、年轻、俊逸中有着几分粗犷的脸孔，正用着一双深情的眸子俯视着我。这个人，这个中等身材的大男生、从今天起就是我的丈夫。我的男人，我的生命、我的依恃，一个与我有着不可分割息息相关的人，这是多么神妙的一件事呢？

“发什么呆？还不快去把你那张调色板的脸孔洗干净？”声音虽然十分柔和，用词却有点刺耳。

“好哇！你竟敢取笑我。”我心里有几分不快，才结婚第一天，就开始挑毛病，以后还得了？

“这不是取笑，是实情。好好的一张脸，偏要涂得五颜六色，硬象戴了一张面具，根本不象你。”

“人家新娘了都是这样嘛；自己不懂……”我嘟起嘴，大不以为然。赌气地拿起睡衣，“哗”地一声推开门，刚探出头。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客厅里，公公、小叔、小姑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随着突然的开门声，大夥的头都转过来，象几盏探明灯同时射向我，照得我睁不开眼睛。我胀红了脸，木楞楞地定在那儿，抓紧手里的睡衣。窘迫地不知如何是好，仿佛有一世纪那么久，才踩着急速的小碎步冲向浴室；关上门后，才发现所谓的浴室竟是如此狭窄的一个小空间，一个光秃秃的灯泡吊在屋顶，一个洗脸架，上面钉着木板，排列漱口杯、牙刷、牙膏、刮胡刀；中间悬着一面镜子，左下方挂着一排毛巾，墙角上竖了一个铝质大盆，上方突出着的是水龙头，地面上湿漉漉的一大片水渍。

接了一盆冷水放在盆架上后，才想起毛巾和洗面皂都在屋里忘了拿，想大声叫阿渔送过来，或者自己回屋里去拿，待想到刚才的窘劲不觉意念全消，算了，只有将就着用肥皂洗洗算了。

凑近了镜子，里面映出一张描绘得十分细致的脸，高耸的贵妃髻额前

一排细密的刘海。

配红的面颊，一切都显得模糊而陌生，在许多色彩的堆积下，有一分杂乱，却也有几分难言的调和及美感。想起早上在美容院，躺在化妆室里，由美容师一层层一笔笔地涂抹描绘，看她那份专注的神情，不亚于一位艺术大师，正聚精会神地雕琢一样作品，一道道手续，一点点着色，足足画了两个半小时，她才满意地结束。在众人的赞美之下，对镜自览，我惊异地发现化妆术的奇妙，它几乎改变了一个人的容貌呢。

在祝福和道谢声中，走出美容院，心中怀着一分忐忑，也有着无比的娇羞与喜悦，耽会儿阿渔看了不知道会怎么样。

走廊上，阿渔和小李正引颈以盼。新理的头发，光溜整齐地倒向两边，刮得发青的下额，配上新做的西装，光鉴照人的皮鞋，从头到脚是新，真是名副其实的“新”郎。我们目光接触的一刹那，彼此都读出了对方眼神中的那一抹讶异和不惯，迅速地收回视线，变得手足无措起来。

在照相馆里，足足折腾了三个小时，那位摄影先生似乎对拍结婚照有偏好，甚至怀着一种膜拜的心情在进行。他不厌其烦地用各种角度试几十种姿态，一定要拍下他认为最美最富于艺术感的相片。他说结婚是人生大事，结婚照更是一件具有纪念性和历史价值的东西，怎么可以马虎行事？

听来也有理，是不能马虎行事呀：何况我这张经过特殊处理的脸，一生就这么一回，若是不留点影像以资纪念，多可惜！

对着镜内的自己，做了最后巡礼，掬起一棒水洒向脸孔。哦！好凉。

男生真差劲，一点也不懂女人的心。连半句夸奖的话都不会讲，还说什么调色板，哼！

真气人。

拿起肥皂，使劲涂满一脸，在泡沫的堆磨中，我恢复了一张光沌沌的原来面目。

胡乱地用冷水冲了下身子，冷得我直打哆嗦。虽然是六月底的天气，冷水淋在身仍然有着无比的寒意。一直到我回到屋里，仍然被那股寒意压迫着，禁不住地喊冷；尤其当我看到阿渔已经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盖着松软软的凉被，好整以暇地瞅着我，不觉火冒三丈。走过去一把掀起被子对他吼道：

“看什么看，人家都快冷死了，你也不管！”

“哟！哟！哟！哪有这么凶的新娘子嘛！厨房煤球炉上有一大锅热水，你自己不晓得用，怪谁？”

“怪你，当然怪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为什么不帮我端过来？”

“我……”他习惯性地搓鼻子，一脸窘相，“我不好意思，怕他们会笑我……”

“哼！你就不怕我感冒！”

“好啦！我的乖新娘，我知道你受了委屈，来，我抱抱，包管马上暖起来。”

“谁要你抱。讨厌！”我羞红了脸，挣着站起来。

外面的灯都关了，大概各自回房休息了吧，整栋屋子落入沉静之中，阿渔熄灭了室内的吊灯，只留下床前一个小小的光圈，露着暗红的色晕，衬托得他那双狭长的眼睛更亮、更黑、更热，我避开他的视线，转过身看见那一对烛台。

“阿渔，把火柴给我。”

“干嘛？”

“点上这一对龙凤蜡烛啊！据说每对夫妻在结婚这天晚上都要点一对蜡烛，龙的那根是丈夫，风的这根是太太，要是两根同时烧完，就表示夫妇白头偕老，要是其中有一根先烧尽表示有一个人要先走，或是发生变化什么的。”

“迷信！无稽之谈，乡下人才信这一套，你怎么也跟着起哄。”

“我不管！我一定要点上，一定要！”

“好，好，点上，点上，让我来。”阿渔拿起火柴，划着了，却不知从哪下手。“先点哪一支呢？”

“当然是龙烛罗！先生，先生，什么都是丈夫先嘛。”

两条火焰跳了起来，越窜越高，映得脸孔发热。对着烛光，我合上双手，虔诚地祈祷着：但愿我和阿渔生生世世永不分离，做一辈子恩爱夫妻。

“哇，洞房花烛夜原来是这般情景呀！”阿渔凑过来，偎着我的脸，咬着耳朵说：“新娘子，你应该知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呀！”

“讨厌……”忽然一般热流横遍全身，脸孔发烫。我想挣脱箍在腰上的双手，却被他整个拥进怀里，连翻带滚地跌向床心。

“乖，你的脸好烫……”

“你也一样。”

“你的心跳得好快……”

“你也是。”

“我摸摸看是不是一样。”

“不要嘛，人家……”我一溜钻进被子里，紧紧地裹住自己，一颗心骤然膨胀着，向体外迸挤了出来，胸膛象要裂开了似的，口干喉紧，仿佛着了火一般。

就在同时，被底下伸进一双手，紧紧地摸住我，接着一个热烘烘的身体靠进来。

一接触到他那热滚滚的嘴唇，便有一种兼有生气和电气的热流传到我身上，使得全身都颤抖起来。我觉得自己象一个气泡，不断往上冒、往上升，又好象放在熔炉中烧炼的玻璃模型，一点点在融化，消失……

夜深了，人静了。我偎在阿渔臂弯里，侧着脸凝视着他，灯光映照着那清晰突出的轮廓，黑浓的双眉，深陷的眼窝形成一片阴影，挺直而饱满的鼻子下，是一张弧度优美的嘴，实在太美了，我觉得心里有种异样的满足与快感，忍不住热泪盈眶。轻轻地替他拂去散落在额前的黑发，小心地拭着沁出的汗水，心中溢满着无限柔情蜜意……忽地，一个念头掠过脑际，我支起身子叫了一声：

“阿渔！”

“嗯？”他仍是闭着眼睛，声音中透着无限慵懒。

“你是不是水手？”

“我？我不是水手，是助理三副。”

“船员是什么样？水手又是什么样呢？”

“还不是跟普通人一样。”

“是象电影里那些海盗呢，还是象那些满脸横肉喝酒玩女人的家伙？”

“都不是！”

“那是怎么样，你告诉我嘛！”

“乖太太，有什么话留着明天再讲吧，我困死了。”他拍拍我，不愿再谈下去。没多久就传来细微的呼声。哼！他倒好，说睡就睡，真会享福。

悄悄地翻过身来，打了个哈欠，真困，眼皮直有八千斤重，全身酸软，四肢乏力；是该好好睡一会儿了，明天一早还要搭车南下旅行呢！

眼皮才闭上，立刻又弹了开来，眼前象晃动着一盏走马灯，许多事都一幕幕转着闪着。

上船、水手、新娘、夫妻、家。酒筵中的情景，父母的容颜，宾客的笑语，朋友的祝福，交杂地呈现着，一幕幕、一片片，象海水不断拍打的岩石，一阵阵冲激着。想到好久好久以前的小事，又想着很久很久以后的种种，纠缠在一起，撕扯着，激战着，想要抓住它们仔细思考一下，却是一个也抓不在……

睡意越来越浓，朦胧中，我闭上了眼睛，进入梦境，又仿佛人还是醒着，脑子里的走马灯依旧在转动着，转动着……早上醒来，仍然有着宿醉般的疲倦，睁开惺忪的睡眼，不觉吓了一跳，顿时睡意全消，人整个地醒了过来。哟！怎么一夜之间天花板竟变得黑污污的两团？

“这就是那一双龙凤花烛留下的后遗症。”阿渔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了起来，笑嘻嘻地指着烛台，又指指天花板说。

“唉呀：不对！怎么有一根蜡烛还剩下两寸没烧就熄灭了？”我失声地叫了起来，一丝不祥的念头迅速闪过脑际，很快地窜流开来，一阵昏眩，两股热流通上眼眶，一个踉跄跌坐在床上，叫了一声“阿渔”，再也说不出半个字来了。

“乖，阿乖，你怎么啦？脸色这么难看？”恍惚中阿渔轻摇着我，急促地说道：“你还真相信那所谓的传说啊？平日看你蛮开朗、爽气的，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小心眼了？把夫妇间的未来寄托在两根蜡烛上，不是太滑稽了？你呀！真是‘新人物，旧思想’，快别想了，收拾收拾该出发了，今天是我们新生活开始的第一天，我要你带着笑容，来，看着我，笑一下，嗯？”

我定定地仰视着他，那深褐色的眼球中镶着一粒全黑的瞳仁，里面反映出一张哀愁的脸孔，哪里象新娘子嘛！简直就是黄脸婆，才结婚第二天就这么难看，怎么可以？

随着阿渔的手势，我靠在他胸前，静静地偎依着。想着小时候常听长辈们所说许多过年时的禁忌和典故，其中有一次，我记得最清楚，年卅晚上不能摔交、跌倒、挨打或哭泣，否则明年就会倒霉，偏偏八岁那年的大年夜，经过院子时我滑了一交，跌得并不重也不很疼；要是在平时，我会站起来拍拍屁股了事，但是今天是除夕，今天摔了一交可大大的不妙呀！

想到它的严重性不觉“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哭声惊动了家人，也吓倒了自己，怎么我又犯了另一个禁忌？越想越怕，越哭心里越毛躁，越觉得气闷，任妈妈亲友们怎么劝都化不开我心里的结，哭到最后，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收场，还差一点挨一顿屁股。过完年，早将这码子事忘得一干二净，也不记得有什么厄运降临。

这时我靠在阿渔肩头问道：

“你会爱我多久，阿渔？”

他握住了我的肩膀，用他那双坦白的、深沉而狭长的眼睛，正面注视着我回答道：

“永久，永久，这辈子，下辈子，阿乖……”

这句话由他嘴里说出来，竟有着特殊真切而永久的意味。我把他搂得紧紧的，用一颗跳动的心告诉他我多么爱他，多么高兴，同时，也抚平了心中的皱摺。拉开窗帘，洒进满屋的阳光，顿时室内显得光辉而明朗，连天花板上那两大块黑渍也谈了许多。

二 送君情泪

在我尚未体味出婚姻生活美好之时，别离的阴影却已爬进了心田。

旅行回来后，开始面对真正的生活。公公将家计大权郑重地交付给我这个毫无经验的新媳妇。

一切都显得杂乱而阴霾，真不知该从何处着手。这个家自从婆婆去世后，已经多年没有主妇了，更缺少一份生气与欢笑，一切显得阴沉沉、冷冰冰的。房子是日据时代的旧屋，和许多公家宿舍一样，年久老迈。客厅的榻榻米改换成地板，纸拉门也换了木门。虽然刚油漆粉刷过，却仍然掩不住那份陈旧，真象老太婆涂粉——全浮在脸上。

天井里的一棵大榕树，遮天蔽月，即使在大白天也要点灯。除了我们住的那间屋子由于是后来搭出来的，光线比较好一点之外，其他三个房间，都是阴暗暗散发着一股湿霉味。

客厅里是一套咖啡色皮沙发，配上金黄色的窗帘，倒也有几分活泼的气息。早上在市场买了一大捧玫瑰花，蓬松地插在一个敞口瓶子里，整个屋里弥漫着夏季的新鲜和微带湿气的清香。

我一面拭擦着桌椅，一面想着一定要叫阿渔把天井里那棵大树砍掉一些枝叶，这样屋里就不会这么暗了。

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刺入耳膜，心也象被扎了一下似的。这个门铃声音实在太尖锐了，赶明儿个该换个音乐门铃，免得每回谁一撒铃，我就吓一跳。

拉开门，正好和阿渔打了个照面，一颗心“咚！”地一下沉了下去。他那张原本长型的脸孔，变得更长，上面象是浮着一层霜，又象在跟谁赌气似的，一言不发放脱了鞋，往沙发上一坐，直愣愣地瞪着前方，不知在想些什么。

“阿渔，你怎么了？”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来。

他仍旧不吭一声，只转过头来瞅了我一眼，流露着痛苦的表情。

“阿渔，你不是说要到船公司去吗？”

“喂……”象是有什么苦痛在那里啮他，一迳把嘴巴绷得紧紧的。

“公司的人怎么说？”一阵惊悸，我不由地抓住他的手，瞪大了眼睛说：“不会是要你上船去吧？”

他用力地握住我，痛苦地低下头去，在这一握之中，我已经知道了。那不可避免的一刻终于来了，只是，未免太快了一点。

“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公司方面希望在一个月到四十天之内。”

“哦！……”

我骤然地放开了手，瘫进沙发里，心头隐隐作痛，象猛然被螫了一下似的，麻丝丝的，一点点向周身散开，眼前浮起一团雾气，四周都陷入白茫茫的一片。

沉默象一张无形的网，罩住了整个空间，太阳不知什么时候由树叶缝隙中跳了进来，稀稀落落地洒满了一地，我死命地盯住自己脚尖上的那一点光圈，心里已经感到远别的沉痛。

直到耳边传来隔邻午间电视开播的声音，才惊醒了沉思中的我。侧过头，看见阿渔还是刚才那个姿势坐着，嘴角下撇，象是受了什么委屈一般，又象是随时都会哭出来似的，不由一阵心疼，萌生出太多的爱怜与不舍，我轻轻推推他道：

“阿渔，别再想了，不是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吗？”

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忽然使我变得坚强起来。是为了隐藏自己的柔弱？还是不愿意看到一个比我更软弱的男人？抑或是他那副无助凄惶的表情触发我母性的本能？还是我受不了心爱的人受苦？来不及多分析，很快地有一种新的感情在成形，我疼爱地望着他道：“走，咱们上外面吃饭，街上逛逛，下午去看场电影或是去跳舞，由你决定！”

我用力地眨了眨眼睛，将胀在里面的泪水逼了回去，深深吸了一口气。回到屋里，拿起粉扑轻轻在脸上按着，涂上一层口红，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告诉自己，不要轻易让悲伤的情绪击倒，如今你已经是一个妇人啦！

匆匆换了件衣服，再出来时，用尽力气，投给阿渔一个温暖的微笑，终于他脸上的冰霜渐渐化了，整个脸的线条也显得柔和起来，露出一脸稚气的纯真，直溜溜地对着我傻看。

“走吧！我的丈夫。”我挽起他的手向玄关走去。

尽管封得再密，压得再紧，那股离愁的酸楚仍旧盘桓在心头，总会那么出其不意地窜起来，刺一下。就象一扇关不牢的窗户一样，任你怎么挡冷风也会钻进来。

家里象安置着一颗定时炸弹，听着它滴滴答答响着，却无法让它停止，那份煎熬与无奈，直比死了还难受，心里有如鼓了个大脓疱，不断发胀疼痛，却不敢去碰它，也不能切除掉。

日子一天天过去，公司不断催他启程。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终于，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八月一日搭机前往英国上船。

晚上，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那两个黑渍，经过擦拭后几乎看不见了。屋里闷热，一丝风都没有，汗水不断由颈子里冒着。这一阵子，阿渔一直很少开口，总是紧闭着嘴，用力地将嘴唇扯成一条向下的弧线，满脸凝重，象化不开的浓雾，使他的脸看起来好严肃、好沉重。

饭后，他到公公屋里，父子俩谈了很久，回来后脸色虽然开朗一些，眉头却仍旧紧锁着，我几次想开口说些什么，又都缩了回来。

他躺在床上，两只手压在脑后，仰着头也将视线投向天花板，用一种平稳中略带急促的口吻说道：

“乖，你知道我上的是远洋油轮，船不回台湾。这一去订的是两年合同……”

“嗯。”

“你伯不怕？我是说，我走了之后你一个人？”

“我……”

“日子会很寂寞，很单调，很苦。不过我会常常给你写信的。”

“唔……”

“还有，这个家也要交给你了；爸爸年底就要退休，弟妹都还在念书，家的担子势必由我们挑起来，你主内，我主外，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我知道你能办到，也相信你能够做得很好，父亲对你也有信心，你一向比我行，对人对事哪方面你都比我强。爸爸还说，你是个非常能干的女孩子，又聪明又灵巧。将来我们季家的兴旺，就全要靠你了。”

这些话象一串散落的珠子，骤然地洒落在心田，在我来不及仔细检视它们之时，已经散得一身一地了。

我行吗？我能够做得很好吗？这么重的一个担子，我挑得动、担得起吗？

在一片迷惘之中，我着实对自己怀疑。

近日来，我常常会对自己感到陌生。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每天都在不断地学习、成长；不断地在生活中自我更新，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好多，懂事了好多。这短短几十天的婚姻生活中所历练到感受到体会到的，超过以往廿四年来的总和。

以往我总是任由自己的感觉与情绪来支配自己，而现在虽然仍旧无法摆脱它们，却已经能够控制到最低限度了。就如同此刻向自己承认我害怕是一回事，任由这种恐惧将我击败，又是另一回事一样。

爱默生曾说过：“做你所惧怕的事情，那你的惧怕心一定会消灭于无形的。”

想着，想着，心中逐渐开朗起来，我仔细捡起心头那一粒粒珠子，结成一串轻抚着它们，不再畏惧，不再怀疑，换成一种敢于接受未来的决心与信心。

许久之后，阿渔支起身体，定定地俯视着我、眼睛中燃起了热情的火焰：

“乖，还有一件顶顶重要的大事。”

“什么？”

“我们生个娃娃，好不好？”

“讨厌……”

一下子全身的血都涌上了脸，我伸出手去想捶他，却在半空中被截住了。我感觉他靠近的面孔和呼出的热气，那双深褐色的眸子正一圈圈扩大模糊，中间那一汪小黑潭里发出灼热的光芒，一下子，我又跌入潭底，载浮载沉地上下飘着、荡着……

民国五十六年八月一日，距新婚一个月零十二天。

我生命中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阿渔第一次上船。

昨夜，翻腾了一夜，谁也没有睡意，这是我们共度最后的有晚，彼此悄声地诉说着，尽量把声音放低，好象怕吓走了这剩下的一点儿时间，害怕会使黑夜走得更快一样。

我们紧紧地挽抱在一起，哭着、鼓励着、爱着、安慰着，直到东方露出第一道晨曦时，才朦胧地合上沉重的眼皮。

飞机是中午十二点正。行李虽然两天前就收拾好，仍觉得不妥当，总好象少了些什么似的，一遍遍检查，一次次翻开看，直把两个人忙出一身大

汗。

剩下的时间，两个人就这么痴傻傻地望着对方，仿佛要在这临别的片刻，将彼此的音容影像印铸在心板上，作为日后回忆的资料一样。

在动身的最后一刹那，阿渔把我拥进怀里，在一阵长久的拥抱中，什么话都不再讲了，只是紧紧地搂着。

到机场已经是十一点廿分了，在熙攘的人群中找到公司派来送机的王先生，只见他沉着脸一派不耐烦地责备着：

“怎么到现在才来？大家都来了，只等你一个人！”说着拿出护照和机票交到阿渔手上，连推带催地把他们一行四人拥向检查室去，眼看阿渔的身影在人堆中消失，就要进入门里，不觉发出一声沉痛的低呼，拔脚冲了过去，心象被撕裂了一般疼楚，不断地在狂喊着：“阿渔，阿渔！不要走，你不要走！不要留下我一个人，我好怕，我不要你走，我不要……。”

喉咙却发不出一丝丝声音，象是卡住了似的，挤不出半个字来。又热又干，又哑又涩，一阵热流猛地塞满了眼眶。

那一边阿渔正在一群人中频频回头，脸胀得红红的，嘴巴抿得紧紧的，象是极力在控制住内心的波动与挣扎。在最后一次回顾中，他的眼圈红了，眼睛上蒙着一层透明的莹光。泪眼相对，仿佛整个宇宙都注视在这一点之中，这刹那的注视形成了无尽的永恒，永远地固定在我的记忆里。

在送机坪上，我一直注视着心爱的阿渔小小的身影登上飞机，随后引擎转动，那只银灰色的大鸟展翅飞起，留下一缕轻烟，插入蓝蓝的天空。

它越飞越高，渐渐地模糊变小，终于消失在人们尽管凝眸注视也捕捉不到的范围里，眼睛已经昏乱起来，再也看不到了，它完完全全地飞上天空，飞向另一个方向去了。它载走了我的阿渔，也载走了我的心，我整个的灵魂。

三 爱心

记得许久以前，阿渔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看巧不巧，你家专我海专，将来结了婚，我上船你管家，各得其所，学以致用，多好，多美满？”

当时，我笑他脸比城墙厚，没想到一语竟成真，铸定了今后的生活模式。

在学校里，我念的是家政科。三年来学了许多家庭管理、家庭经济、食品营养、儿童心理，每次考试都拿很高的分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那毕竟都是些理论、方法，一些抽象的讨论；生活本身却是活动而多变的。

实际上来讲，大多数人在理论上能接受的，却不一定能在日常生活上接受。因为人性本身就是一门最难学最难懂的大学问。

在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中，该如何培养建立起彼此的感情呢？今后要怎么样和阿渔的家人相处呢？我又该如何来“管”这个家呢？

打从阿渔走后，多日来，我一直在苦思着这些现实而切身的问题，我清楚地知道，在往后的日子里，这一切都必须自己去努力，没有谁可以帮助我，也不会有谁告诉我该怎么做，不由得心中充满了一种未知的恐惧，思想也不断地在彷徨的迷宫里打转。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大半时间都沉浸在回忆之中，再不就趴在床上哭泣，或者是对着结婚照片发愣，我不敢也不愿意多去接近公公、小叔和小姑，他们也不来打扰我，家里显得冷清、空洞、阴沉。

这一天午后，我独自坐在客厅发呆，脑子里尽是些不成型的思维，东一条、西一片的连接不起来，当我的视线无意中落到矮柜上那两颗由阿渔亲手绘制成的红心时，突然眼前一亮，闪过一道白光，汇成一股思流，引出一个概念——

“爱心”！

在这当儿，我竟忘了心里的疼痛与迷惘，只觉深深领略到一种宁静与和平，霎那之间，积压在心中的恐惧飞散了，迷失感隐退了，剩下的只有一种希望，一个明亮的新观念象慧星般地掠过了我的脑子。

对！就是“爱心”，只要我怀有一颗爱心，抱着“爱屋及乌”的心理来接纳别人，对待别人，还有什么难的，还有什么可怕的？对啊！何不就从今天开始？我该收起堆在脸上的愁云惨雾，换上一些亲切的笑靥。

日子总是要过的，既然生活在一个屋檐之下，与其陷在灰暗的沉闷中痛苦；为何不快快乐乐的等下去？时间本身都是一点点往前挪，要怎么样来度过，全在于自己的决定了。

晚上，特意烧了几样精致的小菜，挂着满脸的笑意，在全家人惊愕中愉快地吃完了晚饭。

饭后，小叔自告奋勇地要洗碗，小姑也帮着收拾桌子、切水果，大伙在忙碌中，第一次有一家人的感觉，无形中距离拉近了许多。看来只要肯做、肯努力，要获得家人的心是不会太困难的。

沏上两杯浓茶，先端给公公一杯，一块儿坐下来看电视，不一会儿小叔小姑都加入欣赏，边谈边看，一直到节目收播，才各自回房睡觉。

这是从阿渔走后，睡得最沉最香的一个夜晚。

四 情书一封

乖妻：

飞过千重山，越过万重水，终于在八月二号下午五时到达英国。经过十七八个钟头的飞行，横过半个地球，加上时间差距，弄得人晕头转向，着陆后虽然两只脚踏在地上，却还象在腾云驾雾一样。

到了英国后，又坐了两小时国内飞机，再转汽车。行行重行行后才到了船停泊的港口，“Immingham”，登上船时已经是夜幕低垂万家灯火时候。

船很大，有四万吨，装运液体硫磺，由墨西哥的“Coatzacoalcos”到英国“Immingham”或英国“Tampa”航程大约来回一个月，要是跑美国就只有一星期，所以我希望常跑美国，这样水路短，收信的机会多，乖，你一定要常常给我写信喔！

这么大一艘船，全船却不到四十个人，记得新婚那天你问我是不是水手，现在让我告诉你；在职业上，一般人对海上工作人员通称为“水手”。一条现代化的商船客轮或油轮上，在职位职务方面有着很明确的分类，就拿

我们这条“伟伯轮”来讲，舱面部分有船长、大副、一副、二副、二副和我——助理二副六个“Officer”。机舱部分则有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二管轮、助理二管五个“Officer”，其余有服务生二人、厨师二人，水手四人，舵工六人，加油三人，帮蒲匠二人。铜匠、电匠各一人，下手二人。在舱面部分全部“Officer”中，我的官最小，权最少，工作最累，几乎和水手差不多。

船长处周，五十多岁，满脸风霜，长年的海上生涯使他看起来有如深奥而神秘的海洋一样，有令人难以捉摸的表情，大副是前几届学长，对我这个初上船的小老弟十分照顾，一副是海军退伍的军官，二副三副都是校友，显得挺和气。大副关照一些事情，并且分派我跟二副四到八点的班，要我多学多看，他说船上没什么大学问，只要自己肯学，用不了多久，就会应付裕如了。今后一切只有靠自己，务必在短时期内把船上的事情弄清楚，绝不能在多位学长面前丢脸，也不能辜负乖妻对我的期望呀！

乖，我的阿乖，想你，想得心疼，桌子上放着我俩的相片，每天都对着里面的你喃喃自语，睡觉前更不停地低唤着你的名字，乖，你听见没有了？一闭上眼就出现乖的影子，你那羞人答答无限娇媚的模样，你的笑，你的嗔，你的万种柔情都令我心神荡漾，爱之若狂！想想要等两年七百多个日子那么久之后才能见面，真叫人急得发毛，真想不顾一切跑回去，不要干这鬼行业，简直在折磨人嘛：可是想到现实和未来，又只有在叹息中无奈地忍了下来，也许这就是人生，你必须付出一些代价之后，才能得到什么，才能体会到什么吧！

家中一切可好？十分挂念。把整个家交给你实在过意不去，这对你来讲，可能是很重的一个担子，还盼你看在我的份上勉力为之。你知道家里自从母亲五年前去世后，即长期陷落于冷清凄苦之中，在这之前，由于她长年卧病在床情况一直不好，为了看病，用尽了家中微薄的积蓄，父亲四处借债，多方求医，都没能内死神手中将母亲拉回来。一口薄棺中躺着被病魔折磨得变了型的母亲，显得那般瘦小、那般憔悴，那般凄凉。我哀叹母亲的死，也哀叹她一生的艰辛际遇，在下意识里对父亲产生了几分怨怒，做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竟无能力给妻子过安适的日子，让贫病一点点侵蚀着生命，在它们的压迫下提前走下人生的舞台，同时我也深感内疚，身为长子的我，竟没能分组家计，也没能在母亲有生之年尽一份孝道。

出殡那天，望着棺木入土的一刻，我向自己许下心愿，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尽力工作、赚钱，换取较高的酬劳，不惜付一切，使自己妻儿生活不虞匮乏。我恨贫穷，每当我想到母亲时，总会浮现出一张愁苦无告的脸，满头枯乱如草的头发，一双细瘦如柴的手，颤抖着对我说：“鱼儿，要争气啊！”心里总有刀割般的痛楚。

母亲死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完全不能自持，心绪大乱，不想念书，功课一落千丈，甚至想停学去找工作，要不是刘老师鼓励开导，可能会放弃即将拿到的高中文凭，更别谈进大学了。那位刘老师对我助益真不少，他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好老师，守在教育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自己，指引迷途的青年。听说最近患风湿，身体不大好，有空时，替我去看看他好吗？

你手边的钱还够用吗？从下月起每个月底公司会寄通知给你去领家汇，目前助理三副月薪是美金一百五十元，走之前预借了一个月薪水，分两个月扣还，所以头两个月只能领七十五元。

这次为了我结婚，父亲特别召开了一个贰千元的会，以后除去家用开支外，还要支付会钱，我已经向父亲讲过，上船后家用全部由我来负担，这样一来家用方面可能十分拮据，只有多委屈你了。等一年后还清会钱，就可以开始储蓄，而我的职位在两年之内一定会升，待遇也会多，说不定公司还会加薪，相信两年后回来，我们会有一小笔属于自己的钱呢！

乖，心爱的乖妻，想我不？可别太难过哟，心里不舒服时，多想想我们的未来，人活着常常是为了一个目标，一个希望。我自认是个平凡的人，不敢谈什么“救国救民”伟大抱负，只希望站在自己岗位上，尽一己之力，做好我份内的事，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和一个爱我的乖太太携手走向人生大道。

对了！若是有我要当爸爸的好消息，一定要第一个告诉我哦！

这封信是分日分段写的，思想文路都不太连贯，看起来可能很零乱，完全是想到哪写到哪，主要都是在向你倾吐我内心的一些感触，盼你能体会、了解。

爱你的丈夫

阿渔上

五 出洋相

早上买菜回来，老远望见家门口站了个男人，身材高大，有点象小李。咦？他怎么还没走？

走近一看，可不真是小李，他笑着过来，替我提去菜篮，说着：

“我等了你好一会儿了。”

小李说话声音很高，有点象女声，和他的体型、块头部不相称，要是单听他讲话，一定以为是个纤细、瘦小、略带娘娘腔的男生，绝不会相信那是出自一个又高又壮又黑的男生口里。他的声音平常就有点尖，一遇到紧张激动时，更会提高八度，有点象鸟叫；在学校里不知谁给他取个外号叫“老黄莺”，他最恨别人当面叫他这个封号，为了这件事，他还和阿渔打了一架。

他原来比阿渔高一班，别的同学都升大二，唯独他老兄“联庄”，又念大一，在新班上他总以老大哥自居，吆五喝六，把一些“新鲜人”唬得团团转，偏偏阿渔不吃他那套，叫他觉得罩不住，心里已经老大不舒服了，有一回阿渔当着大家面前喊出他的外号，让他觉得脸上无光下不了台，恼羞成怒，向阿渔正式下挑战书，到学校后面空地上一决胜负。他本来是想杀阿渔锐气，让他以后放聪明点，好维持自己在班上的威风，哪晓得碰上阿渔这个“死硬派”，不但接受挑战，而且出手凶猛毫不退缩，几回合下来，小李一点也没占到便宜、到最后他服了阿渔的“拗、硬、强”，阿渔也领会到他本性的“诚、厚、实”，两个人不打不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我把菜篮放进厨房，替他倒了一杯冷开水，在他对面坐下来。

“你什么时候上船？快了吧？”我问道。

“上船？嘿！甭提啦！连船的边都没摸到，坐了两趟飞机，出足了洋相就回来了！”他尖锐的声音，配上夸张的表情、激动的语态，使他整个脸孔显露出一种特有的滑稽表情，我想笑，却强忍了下来。

“是怎么回事？”

“唉！说起来啊，真是臭到印度国，鲜到太平洋了！”

“哦？这么精彩，说来听听。”

“好吧！咱们是老朋友，不怕你笑话。”他双手一摊，耸耸肩膀，自己掏出烟抽取一根点上，用力吸了一大口，在烟雾袅袅中，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上个月初接到公司通知，要我继阿渔之后上船服务，同样是坐飞机到停泊港去，可是我去的地点是意大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港。公司看我是大学生，长得又人高马大，想来一个人独行该不成问题，我也自拍胸脯保证。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反正到了机场，当地代理行自会有人来接，安排一切，何足多虑？于是欢欢喜喜的准备行李，爸爸为了送我，还特地请了假由凤山赶到台北。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上船，心里真是乱紧张、乱兴奋的！”

“坐了十几个钟头飞机才到意大利，步下飞机，哇！简直象刘姥姥进大观园嘛！机场之大、人之多，看得我两眼发花，一时间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由检查室出来，真不知该往哪儿走，连个出口都找不到，想请问别人，看看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根本搭不上边，急得我全身发痒，真有点象身入番邦似的恐怖又焦急。东闯西试了半天，总算摸到大门，四下张望看看有没有人来接我。

“到这时候，我才想起临走前公司的人曾写了一个地址和电话号码给我，说是万一接机的人没来，可以打电话过去联络，或是自己坐计程车直接去；赶忙掏口袋找那张纸条，越急手越不听使唤，翻遍全身口袋，就是找不着，也不知是忘记带了，还是掏东西时掏丢了。这一吓，可非同小可，这不象上学忘了带车票或是出门没带钱，这是在离家十万八千里的异地呀！”

“好多洋人都好奇地围过来看，指手划脚地不知在说些什么，当时要是有了洞我真会钻进去的。

“好啦！地址找不到，只有等人来认我了。我想我凭这张黄面孔就是最好的招牌，代理行的人一定会看到我，于是我开始在机场门口四处徘徊，为了怕错过任何一个可能，我不敢走开半步，虽然早已饥肠辘辘，也只有咽口水忍下去。由中午走到下午，迎来黄昏送走晚霞，眼看机场的人越来越少，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分队下班走了，我的两腿酸软无比，腹内饥饿难当，只有在候机室椅子上坐下，既累又困又饿，坐下没多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又等了一上午，依旧没人理我，这时心里真是凉得厉害，总不能一直这样痴痴地等下去呀！考虑再三，终于鼓起勇气走向服务台，向一位看来和气的姑娘笑笑，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她打听船公司的地址，那个外国姑娘看着我只是笑，一脸困惑的笑，我拼命比划找出脑子里可用的字汇，她依旧摇头耸肩望我笑，最后她大概看我抓耳挠腮的样子怪可怜的，示意要我别走，转过身请出一位男士，我赶忙再说一遍，并且在纸上画了条大船，这回总算有人懂了我的意思，我还没来得及庆幸，只见他又摇着头说他很抱歉，不知道。哇！赛：我差点没昏过去！”

他的脸胀得通红，映衬得那双眼睛闪闪发光，虽然他外表又高又壮，却不十分吸引人。

浓眉、大眼、宽鼻阔嘴、高额，眼睛微突，标准的国字脸，有一种坦白、认真的表情，笑口常开，天生的乐天派。

我起初不明白，象他和阿渔这样两个无论在外型、个性、嗜好都迥然不同的人，怎么会成为好朋友，后来处久了，才慢慢发现他本身有一种独特

的吸引入的气质，一种能激发人向上，给人信心勇气的无形力量，加上他乐观豪爽的个性，让人觉得跟他在一起会变得开朗、愉快，仿佛天下根本没什么值得你担心的事一般，和阿渔那内向、阴沉、多感的个性全然不同。每回他总是对阿渔说：“你看看你，整天都苦脸兮兮的，象有什么人跟你过不去似的，告诉你：天塌下来，还有我这个大个儿顶着，压不到你头上，愁什么？”

想不到他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大个儿，也有要昏过去的时候，我瞅着他期待着更精彩的故事。

“妈的！就是真昏过去又有什么用？”他狠狠吸了口烟，连那不雅的口头语也溜出了口，喝了口开水，他继续说着。

“我只好又坐回椅子上苦等，嘿：那味道可真不好受，人来人往，就是没人来理你，简直象独个人困在孤岛上，挨了一上午，我实在饿得发昏，还是先买两块三明治填肚了，再次坐回椅子上时，只见早上跟我讲话的那个男人不断向我招手，示意要我过去，原来他要看我护照问我打哪儿来，我赶忙拿出来送到他眼前，他看了一会儿，又拿去给另一个象主管的人看，两个人不停地比划研商，又不停地打量我，最后他走过来把护照还给我，并且附了一张机票，在那个爱笑的外国妞带引下，把我给送上了飞机，等我坐定了，才想起怎么没问问人家，我这是往哪儿去啊！拿出机票一看，竟然是回台湾——台北。我想叫，想喊，想下去，告诉他们不对，都由不得自己，飞机已经在半空中了！也罢！回去就回去，总比一个人呆在机场空等要好。等了那么久，也实在够受的，身心两方面都十分疲倦，所以没多一会儿，我就呼呼大睡，到香港换了飞机，大吃一顿，就回到老家了！妈的！真臭！到公司去被当作笑柄，回家又被我老爸训一顿，真他妈的！……”

讲完了，他的情绪也跟着稳定下来，就象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脸上又露出清新愉快的表情。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转变了话题。

“阿渔有信来吗？”

“有，不多。”

“刚上船一定很忙，而且船不靠岸也没办法寄信，在国外总不能象在台湾，一天一封，全是限时专送！”

听了他的话，我不觉羞红了脸，心里涌起一阵阵甜蜜的温馨。阿渔当兵那年，他俩都分发到高雄旗津同一单位。第一次分开那么远，简直比世界末日还可怕，仿佛一下子由赤道转到北极一样，又冷又怕，每天除了等信想他之外，没有一点心思做任何事，惠如笑我是七魂走了六魂半，整天连那半魂都守不住、只怕哪一天连心也罢了。小李看阿渔那副样子更生气，说他简直不象男子汉。每到星期六都搭夜车回台北，星期天晚上再乘十一点的夜车回高雄，赶早点名。直把个小李气得猛叹气！

他怎会了解到爱的力量？他又怎能体会到对我们来讲这一天的相聚有多大的意义？别说坐火车，就是坐牛车、走路、也挡不住相见的欲望呀！那种急切的渴盼，那种幸福的感觉，那种两者似乎融合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的整体感，那份快乐，那份狂热，又岂是局外人所能了解的？即使在此刻，当我回忆到那些往事，心里仍然有太多的幸福圆满感，以致小李站起来都没注意到。

“我要走了，还要到公司去一趟。”

“哦，怎么，又要上船？”

“不是‘又要’，是‘才要’上船。”

“上哪儿？”

“还是上次同一地点同一条船。”

“这次不会又被送回来了吧？”

“别臭我了！上回实在是不巧，飞机误点，比原定日子晚了一天，阴错阳差才会出那么大的丑。”

“有没有去找惠如？”我转变话题问他。惠如是我多年好友，人漂亮，个性活泼，具有现代感，在婚礼上请她当伴娘，就是有意撮合她和小李，不知道他们进展如何。

“没有，我……”想不到小李那么大个儿竟会羞红脸了，平常挺豪爽的他，一提到女生就变脑腆不自在，真好玩。

“怎么不去？追女孩没勇气怎么行？”

“我……算了，还是上船第一，省得牵肠挂肚，象阿渔……”说到这里，他忽然警觉地收住了口，歉疚地看看我。

“有人记挂着，也是一种幸福呀！”我毫不为意地笑笑。

“是啊！我就没这个福气，好了！我真该走了。”

送他到门口，临行前，他转过来一脸郑重地望着我说：“心仪，你一定要常给阿渔写信，多鼓励他。我对他最了解，他是个外表坚硬内心软弱的人，他需要你，比任何丈夫都强烈、深刻！”

“我知道……”

“走之前我会再来看你，自己多保重。”

“嗯。”

“再见，季太太。”

“再见，李力强。”

六 灾情惨重

家里那台老爷电视机昨天又“回娘家”大修。

报纸上说有一个轻度台风在本省东北部近似滞留，动向不明，可能转向，也可能变成中度台风，请大家随时注意收听广播及电视。

我看看气象图，似乎离台风的中心还远得很，而且外面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哪象是有台风的样子嘛？

收拾好房间，照例提着菜篮去买菜。是该买台冰箱的，省得天天跑菜市场，当初只晓得去度蜜月贪玩，不知道过日子节省，如今每天顶着大太阳到脏乱的市场去挤，真是既浪费时间又累人，唉！等把会钱还清了，好歹先买台小一点的冰箱来用。想想那至少要一年以后的事，又不免觉得泄气沮丧。

午睡醒来，看看天空还是一片蔚蓝，心想台风八成是转向了，就没在意也没做任何准备。

入夜后，情形开始变了，先是急雨如注，一阵阵冲击着门窗，接着风也吹起，呼啸而过，来势十分诡异，在夜幕的笼罩下，夹着阵阵幽幽的怪声，听来令人不寒而栗，陈旧的老屋，禁不住猛烈的雨势，多处开始漏水，家里能用的盆桶都搬了出来，大大小小的排了一地。

公公一早去上班，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大概又到朋友家摸上了。两个

小叔，一个和同学去旅行，一个远在空军官校，家里只有我和念高二的小姑子兰。

她是季家唯一的女孩，又正值绮年玉貌的青春年华，应该象一朵迎着朝阳的玫瑰，但是她给人的感觉却有如早凋的雏兰一般萎缩沉郁，十七岁的她，有着卅岁妇人的忧愁和不胜负荷的沉重。

她秀丽的椭圆形的脸，和那一双细长而妩媚的凤眼，完全传自她母亲，即连她敏感、多疑、温柔中又带执拗的脾气都完全承自母亲。公公常说子兰简直是母亲的化身，也正因为这样，在无形当中，公公把对妻子的爱与歉疚，全部地转移到女儿身上，变成一种没道理的溺爱，一种近乎作贱的惯宠，造成了她予取予求无理取闹的意态，但这一切并没能使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得到快乐，也没能补偿她在母爱方面的缺陷；她变得孤僻、乖戾、执拗，仿佛心中有一团无法消灭的恨在啮啃着她，搅动着她，使她永远远离快乐，使她拒绝每一个想接近她的人。有好几次，我试着去接近她，想启开她紧闭的心扉，都遭到排拒，她那双细长的眼睛笔直地望着你，象两道寒光，一脸冷峻，有如腊月的冰霜，逼得人由心底发寒；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孩子呢？

十点半，公公依然没回来。风势却越来越大。

天井中那棵老榕树发狂般地颤抖着，门窗吱咯作声，好象禁不住风力的吹打，每一处关节都嘎嘎地搓磨着。

电灯忽然灭了，顿时屋里一片黝黑，一阵闪电划过，有如鬼魅般地张牙舞爪。

记得抽屉还剩有几支蜡烛，摸黑地翻了半天才找到，手抖得好厉害，心里又怕又急，根本无法划火柴，我狠狠地跟自己发脾气，命令自己一定要镇定下来。深深吸一口气之后再划火柴，一团微弱的火光燃了起来，我小心地用手围着，往小姑的房间走去。

门是关的，我轻敲两下，没反应，只好轻声叫着：“子兰，子兰，你开开门，我给你送蜡烛来了。”

看看没反应，我只有自己拉开门侧身进去。

她蜷缩在床上，用一条大毛巾紧紧地裹住自己，另一手紧抓着枕头。在烛光映照下，我觉得她瘦小的身体在微微打哆嗦，眼角边有两行泪水。看到我，她立刻警觉地坐起来，迅速地拭去泪珠，又套上那惯有的面具，充满敌意地瞪着我，在一瞥之间，我发现她眼中充满了惊惧和极力掩饰的挣扎。

我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心里一阵爱怜与抽痛，很想伸手去拉她，告诉她我真愿意和她做朋友，告诉她我对她的关心。

可是我什么也没做，只有静静地坐着，说什么都似乎是多余的，我所企望的是心灵的沟通，而不是形式上的慰藉，语言在多半时候是有它的作用和功效，但是在某些时候却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我们在沉默中相对，一股友情的温暖逐渐在滋长，慢慢地，起于极度惊恐的子兰开始哭泣，小声地、压抑地吸泣着，我用力按着她削瘦的肩膀，安静地坐在她身边，陪她——满怀关切地。让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在爱她、关心她；愿意为她分担一切。

她哭了很久，她的吸泣和窗外的风雨声交织在一起；最后竟哭着睡着了。我小心地替她盖好薄被，将蜡烛留在桌上，轻俏俏地退出来回到自己房里。

躺在床上，禁不住也抓起枕头，紧紧抱在怀里。

窗外的狂风暴雨，象要毁灭整个世界一般席卷着大地，在风势不断推送之下，仿佛整个房子都要被拆散一般，屋前那块石棉瓦挡雨板被吹得四分五裂，到处飞落，发出剧烈的破碎声，我用力地捂住耳朵，死劲咬着枕角。一遍遍在心底叫着阿渔，想着他，渴望着他的拥抱……直到倦意完全征服了我，才朦胧睡去。

第二天醒来，依旧风声贯耳。

院子里七横八竖的树枝瓦片，堆得满坑满谷，狼藉不堪，一片暴风雨后的零乱。

雨倒是小了许多，我想起外面那些盆盆桶桶，接了一夜的水，可能早都溢了出来流得满地都是了呢！

推开房门，意外地看到客厅里一片洁净，所有的容器都不见了，地板、桌子全擦过，显得很光亮，正在诧异时，于兰房间门开了，闪过一个羞怯而友善的笑容，在我还来不及整个捕捉住时，又以同样的速度缩了回去。刹时间，我明白了一切，走过去在门外轻柔而诚恳地说了声：“子兰，谢谢你！”

许久之后，里面传出轻微的声音说着：

“哥哥他们房间里很糟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糟糕？岂止糟糕，简直是惨不忍睹！

屋顶的瓦被掀去了一半，天花板禁不住雨水的拍打，象五马分尸般地被扯成一片片，床上的被褥，桌上和桌子上的书，全象淹过的菜渍般变了形，地板上铺着一层泥沙、树叶、碎石的综合地毯，整个房间几乎找不出一寸干爽的净土，真是“体无完肤”呀！

看了真是呕得发慌，就有如面对一大堆乱线，不知该从哪里找出头来一般的叫人心焦、烦乱。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整理得大略有个样子，我已经累得气喘不已，望着满院子的脏乱，更加深了倦意和厌憎，都是台风惹的祸！

有人按电铃，大概是公公回来了。

门开处出现的竟是住在隔壁的阿雄，一个二十岁高三的男学生。

“李姐姐，我过来看看，有什么要帮忙的没有？”

他有一张俊秀的脸，上面呈现着忠厚、纯真的自然神态。常常过来找阿渔的二弟子成聊天下棋，在有意无意间，他时时流露出对于兰的关切与注意，慢慢地，我发现他竟然对子兰有一份“纯纯的爱”，只是他不敢表露，也不善于表达。

“嗯，我看，你实在该早一点来。”我开玩笑地对他说，若是他早一步来，我，不就省不少事了吗？

“……”小男生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别介意，我跟你说着玩儿的。我们家没什么，只有子成他们兄弟住的那间比较严重一点，屋顶的瓦片给吹掉了好多。”

“我家也是。哦，对了，刚才妈叫我到屋顶上把瓦片先排好，暂时挡挡雨，过几天再找人来修。我帮你们家也弄上好不好？”他热心地望着我。

“不用了，太麻烦你了，我们家的房子旧，恐怕吃不住你踩，而且家里也没有材料。”

“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我会小心的。材料家里还有剩，我这就回去拿，马上来，马上来。”

没多一会儿，他就兴匆匆地架着梯子提着工具转回来，又跑回去棒了

两垛黑灰色的瓦片，我看他进进出出时，总会不自觉地往子兰房间瞄一眼，脸上有一丝失望的阴影掠过，但很快的就消失掉。他仍然兴致勃勃地爬上梯子，我在底下紧紧扶着梯子，仰起脸不断叮嘱着他。

“小心点，可能很滑，木头也不挺牢实的，小心点踩。”

“你放心好了，李姐姐。”

我怎么放心得下？他那么大的个子踩在屋顶上，而顶上的木架久已腐蚀，加上一夜的风吹雨打，还不知禁不禁得住他呢！

想时迟，那时快，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接着“叭达”一个沉重的落地声，我惊慌地跑进来，只见阿雄跌坐在瓦砾沙土之中。一只手按着右脚踝，看他样子好象很痛苦。

“怎么样？要不要紧，摔伤了没有？”我急着问他。

“没关系，没关系……真抱歉，我……”汗珠不断由他脸上冒出来。面色惨白怪吓人的。

“先别说这些。我扶你起来，能不能走？试试看。”

我用力架着他站起来，他强撑着往外走，在门口又停了下来，象在期待什么，叹了口气之后，才一拐一拐地走回家去。

那间费力整理出来的房间，再度沦入万劫不复之地了！而且屋顶开了个天窗，比原先情况更糟了呢！

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肚子饿得厉害，还是先到前面杂货店看看买点吃的回来。

一出门，伞就被整个吹翻转过来，根本没法打，冲到杂货店真比走十公里山路还辛苦，真累！

平日货物齐全的小店，今天怎么忽然变空旷起来了？那一大堆摆生力面的柜橱全空了，我不解地问老板，他说早就卖光了，昨天下午就有人来买，晚上电视新闻后，更是生意兴隆，把存货全抢光了。

转向面包店，更是吓一大跳，店里象遭抢劫过一般的空荡荡。昨天做的面包早卖光了，今天停电，烤箱不能用，只剩下一点饼干，要不要随你！

近黄昏时，水龙头开始滴出浑浊的黄水，接了一茶壶，先烧点开水沏杯茶，没东西吃还不要紧，没茶喝可实在难过。

想打开炉门时，才发现煤球炉内的火全熄了。

这下可好，想重新引燃一个煤球，要一大堆木材，烧上三十分钟左右才能用，如今到处一片湿淋淋，木头存量又不多，还真难办呢。

找出一大堆旧报纸揉成一团放在炉子里点燃，再投进几根小木片，一瞬间，浓烟升起，呛得我往后退，逼得眼泪直流。很快地报纸就烧光了，留下一堆灰烬，木片却只薰黑了一点，又揉了一团纸塞进去，刚要划火柴，只听背后传来子兰怯生生的声音说道：“我来。”并接过我手里的火柴。

我用发红的眼睛，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在她点着报纸时，我配合火势，轻轻地放下木片，一面不停地扇动着。

烟很多，薰得人睁不开眼睛。在烟雾笼罩之下，我接触到一股试探而友善的眼波，很快地捕捉住，并且温柔地看着她。

在一长阵对望之中，我们彼此读出了对方内心的喜悦与关怀，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七 杜鹃窝里的青春

一连下了几天雨，到处都湿湿粘粘的，真烦。

好不容易放了晴，赶快把晾了几天的衣服移出来吹吹风，晒点太阳。

手里拿着竹竿，冷不防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嗨！新娘子！”

“是你呀！惠如，吓了我一跳。”

“门没关，我就自己进来了。”

我把竹竿架好，笑吟吟地打量着这位美丽的不速之客。她今天穿了一身艳黄，在太阳光下闪动着青春的风采，披肩的长发，慧黠灵活的大眼睛，永远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仿佛每一刻都是骚动不宁，时时都在捕捉什么似的；她的眼光很锋利、很聪明，象是什么都懂，可是脸上硬装着一副天真娇憨的模样。

“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人来疯！”她耸耸肩膀，两条修得细细的眉毛往上挑起，一派潇洒自如的样子。

“疯什么？来，说给我听听。”

拉着她在沙发里坐下。不管怎么讲，好友来访，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心仪，你耽得住？”她声音很轻，含试探的意味。

我愣了一下之后，才体会出她话里的意思。

“还好，生活虽然单调一点，例也平静。”

“你，……你不觉得寂寞？”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问。

“我？我想，我是比较孤单一点吧！”

“你过得惯这种日子？”

“还好。”我怀疑地看了看她说：“你今天是怎么啦？性向调查还是查户口？”

“都不是，我只是关心你。”她不置可否地笑笑，眼中掠过一丝暗淡，只那么一下子，然后她拉着我的手神秘地说：“走，陪我去看一个人。”

“看人？谁？”

“你先别问，去了就知道，走嘛！”

不由分说她硬拉着我往外走，出了门又自作主张地叫了计程车，坐进去后只听她对司机说：“到松山。”

我不解地望着她，希望能得到一个解释什么的，她却一言不发地向着前方凝眸。车愈往前走，她的脸色愈阴霾，我的疑惑也更深。

车子在一栋大建筑物前停下，我瞄了一眼门口的牌子，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

“松山精神疗养院”。

惠如带我到这儿来做什么？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只见她一脸肃穆庄重，眼皮沉沉地向下垂着，嘴巴紧扯成一字形，脚步很快，我几乎跟不上。后，即推门而入。

房间中一片白，只除了床上露出那一团干枯的黑发和一张蜡黄的小脸。

惠如走过去，温柔地拉起床上那妇人的手，定定地望着她，仿佛要将

自己的生命灌入她的脑里、身体里一样。

那妇人眼中一片茫然，好象不认识惠如，瘦削的脸显得焦黄而木木然，眼眶凹陷，象两个黑洞，在白被单下伸出的那只手又干又瘦，有如鸡爪一般，整个脸看起来就象脱了水的干果一样。

许久，许久，她笑了，一下那笑容看起来比哭还难看，我不禁打了个冷颤。

惠如坐了很久，我不敢去叫她，只得站得远远地看着、奇怪着、等着，心里充满了问号和轻微的恐惧。

床上的妇人不知什么时候闭上了眼睛，象是睡着了似的。

“走吧！”惠如将妇人的手放回被单里，站了起来。我和蕉如走出疗养院，已是黄昏时候，晚霞为天边涂上一抹彩丽，在夕阳的映照下，惠如的脸依旧灰暗暗的。这回她脚步很慢，一步步踏在柏油路面上，响起清澈的回声，走了好长一段路后，她才开口，声音中充满了凄楚与伤感。

“心仪，你晓得她是谁？”

我摇摇头。

“她是我母亲！”

“？！”我停下脚步，惊愕地望着她，说不出半个字来。

“很吃惊是吧？走，找个地方坐下，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在一家僻静的咖啡馆里坐下，惠如给自己点上一根烟，慢慢地吸了一口之后说：

“心仪，我们是好朋友，对吧？”

我点点头。

“听了我的故事后，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一定。”

“好，我信得过你。同学这么久，你一定奇怪，我怎么从来不谈自己的家庭、父母吧？”

“嗯。”

“怎么讲呢？假如你的母亲有精神病。”

我同情地看看她，不知说什么好。

“已经十几年了。你看，她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

“你父亲呢？”

“在船上。”

“跑船？！”我又是一震。

“不错，资深船长。”

“他为什么？……”

“为什么丢下我母亲不管是不是？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不能原谅他的地方。最近几年自己仔细去观察，才慢慢发现他的心境和苦处，也许是逃避，也许他是有意在惩罚自己吧！”

“？……”我真是越听越迷糊。她了解地点点头，吸了一口烟，慢慢地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我父亲出生在淡水，世代捕渔为生，从小就与海洋为伍，从小就看着大人们出海打渔，少年时期，对神秘而变幻莫测的海洋，更是怀着一份莫名的敬畏和崇拜，同时也更向往大海彼岸的国度。在十六岁那年，他独自离家在商上当水手，由于他年轻、肯学，人又聪明，没几年功夫就当上水手长，

在船长大力推荐下又升上三副，学了不少航海方面的新知识。廿二岁那年，在父每安排下与我母亲成婚，二年后，生下第一个孩子——我哥哥。那几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黄金时代，妻子、儿子、事业，样样称心如意，在镇上真是风光极了，直到民国二十六年战事爆发，头几年，他仍旧时常回来。到三十年左右，战事进入激烈状况。我父亲因为常来往大陆各港，硬被日本人视为重庆份子，扣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整天来家里骚扰调查，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其实父亲自从二十九年底上船之后就一直再没有消息，母亲一方面忍受着日军的压迫与欺辱，一方面又日夜挂念着生死未卜的丈夫，终日以泪洗面，担惊受怕，还要工作赚钱维持一家的生计，侍奉公婆，照顾孩子。一个白天接着一个黑夜，永远无尽的等待，想着下落不明的丈夫，望着穷困的家，多少次想一死了之，又都忍下来。但是残酷的命运之神并未放过一个孤弱的女子，先是公公病逝，为埋葬公公入土，用尽了家里最后一样财产——她的结婚戒指，没多久，我哥也被死神夺去，家里只剩下二个孤苦无依的女人，整日愁苦相对，生活在绝望之中。

战争一直延续下去，日子越来越艰苦，父亲依旧没有半点消息，各种臆测及传说都不断涌来。有人说他在海上失踪了，有人说可能被抓去打仗，或者战死，甚至有人说他到唐山不想回来了……。黑夜依然伴着残酷的宁静按时来临，母亲开始吃不下东西，也很难入睡，身体一天坏似一天，就这样等着，盼着，什么也摸不着，什么也不知道，战争哪一天结束？没人告诉她；丈夫哪一天回来？也没人能回答她。他还活着或者尸骸在海上漂流着？

她一天比一天衰弱，精神也开始有点恍惚不定。

终于，抗战胜利，台湾光复，许多人都纷纷返乡，父亲却没有回来。

一直到卅五年底，在一个寒冷的夜里，离家七年的父亲终于回来了。

父亲一身褴褛，形容憔悴而疲惫。面对着这样一个残破的家，年老多病的母亲，脱了形的妻子，心里那股子悲怆就再也忍不住地迸溢出来，大家相见，抱头痛哭，恍如在梦中一般，但是现实是毫不留情地在压挤着人们，为了生活，他必须工作，眼前能做的只有上渔船出海打渔，于是又开始讨海人的生涯。

对父亲的再次出海，母亲真是万般无奈，每回父亲一走，她的精神就陷入紧张状况，吃不下睡不好，一直到父亲平安回来，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第二年，母亲生下了我，在月子里，父亲的渔船久久不归，使原本精神衰弱的母亲，再受到惊吓而变得歇斯底里的疯狂，她不顾产后虚弱的身子，整天跑到港边苦等，注视着汪洋无际的海水发呆，再不就高声地喊叫，用头去撞停在附近的船沿……等到父亲的渔船满载而归的，她的精神已经完全地崩溃了！

父亲伤心欲绝，四处借钱找医生诊治，不断到各庙宇去烧香拜佛求神。为了想早一点治好母亲的病，不惜任何代价，钱有如流水般地花出去，最后只有卖掉房子搬到台北，在朋友介绍下再次回到商船上工作。

自从母亲生病，整个家就由我姨妈来照管，我可以说是她一手带大的。母亲的病时好时坏，有时跟正常人一样，很温顺，对我也挺慈祥，可是一到春天，就会没理由地发作，凶起来时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又撕又咬，又吼又跳，那样子实在可怕；要是父亲在家，情况就更糟，好几次，她拿着菜刀追砍，有一回躲避不及，父亲右手的小指被剁下一截。许多人都劝父亲把她送到疯人院，父亲执意不肯，总是不断地托人打听延请名医，抱着希望地等

着奇迹出现。

到我十岁那年，病情越来越恶化，并且妨碍到附近邻居，引起公愤；在万不得已情况下，终于硬着心肠把母亲送进疗养院做长期治疗。

祖母在父亲回来三年后就去世了，家里只剩下姨妈和——我，父亲为了赚更多的钱，改跑远洋油轮，每三年才回来一趟，一个港口接着一个港口，一条船换过一条船，整日与大海为伍，成年生活在浩瀚无边冷酷无情的大海上……。

每一次回来，都觉得他苍老许多，皱纹也加深了一些。后来我才知道，他不肯跑近洋不肯下地改行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怕面对我姨妈——一个为他牺牲青春，奉献出自己的女人。

“哦……你是说，你姨妈一直爱着你父亲？”

“嗯，她也爱我，把我当成自己女儿一样疼爱。”

“你父亲知道吗？”

“知道。”

“哦……”

我轻轻应了一声，整个思维都落入极深的震荡之中，惠如的烟继续袖着，整个人象隐在迷雾之中一样，渺渺茫茫，神秘而不可捉摸，她吐了一串烟圈，又吹散它们。

“心仪，听了我的故事，有什么感想？你千万别多心，我只是……一方面要倾吐，一方面让你明白为什么我一直拒绝小李，不肯和他交往的原因。”

“因为他是船员？是讨海人？”

“对！你想，在看过这么多不幸，受过这许多痛苦之后，怎么会有心情和一个以海为生的男人交往？说实在，我并不讨厌小李，他人好又爽直，有责任感，将来可能是个好丈夫。”

“其实这一切的不幸也不全错在职业上，大部分原因应该说是战乱。喂，对了，你说你父亲离家七年，这段时间里，他都在什么地方呢？”

“说采也可怜，那七年当中，他一直四处流浪，做工、赚钱为生，由印度到南洋，受尽千辛万苦，据姨妈告诉我，父亲的船在二十九年底开航不久，即被迫停航，全部中国船员就在印度一个小港下船，领了一点象征性的差遣费。开始过着近似放逐的流浪生活，起初还期待着船能够复航，早一天回到故土，但是日复一日，战事不停地进行着，海上成了战场，一般船只根本无法通行，在无望当中，只有开始做苦力。积下钱之后，一点点往回走，到了南洋一带，有不少被日军抓了去，中途也有人因水土不服而陈尸异地，剩下一小部分的船员们，只好躲在丛林里，过着半野人似的生活……”

她的声音中透着无尽的凄凉意味，大眼睛上蒙着一层晶莹的泪光，打了几个转，那些盈眶的泪水又压了回去，她整理了自己的情绪，又露出灵慧的神态说着：

“心仪，哪天到我家来玩，你应该多跟阿姨聊聊，两个船员眷属。”

“好啊！我还真想见见她呢！”

“告诉你，心仪，我好恨。恨跑船，恨大海，恨这种出卖自己的行业，由于它，耽误了两个女人的青春，害了一个男人的一生，造成许多不幸，你爱的人不能爱，爱你的人又不能接受，多苦？我想干船的人自己多半不快乐，也不能给别人幸福！”

“话不能这么讲……”

“也许是吧！心仪，你别多心，我不是有意刺激你。”

“怎么会呢？”

走出咖啡馆，已经是点灯时分了，在车站和惠如分手后，坐上公车，觉得心里郁郁沉沉的压得难过；阿渔，好想你！想得心里发疼，真的。

八 爱与寂寞

我爱，
我寂寞，
我等。

那天去看过惠如的母亲之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脑子里总是浮现着她那双空茫茫、呆滞的眼睛，想着她不幸的遭遇，回想着惠如所说有关小镇渔村的情景，她说在她们的村里，年年有人出海，年年有人失踪，生还的人，下一航次里还得出海，海边的碑墓不断增加，海边的船只也未见减少。

那些人们不知道这种情形吗？不了解大海的可怕吗？不，他们比谁都明白，可是他们比谁都无能为力，他们必须生活；于是，接受命运就成了他们的人生哲学，他们一方面烧香拜佛祈求神明保佑，一方面被养成去爱海、敬海、接受海。他们的妻子母亲也同样了解，同样明白，却也同样无能为力，她们无法阻止丈夫儿子出海打渔，又无法不日夜为他们担心受怕，在命运的播弄下，只有默默地忍着、盼着、等着。

对海洋、对船只，我缺少深入的了解，大海在我眼里是
美和动力的化身，是飘浮而渺远的。

我只知道，阿渔的职业是跑船，他的事业在海上，为前途、为生活，他必须外出去工作，就如同所有男人去上班一样，只不过他走得很远、很久而已。

海洋真是那么可怕？干船的人生真是那么的悲哀与无奈吗？我不知道。

要是有一天我的阿渔也一去不回？……那我会怎么样呢？

我实在不敢多想，好几次想得心里发痛，压得透不过气来，禁不住想大喉大叫，抒发一下心头郁闷，但是我不敢那么做，家里还有公公小叔小姑，我要真是狂喊大叫，岂不貽笑大方？

可是心里实在胀挤得受不了，只有死劲地咬自己的嘴唇，一直咬到沁出血丝，却仍然压不住心头的胀气和惧意。

有许多夜晚，我躺在床上，难以入梦，聆听着窗外风声夜语，每一句都象阿渔的呢喃，使我惊喜，令我兴奋。

有时我会突然听到脚步声，遏抑不住心中的喜悦，想夺门而出，想喊一声：“阿渔，你回来啦！”然后猛地又想起，哪会是阿渔？他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的海上哪：在失望之中又颓丧地躺回去，怀着无边的寂寞，孤凄地睡去。

“但愿今夜入梦来”，每天睡前我都这么告诉阿渔。

今夜，我等你，明晚，我等你，今生今世，我永远等你。

有时候，我会对着午夜星辰，跪在屋檐下，望着天上繁星点点，诉说着心中的想念，或者望着皎洁的月光，默默祈祷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有时候，我用口红在信纸上写着“我爱你”三个大字，印上无数个吻，在午夜时分，万籁俱寂的时候，悄悄地在后院划一根火柴，看着它们一点点化成灰，随风扬起，愿它们随着风儿飘到远方，送到我心爱的阿渔身旁。望着那些灰片上浮，就仿佛已经送到阿渔手里一样，心里觉得挺温暖挺舒服的。这时我多半能早一点入睡，而且睡得很稳很甜。

还有些时候，几乎彻夜难眠，辗转反侧，眼皮发酸，耳边的雨声更增加了心头的凄凉感，真个是：“枕边泪与阶前雨，隔个窗儿滴不停。”

干脆坐起来，拿出纸笔给阿渔写信，一字一行都出自内心的呼喊，句句行行都注满了无限的挂念与相思，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无声的啜泣与哀怨……直写到手指发麻，手臂酸疼，心绪平定了下来为止。

写好了，自己展读再三，装进信封里，放进一个大的饼干盒里，这些信是不能给阿渔看的。

为了怕扰乱他的心绪，为了使他安心工作，我从来不向他诉苦，以免增加他的负担。在给他的信上，总是不断地鼓舞、安慰、激励与无限的关爱，我相信这是他所最需要的。即使我不停地向他诉苦，又能怎么样呢？他能放弃工作立刻回来吗？回来之后呢？

人活着为什么要受到那么多压迫与约束呢？为什么尽要做一些与自己意愿相反的事呢？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长相厮守？为什么爱是这样充满苦涩与艰辛？

我还是爱。

我依旧寂寞；

我仍然在等。

九 少年情怀少女心

好久没看见阿雄到家里来了。

这一天晚饭时，我问阿渔的二弟子成。

“最近怎么没看见阿雄来找你？”

“他受伤了。”子成简短地回答着，头也不抬继续扒饭。

“受伤？怎么啦？”

“就是上回台风后在咱们家屋顶掉下来，扭伤了脚。”

“这么久还没好？”我吃了一惊，想起这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

“那一下摔得不轻呢。”子成抹抹嘴巴，离开饭桌。

在季家四兄妹之中，子成最突出，他目光炯炯，头脑聪慧，有一种超越这狭小天地的目光与心灵，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一种说不出的灵秀与坚毅的个性。对我一直很客气，却有着疏远的感觉。

我一边收拾桌子，一边想耽会儿该去看看阿雄，不知道子成子兰谁能陪我去。

我问子成，他说要看书；问子兰，她不屑地撇撇嘴。

看来我只有自己去了。

门铃按过很久才有人走来。开门处站着一个人中年妇人，十分不友善地朝我上下打量着，简直连我脸上有多少雀斑都要调查清楚一样。

“吴伯母，您好。我是隔壁的季太太，我来看阿雄。”她踌躇了一会儿。又把我仔细看了半天，才侧过身让我进去。

我刚走到玄关处，她马上跟进来，并且大声地喊着：“阿雄！有人找你。”

“谁啊？”屋里传来应声，接着看到他腋下支着拐杖，右脚膝盖以下部打着石膏。

看到我，他脸上绽开了喜悦与惊喜的笑容。

“是李姐姐，请坐，请坐。”

“没想到你伤得这么重，真不好意思。”我歉疚地看着他。

“没什么……”他腼腆地红着脸说着。

谈话告一段落后，我将视线转向四周。房间的格式及大小和我们家大同小异，只是光线要好一些。墙上挂着许多字画，看不出是谁的手笔，地板光鉴照人，看来这家的主人定是十分雅致而清爽的。

“这些字是谁写的？”

“有些是我父亲写的，有些是我写的。”

“哦？”我又是一惊，没想到阿雄对书法还有这么深的造诣，不由内心对他产生几分敬意，现在这年头里，年轻人很少对毛笔字有耐心与兴趣了。

“李姐姐……”他期期艾艾地嗫嚅着，显然他并不在意那些美好的字。

“嗯？”我的视线停在一幅文天样的《正气歌》上。

“季子兰，她，她在不在家？”

“在啊。”

“我想托你一件事，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可以。”

“我想请你替我带一封信……”

“给子兰？”

“是……”

“为什么不自己交给她？”我鼓励地看着他问。

“我不敢。”他的脸颊上浮上红晕，好可爱；我猜想他一定碰过不少钉子，想起子兰那双冰冷冷的眼睛，还不知道这个大男孩受了多少委屈呢！

“好，我替你交给她。”我答应着，“不过你要告诉李姐姐一件事。”

他率直而天真地望着我，等着我下面的话。

“你喜欢子兰？”

一刹间，他整个脸都红了起来，一直染延到耳根子，衬得嘴唇上那两排淡淡的胡须好显眼。我想他一定没刮过胡子，那些胡须看起来好软、好顺；竟使我想起阿渔嘴上的软毛，贴在脸上时那种温柔柔毛茸茸的感觉……。我发现阿雄在某些地方竟与阿渔有几分相似，一样的害羞，一样的容易脸红，只是我的阿渔要比他成熟、比他好看，比他有男人味道呢！

“这……”他迟疑了一下之后，诚挚又羞怯地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玩办家家酒时，她总是当我的新娘子，有人欺负她时，她都来找我……”

“这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感情，后来呢？”

“后来，我常常帮她写功课，尤其是作文和小楷；她考初中时，我还帮

她温习功课，偶尔看场电影……直到季伯母过世之后，她整个人就变了，好象用一张无形的网将自己罩了起来，别人进不去，她也走不出来……”

他的声音低低的，几乎象在自语，眼光朦胧，溢满了纯真的稚情。好细致好多情的一个男孩子，我忽然觉得挺喜欢他的，而且决定要助他一臂之力。

“阿雄，把信交给我。”

他一拐一拐地走进去，手里拿着一个浅蓝色信封，上面用深蓝色钢笔写着“季子兰同学亲启”，郑重其事地递给我。拿在手里好厚的一叠，我朝他笑笑，他的脸又红了，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一下摸摸头发，一下又扯扯衣服。

“我走了，你好好休养，有空再来看你。”

“再见，李姐姐，谢谢你。”

家里静悄悄的，公公一个人在看电视。

我到子兰房门口，她正在灯下发呆，看见我，露齿一笑，表情显得即亲近又疏远，我想到阿雄说她用一张网将自己罩住的比喻。

“我刚刚去看过阿雄。”

“哦。”她漫应着，脸上一无表情。

我有点替阿雄难过与不平。

“他有信给你。”

她依旧面无表情，接过信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放进抽屉，在她拉开抽屉时，我看到里面拢着一大叠同样式样的信，都没剪开封口。

“你不看？”

“没什么好看的。”她的语气中含有极度的轻蔑之意，令我很起反感。本想转身回房去，继而想到阿雄那张清纯盼望的脸孔，不由得又坐下来，试着转变话题。

“阿雄的字写得真好，跟他人一样俊俊秀秀的。”

“嗯。”

“他好象挺喜欢你的？”

“那是他倒霉。”

我用困惑而略带责备的眼光用力盯着她看，在我的逼视下，她又换上自卫的表情，却有着自知失言的羞惭，停了一会儿之后，她小声地说着。

“嫂，人是会变的对不对？小时候我们是好玩伴，他对我好，我喜欢他，他给我一种受保护的安全感；如今大家都长大了，一切就不同了，他却老是抓着过去不放，多累！”

“我看他不是抓着过去，而是要开展未来。”

“没那个必要，一个人该知道什么是自己要的，什么是不要的。”

“你要的是什么？”

“出国。”她斩钉截铁地说。

“留学？”

“不一定，我的功课不大好，能不能进大学都成问题，还谈什么留学！”她自嘲地说着。

“那你是指？……”

“出国不是只有留学一条路好走呀。”

我再次陷入困惑与迷惘之中。眼前这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她到底有着

什么样的思想呢？曾经有一度，我以为走进了她心田，有一点了解她，如今却又变得极其陌生而遥远。

“嫂，你觉得我很怪是不？有些话我搁在心里好久了，一直没跟任何人讲过，也没有人可讲。”她吸了一大口气，一副准备说出大秘密的郑重又严肃的样子。

“我恨这个家：恨这里的一切。我讨厌这栋阴沉沉的房子，讨厌这一成不变的生活，讨厌上学，讨厌念书，讨厌所有的人、所有的事，也讨厌我自己！”

我凝视着她，脸上有着掩饰不住的惊讶与沉重感。

“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只要有人带我离开这里，跳开这个狭窄的小圈圈，我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你怎么能断定别处一定比这里好？”

“我能！我知道！”

“子兰，别那么肯定，你不是说人会变的吗？人的看法想法是随着年龄而改变的，等你长大一点，思想成熟一些之后，可能不这么想了。”

“不会！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她的声音中透着钢铁般的意念，脸上有着无比的坚毅，看来我再多说也无益了，怀着无限怅惘站了起来，准备回房去好好想想。她也站了起来，在我身后小声地叫着：“嫂……”

“嗯？”我猛地回头，热切地看着她，以为她有了什么改变。

“我刚才说恨所有的人，那不包括你在内！”

“是吗？”

“真的，我，我实在有点喜欢你。”她很困难地鼓足了勇气才说出了口，我感动地拉起她的手，用力握着，许久，许久，在四目相望中，我仿佛看见她启开了身边的网，我正一步步地走进去。

十 沼泽野人

乖妻：

这趟船到美国，原本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是由于船上有两个水手“跳船”，大大地影响了工作效率和情绪。

“跳船”这个名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对许多老船员来讲，却是屡见不鲜的事。

所谓“跳船”，就是由船上私自逃到美国领土，也就是“非法入境”。上岸后，多半逃到较远乡下的地方，以极低廉的工资做一些种棉花采苹果之类的工人，或是在旧金山唐人街中国餐馆里洗碗打杂，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是去投靠亲友，安排工作。由于非法入境，一旦被移民局的人发现，立即押解出境，并且自行承担机票。回国后，还要被判刑，两年之内不准上船工作。所以多数人都躲躲藏藏，过着半逃亡式的生活。其实在那种有如惊弓之鸟的日子里，能赚的钱很少，所过的日子，实在不会比在船上好，并且居无定所，毫无保障，又不一定能按月寄钱回家，常使妻小生活陷入困境，造成许多社会问题。

但是为什么仍然有人不断地“跳船”，不断地逃往美国呢？这多半是受了虚荣心所害，加上各种不符实际的谣传，以讹传讹地夸大形容，总以为美国是金元王国，遍地黄金，仿佛一踏上美国本土，立即就会成为巨富一样。这可以说是跑船人的悲剧，也可以说是整个大时代的不幸。

晚上和同事聊天，话题总围着“跳船”打转，大多很自然地提到不久前还上过电视，被渲染成“沼泽野人”，后来在拘留所中上吊自杀的胡度妹，据说他就是九个月前由这条船上逃下去的一个水手。

现在我把整个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

这个胡度妹是大陈人，四十多岁，原本在陆地上做工为生，有七个孩子，由于负担太重，入不敷出，想找一份收入丰厚一些的工作。于是在政府辅导下，参加了船员训练班，并安排到我们公司来当二等水手。

据同仁们描述，他长得十分斯文，皮肤白皙，沉默内向，略带神经质，不大爱与别人交往。起先派他到一艘专跑英美间水路很短的船上工作，才上船三个月，由于思家心切，过不惯海上生活，天天吵着要回去。回来没多久，坐吃山空，生活无着，又苦苦要求公司给他派船，这次就派到我现在跑的这条船上来，依旧是当二等水手。

再次上船后，头几个月情况还好，渐渐地又开始想家、失眠、精神恍惚、心绪不宁；对份内的工作总不能做好，和同事之间也格格不入。碰巧水手长是个有口无心的直肠子，看他整天精神不振，又不好做事，就常常拿他开玩笑，假装吓唬他，说什么再不好好做事要送他回去罗，再不然就要把他扔到海里喂鱼这一类的玩笑话，这本是想激发他工作情绪的话，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完全当了真事。

于是他的疑心日加深重，变得疑神疑鬼，整天都说有人要谋害他，置他于死地，再不然就说有人要修理他，成天魂不守台地象受惊的兔子一样东躲西藏。

到后来，也不知怎么搞的，他变得逢人便磕头，嘴里还喃喃地说着一些饶命、救我之类的话，弄得全船的人都很不舒服。船长看他情形实在不对，就想在下一航次中送他回去，他一听要回去，更加紧张，朝着船长又磕头又作揖，求船长放了他，弄得船长很为难。与台北公司联络后，决定还是送他回去，可能对他身心两方面会好一点。

临行前，船长一再交待代理行的两位职员务必小心照顾，一定要看他坐上飞机才算数。

谁知到了机场，临登机时，胡度妹硬是不肯上他该坐的那班，而要坐另外一班飞往欧洲的飞机。他的理由是这班飞机上有人要谋害他，又说飞机上有炸弹，死活都不肯上，弄得全机的乘客都来看热闹；飞机也因此不能起飞，双方僵持不下，拖了很久，最后机长说不能再等了，请他改搭下一班飞机。

代理行职员看他似乎精神不大对，就想先把他带到医院去看看之后再讲。到了医院，这个胡度妹竟乘二人不注意时偷跑了出来，这下可急坏了代理行两位职员，人是在他们手里丢的，精神又不大正常，最糟的是他不会讲英文，身上还带着一百多块钱美金，这样毫无目标地乱跑，很可能生命危险。在美国下层社会里，常常为了抢几块钱而杀人，何况一个身份不明的有色人种，更何况他有一百多块钱？于是代理行的人立刻向警局报案，发出紧急追查令，希望能尽快找到他，以保护他的生命安全。

一连几天下来，都没有发现这个精神异常的中国船员，警方只得将他列入失踪人口案件，代理行的人也拍电报回台北，只当他是“跳船”的船员，躲藏在某个地方，而不再追查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船上的人逐渐冲淡了对胡度妹的记忆。直到八个月后，船再次回到美国，有一天晚上大彩正在看电视聊天，忽见荧光屏上打出报道，说是在佛罗里达州内发现一个“沼泽野人”，并且把他带到荧光屏前介绍给观众看，只见荧屏上出现一个长头发长胡须一脸憔悴的东方人，对着镜头傻笑，这一下大家全愣住了，空气忽然变得很紧张，半晌之后，水手长大叫着：“那不是胡度妹吗？格老子怎么上了电视啦？”

船长立刻会同代理行的人前往治询，费了很大劲才见到这个成为热门人物的“沼泽野人”，经船长再三恳切询问，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逃亡经过和这八个月来的生活情形，在这之前，他一直不肯开口和任何人讲话，益发使好奇的老美对他发生兴趣，事情才会越弄越大，变成热门的话题。

原来那天他从医院跑出去之后，一路躲躲藏藏地乱跑，一直觉得有人要害他，为了怕被抓回去，又为了怕被人谋害，就躲到沼泽丛林之中，每天趁天黑时出来，捡附近居民丢弃的罐头、面包、食物充饥，日子久了，他发现没有谁注意他，也没有人发现他的存在，于是胆子就大了一点，开始到附近田里去偷玉蜀黍和蔬菜水果，附近农民看到被翻挖的土地和凌乱脚印，还以为是山猫或野狼之类的野兽，就设上陷阱捕捉，哪晓得抓到的竟是个样子怪异的人。你晓得老美最爱新鲜事，最会渲染的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于就成为本年度最热门的新闻，众人争看的“鲜事”了。

经船长向有关机关说明后，终于真相大白，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下来，接下去就是安排送他回国的事。

美国方面一定要胡度妹本人在同意书上签字，以表示他是心甘情愿地回国，没有半点勉强或政治色彩，这样整个案子才能注销。可是胡度妹是个死脑筋，他不明白其中道理，听到签字就害怕，甚至想到古代书画处死的种种情形，越想越怕，越怕越想不通，又不敢问别人，一时想不开，竟然在第二天夜里在拘留所里上吊死了。

等船长办好机票去接他出来时，所看到的只是一具发冷的尸体了……

这个故事到这里算是结束了，胡度妹的遗体由公司负责运回安葬。一个月后，他的妻子在经过长时期与生活奋战之下，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只有改嫁给另一位跑船的大陈人，七个孩子最可怜，统统被送进孤儿院去了，整个的家也随之瓦解，消失了……

乖，听了这个故事，心里有什么感觉？我是一连几天都挥不去压在心灵的沉闷，今天把它讲给你听了之后，似乎舒适一些。原谅我不再多写，心情实在不好。吻你。

祝 好

爱你的丈夫

阿渔上

十一 准妈妈

我要当妈妈了！

多美，多好，多棒！

以最轻快的脚步走出台大医院，脚下仿佛装了弹簧似的一弹一跳地蹦进了新公园。这里我来过千百次，但今天却第一次发现它是那么祥和，那么美丽。

天是那么蓝，风是那么柔，朵朵如棉絮般的云彩，优雅地挂在天际。眼前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显得那般地新奇而充满生气。空气中洋溢着空灵澹漾的清新，我深深地吸一大口气，胸中胀满了喜悦与奔放的气泡，不断膨胀，简直要随风飞起，又好象随时会冲破胸膛迸裂出来似的；我觉得自己象长了翅膀的小鸟，自由自在地翱翔于蔚蓝的天幕中，与白云嬉戏，与风儿追逐。

我向每一个路过的人笑，不管他们放过来诧异的目光，我太兴奋了，真想站在音乐台上大喊三声，让所有的人都分享我这份幸福感。

我实在太高兴、太骄傲、太得意了。忽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好伟大，有一种自豪与自我奉献的崇高感觉，因为在我体内孕育着一个生命，担负着延续人类的神圣任务。下意识地我用手抚摸着小腹，在那扁平的肚子里，正有着一个生命在萌芽、在成长，多奇妙的事呀；

有人说，女人的一切权利之中，最大的一项便是做母亲，想想看，我马上就要拥有这项权利了，多了不起？

在一本书上看过这么一句话说：“婴儿的小手腕开女人本性的环绕，打开心闸。”打从医生告诉我有孕的那一刹那，我的心闸就已经开启。沉睡了廿多年的母性，象被魔术棒点醒了一般地活跃了起来；眼前已经浮现出一个奶香四溢，白白软软的小宝宝了——一个属于我和阿渔，经由我身体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命。

坐在草地上仰望着天上浮云，整个思维随着云朵在游移。从小我就爱看云，常常幻想着自己是一片云，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飘荡，俯瞰森林、村庄、城镇和各处绮丽的风光，在风儿的吹拂下来去自如，飘逸潇洒……

但是，现在此刻的我，不再羡慕云朵，也不再希望自己成为一片云，因为我整个生命有了崭新的意义与肯定的价值，因为我将要做母亲啦！

做母亲？该怎么做呢！

嗯，我想首先该有全然无私的爱，爱心的照顾……还有……对了，我将用自己的奶水来赡养我的孩子，一定！我要用整个生命去体会，去感受做母亲的一切！

我相信造物者给女性们以乳房，主要是让我们喂养婴儿，制造奶水，而不全是为了性与美吧！况且医学界人士也一再呼吁母乳是最好的？对！我一定要亲自喂我的孩子。

所有开心的事都想完了，忽然有一股难耐的寂寞袭上心头，一种欢乐无人共的孤独感；有这么天大的喜讯，竟没有人可以分享，真可惜：想到在电影上、书本上看到许多妻子第一次怀孕时丈夫所流露出欢愉又自满的表情，以及妻子那既娇又羞的模样，多叫人心动，多令人羡慕，而我只能一个人独自坐在这里自言自语，一个人发癡，多可怜？想到这里，心里真不是滋味，益发觉得形单影只的凄凉起来。情绪一下子变得很低落，禁不住想哭。在内心深处隐藏着某种东西又开始在那里刺我，这是一种隐形的小针，平日里它总被一层层强烈的自尊和一些冷酷的现实仔细包裹着，不太容易体察出它的存在，但它常常象精灵一般出其不意地冒出来刺几下，让人痛之彻骨，

难以忍受。此刻，那些小针又钻了出来，戳得我好疼好疼……赶忙站了起来，用力甩甩头，匆匆地走出公园，搭车回去。

回到家，立刻拿出纸笔，想把这个消息告诉阿渔。一连撕了六张信纸都无法成书，心里有许多混乱的思想在那里冲激，使我无论如何寻不出头绪来。最后只在信纸上写下：

“恭喜你即将升格——为人父啦！”写完这几个字后，就套入信封附邮投递，相信阿渔见信后的欣喜之情，绝不会亚于我吧！

十二 最长的一夜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怀孕是这样的难过，这样的折磨人，怪不得台湾话说怀孕是“病子”。

一连呕了三个多月，滴水难进，真个是“人比黄花瘦”，每回去检查，医生总看着我摇头。

到了第四个月末，胃口忽然大开，尤其对辣核“情有独钟”，只想吃不加猪油的阳春面拌辣椒，一天要吃个四五碗，辣得舌头发麻，脸上起满了小红点。

每回到巷口小面馆去时，老板娘自会把辣椒酱罐子往我面前一摆，用她那粗嘎的嗓子说着：“我看你八成是生个女娃儿，‘酸儿辣女’，错不了的！”

酸儿辣女？不知道这是哪门子学问。胃里刚装进满碗辣椒面，觉得好服极了。躺在床上，没多一会儿就朦胧入睡；迷糊中仿佛有人按门铃，想起来开门，又觉得有一般力量直往唾乡里沉，眼皮好重好重，怎么也爬不起来。

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开门声、讲话声，接着有人敲我的房门。

“嫂，有人找你，嫂，嫂，开门。”是子兰的声音，很急。

“嗯？找我？谁？”人虽然是醒了过来，意识却仍停留在半睡眠状态。

“我不知道，她说有要紧事找你。”

这一下我全醒了过来，看看手表已经是十二点半了，在这种时候来拜访，一定有特殊的原因，会是谁呢？

推门出来，在客厅里站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妇人，整张脸上写满着焦急与求援的表情，不等我开口，她立即一把抓住我的手急切地说着：

“我是惠如的阿姨，真抱歉这么晚了来打扰你，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底下的话她接不下去了，因为泪水使她咽喉硬塞了，她激动得浑身发抖，这中间还夹杂着害怕恐惧惊慌。

“伯母，您先请坐，有话慢慢讲。”

“不！我不能坐，惠如会想不开，会发生意外，李小组，拜托你现在到我家去好不好，我求你！”

面对着这样一双充满乞求忧郁焦盼的眼睛，我怎么能说不？匆匆交待子兰后，就随着她走出家门，迎面吹来一阵冷风，不由地打了个寒战，这回不但睡意全消，同时开始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我快走两步，追上几乎是小跑的阿姨。

“伯母，现在请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好不？”

“惠如要自杀。”她的声音很小，但敲在我心上时却有如千斤铁弹。

“啊？！”我说不出心中惊异与突如其来的意外感。

惠如要自杀？怎么会？象她那么活泼开朗的现代女性？前一阵子还常在电视上看她表演服装，她那独特清新的气质，优雅而充满自然的表情，光艳的外貌，真抢眼，每套衣服穿在她身上都那么好看，不愧是天生的衣架子。记得在学校时，每年校庆的服装表演，她总是受瞩目的焦点，现在又是最红的服装模特儿，上回还明说她打算向电影界进军，这样一个对未来抱着无限希望的人，会自杀，太令人费解了，我忍不住又问着：“伯母……”

“叫我琴姨比较好，我只是惠如的阿姨。”

“我知道。惠如全部都告诉过我，她还说你很了不起，她很敬佩你，更感激你。”

“真的？！”她整个脸因喜悦和感动而光亮了起来。

“当然是真的，琴姨，本来我早就要去看您，因为害喜，身子一直不好，就耽误了下来。”

“听惠如说你先生也在跑船？”

“跟伯父一样。”

不知为什么，琴姨的脸色又暗了下来，显出沉郁的表情，我不敢再开口，只有将视线投向宙外那一片黑暗之中，心里的疑云也变成黑压压的一大团。

车停在一幢公寓门前，琴姨以及快的速度付过车资、开门、上楼、冲进房间，一迭声地喊着：“惠如，惠如……”

屋里的布置十分豪华，各式小摆设更是琅琅满目。琴姨叫了几声之后没有回音，一开始用力拍门，用手扳门柄，发现里面上了锁，顿时一张脸呈现出绝望的苍白，豆大的汗珠沁了出来，嘴唇在发抖，身体也不自觉地前后摇晃，好象马上要昏倒了似的。

“琴姨，你先镇定一下。”我用力抓住她细瘦的肩膀，注视着她说：“窗户，我们试试窗户，”

“对，对，窗户，我去，我去。”她如梦初醒般地震了一下，急促地走向阳台，谢谢天，窗户没锁，我俩相继跳了进去。

屋里一片凌乱，惠如斜卧在床上，满脸泪痕；我冲过去抱起她把她的头垫高，先按上脉搏，还有，体温，正常，拍拍她的脸，她半睁开眼睛乏力地看了我一眼，头又无力地垂向一边。茶几上有好多张包药的纸片，不知道她吃了什么药，吃了多少。

“琴姨，打一一九叫救护车，快！”

“是，是。”

我一面不断叫着惠如的名字，拍打着她的脸，一面倒了一大杯冷水，扳开她嘴往里灌，水入喉头，她依旧有反应，知道咽下去，还有希望。

在我灌第二杯水时，琴姨慌忙地跑来告诉我救护车来了。

救护车“呜！呜！”的鸣声，在寂静的黑夜里显得出奇的刺耳而凄厉，我紧握住惠如的手，仿佛我手里捏着的是她整个生命似的，喉头又干又紧，脚下又冰又冷，低头一看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一只鞋。

台大医院急诊室内，灯火通明，里面挤满了忙碌的医生护士和各式病人，我们进去时，遇上一个车祸受伤的人，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一阵反胃，

跟着就呕心沥肝地吐了起来。琴姨愧疚地过来扶我，我朝她摆摆手，示意她去照顾惠如要紧。胃里一阵阵袖痛，横遍全身，就象有一根钩子在那里钩捣，我的头象着火般地胀疼，许多金色的圈圈在眼前转来转去，一阵昏眩，我跌坐在椅子上，全身虚软，冷汗正悄悄地爬上了背脊。不知道过了多久，琴姨朝我走来，蹲在我身边，脸上满是焦急探问又关心的表情，拉住我的手轻声地叫着：“李小姐，真不好意思，让你受苦……”

“没什么，我只是见不得血腥。惠如她怎么样了？”

“灌过肠，洗过胃，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

我大大地嘘了口气，一颗紧绷着的心总算放松了下来，胃口也觉得舒服了许多。

“我送你回去吧。”琴姨慈爱地看着我说。

“不，没关系，我要等惠如醒过来。琴姨，她为什么会寻短见？”

“唉！还不是为情，女人，真是……”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详细情形，我也不清楚，你知道，我只是她阿姨，有许多地方很为难，她父亲一再叮嘱我要好好照顾她，要是她真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这孩子，真叫人烦心！……”她的声音很低，话里带着哀愁与责备的口吻。

“琴姨，你别难过，我会劝惠如的，她好象醒了，我们过去看看。”

惠如正睁着眼睛茫然地仰视着，彼破入一个梦属中由来一般，满脸疑惧与迷惘。

“琴姨，心仪……”她的声音里含有一种委屈的爆发和一种深深的感动。

“惠如，你真傻。天下哪有解决不了的事，非要拿自己性命开玩笑，害得琴姨为你担惊受怕，该打！”

“我，我是傻……”她侧过头去，两颗泪由眼角迸溢了出来。

“好了，一切都过去了，别再讲了。”琴姨爱怜地为惠如拭去泪水，慈祥地抚摸着她的脸颊，脸上绽开欣慰的笑容，站起来说：“我去问医生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药性似乎尚未完全退去，不一会儿，惠如又沉沉入睡。医生说要等第二瓶葡萄糖打完后才能回家。琴姨一再要送我回去，怕我身体吃不消，看我掉了一只鞋，又忙着去买拖鞋，一会儿去问医生，一会儿又替惠如排尿，里里外外不停地忙着。

一直到窗外进出鱼肚白般的晨曦，我们才扶着惠如离开医院。步出大门，朝阳的金光透过云层洒入眼帘，我深深吸了口气，语重心长地对惠如说着：

“你看，你往上看，云雾之上永远有阳光，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希望，活着是挺重要的，你说对不对？”

她测过脸朝我咧咧嘴，不知怎的，我忽然感觉那笑容好空洞、好凄凉，仿佛在什么地方看过，有一份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琴姨叫了车，扶着惠如进去，我正打算跟她们说再见，不料惠如一把抓住我说：

“心仪，多陪我一会儿好不好？”

我迟疑了一下，不忍心拒绝，只有跟着走了进去。

一进家门，琴姨就齐始忙碌起来，进进出出，送茶倒水，端点心切水果。假如可能，她真恨不得替惠如难过。直到惠如婉转地告诉她我们有话要

讲，请她先去休息时，她才讪讪地离去。

惠如把门关好，要我躺在床上，她自己靠墙坐着，屈起膝盖，双手支着下巴，一双大眼睛若有所思地垂视着脚尖，沉默了片刻之后，她深深吁一口气，开始说着：

“心仪，我会在今天把全部事情告诉你，讲完了之后，这所有的一切也随今天结束——包括我对爱情的迷信，对美感的破灭。”停了一会儿，她觑起眼睛，一脸痛苦的神情继续说着：

“你告诉我，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爱情？人性真是那般的丑陋吗？昨天的山盟海誓，今天竟全变成谎言，谁说女人善变？男人才是最善变、最冷酷、最无情的混帐东西呢！”

她的声音越来越高，情绪也激动起来，有两团恼怒的火焰在她眸于中燃烧了起来；很快的，又被一种自嘲的冷峻压了下来，她稳定了一下自己接着说下去。

“四个多月前，我认识了他——一个英挺、年轻、帅气十足的厂商代表。你知道，我是个唯美派的人，任何想接近我的男人，必须先符合我感官上美感的要求，我拒绝过许多男朋友，只因为他们看起来无法令我满意，我甚至不愿意进一步去发掘他们的内涵，也许你会认为我肤浅、幼稚，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却一直跳不出这种执着。第一次和他见面，只觉眼前一亮，这个男人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梦中王子？完全符合了我心中的符号，几乎是身不由己地产生了倾慕之情。男女之间的感情实在是很微妙；仿佛有某种讯号。当你心里有爱慕之意时，对方多半会收到电波，如果对方也有意的话，就会反射过来，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于是我很快地坠入情网，热热烈烈地爱了起来。当时有不少朋友告诉我他是有名的‘玩家’，可是我哪里听得进去？反而有一种阿Q精神，相信他那套以往都是镜花水月、春梦无痕似的恋爱故事，只有对我才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真爱’，又说我是怎样不同于任何女孩子，甚至说要和我结婚，真是爱昏了头！但是等他得到我之后，热度就渐渐谈了下来，而我仍旧发狂般地爱他，等他来娶我。直到有一天，我去找他，亲眼看见他和另一个女孩子在床上……那时，我怒不可遏地冲过去打了他一个大耳光，他却狠狠地回了我一记，并且说我们之间完了！……”

泪水爬得满腮满脸，一串串落在膝头，我忍不住坐起来轻轻为她拭去，她靠在我肩上，抽抽噎噎地啜泣着。

“我难过得要死，心中充满了愤怒的烈火以及对爱情破灭的感觉。我恨男人，更恨我自己，女孩子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一个男人，等他满足了，他就弃之如一只破鞋……心仪，你说，人性真是这么可怕吗？男人就这么容易喜新厌旧吗？”

我静静地拍抚着她，让她哭个痛快；等她情绪稳定下来之后，扳着她肩膀，缓缓地对着她说：

“惠如，不是这样的，不全是这样。人性有丑陋的一面，也有善良的一面，你只是不幸碰上一个爱情骗子而已。”

“爱情骗子？……”

“是的，爱情骗子，为这么一个人去自杀，值得吗？你想，万一你死了，有多少人会心碎？，想想你父亲、母亲，还有视你如命根子一般的琴姨。”

她羞愧地垂下头，思忖了半晌之后，再度抬起脸来时，神色稳定了许

多，但仍然掩盖不住那份落漠的凄苍感，再度看到她的表情，不免心头一震，这样子竟使我联想到她的母亲。

惠如又哭了一阵，最后竟困倦地闭上眼睛，显得十分疲弱。我扶着她躺下，嘴里还不停地呢喃着：“不要走，你不要走。”

替她擦了把脸，看她睡着之后，我才悄悄地退了出来，

到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全身酸软乏力，胃里直冒酸水，小腹隐隐地有下坠感。琴姨看我神色不太对，坚持要送我回去，我累得没有力气争辩，只有由着她挽扶着坐上计程车。

十三 疑云重重

阿渔托人带回一架录音机和一卷录音带，是西德出品，机型精巧美观，附有调频波段，可录可放，另外还有一封信，里面详尽的解说了使用方法。

我迫不及待地将带子卡进录音机里，按下按钮，里面传出阿渔那粗沉又熟悉的声音，一时间全身都激动起来，微微的痉挛很快地审荡开来，象吞下一杯烈酒般地由喉头热到心窝，我贪婪吞咽着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阿乖，好想你，时时想，天天想，白天想，晚上想，每天除了想仍还是想你，我看我一定是得了想人狂了！不过，每当我想到在海的那一边有一个爱我的女人，在为我操持着，守着，等着，心里就觉得好甜蜜好得意好欣慰呢！”

“昨天上岸，花了七十五元美金买下这架录音机，一来是为了庆祝我即将为人父，再来是让我们能借着它听到彼此的声音，聊慰相思之苦，你不会怪我太奢侈吧？”

“现在我正一个人坐在床上，拿着麦克风，对着你的相片跟你讲话，乖，你听得清楚吗？”

我拼命地点头，两颗喜悦的泪水跟着滴了下来。

“阿乖，告诉你，船上的日子真不好过。无聊，单调，枯燥，千篇一律。开航的时候，一望无际，除了海还是海，原来我是挺爱海的，自从上船之后越看海越讨厌，什么‘海阔天空’，那一成不变的海，简直比鬼还难看！总是巴望着到岸，可是进港之后，又忙得跟鬼一样，累得半死。每次洗舱、捞舱弄得全身油污不堪，简直跟工人一样，其实船员就是水手，水手就是工人，一样是出卖劳力的劳工阶级，跟挑沙打石的苦力一样。有时想想真泄气，念了四年大学却跑到这儿来干粗活，真冤！阿乖，如果这趟回来，我想改行，你不会反对吧？我已经托同学替我留意，我想到水产学校去教书，你也可以找份工作；两个人一起努力，生活该不成问题。我实在不想再跑船，我受不了这种想念的煎熬，那种摸不着边抓不到影的揪心焦急，真会叫人发疯。我不知道那些老船员是怎样熬过来的，是麻木了，还是无可奈何地向命运妥协？长此以往，我会不会也变得蹬他们一样孤僻、冷漠？”

“不讲了，越说心里越不舒服，乖，唱个歌给我听，好久没听到你的歌声了，船上有很好的音箱设备和原版唱片，是我唯一的喜悦与安慰，可是那些歌星的歌声都比不上你的好，因为她们不是为我而唱，因为她们不是我的”

阿乖。我要你唱一首催眠曲给我，每天晚上临睡前我可以放来听（船上别人有录音机），一定要唱喔！快寄来，反面是跟爸爸弟妹们讲话，放给大家听。

“对了，我差点忘了，上星期在美国东岸附近，我们的船和小李的船在外海相遇，我们俩用对讲机聊了一会儿，他的精神特好，干得挺有劲，听别人说他的船长很欣赏他，有意收他当女婿；我特别问到他，这家伙不置可否地乱打哈哈，看来小李要走桃花运了呢！”

“阿乖，你的肚子有多大了，真想摸摸看，下回小家伙再踢你，我就打他屁股，怎么可以欺负妈妈！”

“你生产时不能陷在身边实在抱歉，更遗憾没能亲身尝到在门外等候的那份喜悦和着急。孩子生下来后，一切全要靠你了，我是一点也帮不上忙，除了干想干急干盼之外，真是莫法度！这份歉疚只怕我一辈子也弥补不过来了。”

“你要我给孩子取名字，可给了我一个大难题，我是个肚子里只有数字没有墨水的人，这下可好，每天抱着字典翻，既要顾口又要吉利；真头痛，经过再三思考反覆斟酌之后，总算有了眉目，你听着，要是男孩子就叫‘季平’，要是女孩子就叫‘季盈’，乖妈，你说好不好？”

“好了，录音带快完了，就在这里打住，第一次对录音机讲话，怪不自在的，东一句西一句没头没脑，不过我相信不管我讲什么，你都爱听，是不是？乖，快点寄录音带来，要讲一百次你爱我，一定喔，下次见。”

带子听完了，四周变得一片空白，只有一阵阵余音象空谷中的回响，不断在心波中荡漾，引起片片涟漪，洋溢得心里痒痒的，麻麻的，我躺在床上；仔细地咀嚼着这份异样的幸福感，思维也随之飞扬，奔放……

片刻之后，我又重放了一遍，忽然，我惊愕地弹了起来，带子里竟然隐约地透出女人的笑声，嚷嚷的，娇娇的，腻腻的。我挖挖耳朵，再倒回去重放一遍，没错！就在“对了，我差一点忘了”之前，点点地传出笑声的。这回，我完全听不见阿渔的声音，耳朵里海满了那女人的笑声，一下子变得好尖锐、好刺耳、好清晰；象透过扩音器一般地膨胀、变形，猛力地撞击着我，又象一把把飞刀连续地插入了心窝，我失声地叫了起来。挤命地摔着头，捂上耳朵，那笑声却益发张狂地贯入耳膜，钻进心底。

我不禁大哭了起来，一面哭一面叫自己要冷静，要冷静！再重新放一遍听听看，我提着心，吊着胆，屏息专注地贴在录音机上听，还是有！真的有！

怎么会有女人的声音呢？怎么会有？怎么可能？她是谁？谁是她，船上怎么会有女人？不可能！那么，一定是在陆地上，某个地方的某一个女人罗。

我的阿渔，我那诚实、纯真又可靠的丈夫，竟然会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不！不可能！他不是那种人，绝对不会，我不相信，连想都不愿意去想。怀疑阿渔就等于怀疑我自己，也等于一种冒渎，在爱的领域中，我们都太执着于完美感与神圣性，我怎么可以随便往阿渔头上扣帽子呢？可是，那笑声又该如何解释呢，阿渔，告诉我，你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颓丧地躺回床上，泪水汨汨地流着，思想在疑惑的迷宫中转来转去，脑子里充满了未知的恐惧和被愚弄的羞辱与愤怒。

在泪水的冲濯下，压在心头的疑云并未曾化开，我决定出去散散步，让自己的情绪稍微放松一下，不能老是在痛苦的泥淖里浮沉，会磨死人的。

到河堤去走了一大圈回来，心里依旧沉甸甸的，情绪倒是缓和了一些，我开始告诉自己可能是听觉上的幻影，或是自己的幻想、错觉，否则为什么第一次没有发现？为了证明这个想法是对的，还是再仔细听一遍，心平气和地听一遍。

再一次倒回去，按下按钮，咦？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带子在转，声音却没有，把音量放到最大，只有“嚓、嚓”的杂音，怎么搞的，我的阿渔，我阿渔的声音，全不见了！我急出一身冷汗，对着录音机发呆，再仔细一看，不由抽了口冷气，原来刚才心不在焉按错了按钮，在倒回去时把全部声音都洗掉了。

这下可好，不但疑惑得不到解答，就连阿渔的声音也听不见了，我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掉进绝望的深渊里去了。

十四 相逢犹如在梦中

民国五十八年八月五日。

今天是阿渔回家的大日子。

两年零四天，七百三十四个孤独、清冷的苦日子；象一条水远游不到尽头的河道，多少次，我疲倦得全身乏力，多少次，我差一点被痛苦的漩涡卷入河底；多少次，我几乎要没顶。多少个黄昏，多少个雨夜，多少盼望，多少眼泪，这一切黑压压的如鬼魅般的梦魇，终于成为过去。站在“现在”的岸边往回看，仍有着一份难言的心悸。这真是一串想起来就足以令人不寒而栗的苦日子，它实实在在地降临到实际的生活里，从开始面对它到真正体验到，以至克服它的期间中，有谁知道我是花了多么大的耐力、毅力与决心？有谁体察到我内个深处那份艰苦的挣扎？有人说一个人可以忍受意想不到的巨量悲痛，而我认为一个女人可以忍受任何的煎熬与苦难，女人只要拥有爱情，什么都撑得住，只要“心有所属”，再孤单再寂寞的日子也度得过来。爱情象一朵白色的火焰，使我心中充满了光热，宛如黑夜中的一点星光，洁白、微妙、空灵，却又无比的庄严神圣。

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心中充满了做母亲的愉快，女儿不但给全家带来无上的喜悦和希望，更启开了我心灵深处的门闸，找到自我目标，启迪了人生的新意义，第一次尝到一种无私、无惧、无欲、全面性的爱，一种深植于本性最完整最伟大最具奉献性的爱。

上个月初，我的小女儿刚过一周岁生日，穿着阿渔寄来的小洋装，梳了一个朝天辫，上面系着一条红丝带。白胖胖的圆脸，狭长的凤眼，小巧而有韵致的嘴唇，脸蛋上两个深深的酒窝，象透了她爸爸，而灵慧、细致又敏感的个性则承袭自母亲，是个十分讨人喜欢、乖巧又可爱的女娃儿。唯一无法使她明了，令她困惑的就是“爸爸”这个名词，打从她半周岁开始，我就指着阿渔的相片给她看，并且一遍遍告诉她那是“爸——”；八个月左右，她第一次发出的稚音竟然是“by——”，而不是“my——”，在我欣喜之情还没淡退之时，竟然发现她所谓的“by——”原来是相片的代号，并不意味着真实的父亲，完全是一种转移式的巧合，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根本不知道“爸

爸”是什么，反而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观念“相片即是爸爸”，“爸爸就是相片”的反效果。

虽然后来我努力想告诉她，让她分辨出阿渔的影像，却总无法使一岁的小娃娃明白这层道理，每回只要一看到照片，不论大小，不分老少，一律是“爸——”，真不知闹了多少笑话，受了多少窘。今天他们父女初次相见，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场面呢！

坐在机场里，心中真有说不出的紧张。打从一星期前接到阿渔拍回来的电报后，整个情绪就一直呈现着亢奋的状态。打扫房间，重新布置，清洗窗帘床单，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弄得焕然一新；那心境实在不下于当新娘子时的兴奋呢！

盼着，盼着，日子忽然变得无比冗长，七百多个日子都过去了，最后这几天却显得分外难熬，分外的缓慢，那焦急直逼人心，抑不住的苦汁充塞着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中。有点象在沙漠里走了十万八千里远。好不容易看到绿洲，拼命地想爬过去，却反而移动不了似地，所有的忍耐力一下子全崩溃了；在同时，那种逼人的口渴干烈感却益发强烈，益发难忍。这最后的一小时真是最难受的一刻，我的一颗心仿佛已经提到喉头，随时都会跳出来似的。

等、等、等，时间好象凝注在某一个点上了，谁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流的？

飞机终于降落了！我睁大了眼睛搜索着，凝注着，人们鱼贯地由机舱内走出来，糟糕！

我的眼睛怎么花了起来，什么都变成模模糊糊的，老天，别在这时候跟我捣蛋，真会急疯人的！

“嫂，你看，大哥下来了。”子兰推推我说。

我哦了一声，使劲地瞪着眼睛往前看。

有了！有了！看见了，看见我最心爱的阿渔了！

一颗心骤然膨胀，向体外进挤了出来，我想大声叫他，喉咙里却发不出一丝声音，只有拼命地挥手，紧抱着女儿一齐摇手致意，直到盈盈在怀里用抗议的声音说她“疼疼”时，才发现自己 g6 激动与过份。

看到阿渔由检查室出来，我的脚竟然象被钉住一样无法移动，一时之间有千万个不连贯的思想掠过心头，我抓不住一个来铸成一句话，只会发抖，只会傻呆呆地朝着他看，然后笨拙地将盈盈塞进他怀里，痴痴地瞅着、望着，仿佛只要一眨眼，他立刻就会消失一样。

坐进计程车，我忽然觉得好局促、好尴尬，有点象第一次和男生约会时那种不自在感，阿渔似乎也找不出什么话来讲，只会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只有盈盈忙碌地用一双疑惑而略带警戒的眼光打量着阿渔，许久之后，她用力将我的手由阿渔手中抓出来，愤怒地推开阿渔，一副保护者的神圣模样，我不禁为之莞尔。

晚上，公公在饭店里替阿渔接风，一家人团聚，脸上都充满了欢愉的喜气。几杯酒下肚，阿渔的眼皮开始泛红，话也多了起来，又过一会他的一张脸转成绛红色，舌头象打了结似的，那一双狭长的眸子散发出灼热的烈光，笔直地投向我，里面燃起两团熊熊的火焰，我几乎要承受不了那份热力，几几乎要随之燃烧起来了……

“阿乖……”一股热烘烘的酒气吹在耳边，一个甜腻腻的声音沉进心底，我有点害怕，又有几分期待，怕难为情，想推开他，又想到这已经是在自己

家里，只剩下我们俩个人……不觉地投入他怀里，低呼一声：“阿渔！……”

一时情绪纷杂，感触丛生，千万种委屈无从说起，人就变得很脆弱很虚软。接触到他那火烫的嘴唇，立即有一般电流传过来，全身竟震荡了起来，而且震荡得非常舒服，非常痛快。

“阿乖，抱紧我，抱紧我，你知道我有多想你？”

“知道，知道……”

“乖，今晚我们要爱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好不好？乖。”

两年的空虚，两年的寂寞，在一刹那间全填满了。两年的苦相思，两年的凄清，也在这一瞬间化为乌有，我的心胀得满满的，灌满了爱的蜜汁，眼眶中含着幸福的泪水。那种叫人心痛的甜蜜，爱的狂暴，扫除了脑子里所有的东西，只留下爱的本身，使你觉得在全宇宙间，除了自己和阿渔外，什么人、什么事情都不存在了……

忽然！在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使我跳了起来，我喑哑地向阿渔说：

“那个女人是谁？”

“哪个女人？”阿渔一脸惊愕看看我，写满了问号。

“少装！在录音机里笑的那个女人。”

“哇塞！你还没忘？”

“忘你个头！赶快从实招来！”

“叫我招什么嘛，简直是无中生有！”

“我明明亲耳听到的，还想赖！”

“不是赖，而是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我解释了一百遍你还是不信，实在叫我百口莫辩。”

“谁要你辩；我只要听实话！”

“我不是说过，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那卷录音带是别人用过的旧带子，可能洗的时候没洗干净残留下来变了型的声音，你还要我怎么呢？我发誓，要是有半句谎话，明天就给车撞死！”

“唉呀！谁要你发那么重的誓嘛，可是，……人家明明听到了呀！”

“我看这一定是你想我想得太厉害，怕我被人抢走才会产生出的错觉吧！”

“才不是呢！”

“才是呢！乖，我的小傻蛋，以后不可以再这样罗。知道吗？”

“唔……”

在爱的境界里，我宁愿做一个傻瓜，永远、永远地傻下去，有时候又何妨糊涂一下？就算是自己的幻觉罢了！

我测过身，钻进阿渔怀里，细细享受着原先那份甜柔的静谧与美感。

半晌之后，阿渔兴奋地支起身子，一脸得意的神采俯视着我，眉飞色舞地说着。

“阿乖，我今天又领略了人生一大乐事！”

“？……”我不解地望着他，等着他底下的话。

“久旱逢甘雨呀：比洞房花烛更胜一筹呢。你说对不对，我的小娘子？”

“讨厌！……”我羞红了脸轻轻摇他。

他那又狂又热情的眼睛，排山倒海地向着我压下来，越来越近，越来越热，激动得我全身晕眩，赶忙闭上眼睛，随自己在那股急流中再次迷失、

再次浮沉……

十五 有时苦来有时甜

阿渔回来已经两个礼拜了。

初见时的狂热与紊乱，都已逐渐平复，他象一个外来的行星，渐次地滑入轨道，自然而协调地随着整个系列运转起来。盈盈也不象先前那样对他怀着敌意，不象刚回来那几天总是指着大门要他走；记得阿渔回家的第二天清晨，盈盈睁开眼由小床上站起来，一眼瞥见睡在床上的阿渔，竟然放声大哭，连牛奶都不肯喝，只一个劲地往外指，要阿渔出去。接下来几天，她一直用怀疑的眼光观察着、警戒着，她不要阿渔抱，不许阿渔牵手，不跟阿渔讲话，使得原本就不大有耐心的阿渔几乎按捺不住要发脾气，常常跳着脚向盈盈吼着：“小丫头，你给我听着，我是你爸爸，你老子，你懂不懂？”吓得盈盈目瞪口呆，更不敢和他接近。

后来阿渔想想恐吓不是办法，还是改用怀柔政策，开始耐着性子去讨好他女儿，温温柔柔地用童言童语去跟她讲话，买娃娃、玩具、巧克力糖给她，那股子殷勤劲，真比当年追太太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回阿渔要拿东西给盈盈时，她总是抓着我的手去接，然后再由我手里取过去。慢慢的，从她神情中发现生涩的成分一点点地淡退，代之而起的是娇憨信任的笑容，有时候阿渔在看着盈盈许久之后，会忽然拍手大叫：“哇塞！这小家伙真象我，不但样子象，连那股子憋扭劲都象，真绝！”

家里除了增加一个盈盈之外，其他人也都与阿渔出去前有所不同。大弟子武已由空军官校毕业，官拜少尉军官，分发到南部某空军基地担任飞行工作，满脑子以国家荣辱为己任的胸怀大志，与蓝天白云为伍，进游天际，生性豪迈，一派潇洒自如的神态，朋友多，女朋友更多，每次休假回来，总是见不到他人影。二弟子成是政大经济系三年级的高材生，深沉而稳重，多半时候他都在看书，书是他最好的朋友、最大的慰藉，平日很少开口，但每回讲话总带有很深的哲理，让人回味无穷，他身上有一种古代书生温文尔雅的书卷气，还带着那么一点思想家的味道，这些都是阿渔和子武所缺少的。么妹子兰，今年刚刚高中毕业，在她身上嗅不到一点点大专联考的紧张与压力，成日里躲在屋里听热门歌曲，说是练习英文听力，好象除了出国再没有任何事务能够吸引[住她似的，可怜隔壁那个多情的男孩阿雄，在多次遭受拒绝伤心之余，再也不愿到我们家来了。

除了家中每个人在年龄上的成长之外，经济情况也略微好转，两年中我克勤克俭地过日子，除了必要开销外，我仔细地攒下每分钱。逛街、购物全然地由生活中剔除，娱乐、消遣缩小到最底范围，节省到近乎吝啬的地步。如今手边积攒了一小笔财富，可以小小的挥霍一番；首先买台冰箱，省得天天跑菜场，再买个洗衣机，另外添加几样电器用品，接下来就着手计划“二皮蜜月”的旅行事宜。

这次阿渔替我买了一箱子漂亮衣服，部是些平日只能站在橱窗外欣赏赞叹的豪华级“奢侈品”，有短得露出膝盖的“迷你裙”，有纯麻纯毛的喇叭裤，有大衣、洋装、皮包馆子，从内衣到外套一应俱全，每一件都合身，每

一件都漂亮，每一样都叫我爱不释手、阿渔说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带出去风光风光，好让大家看看他太太有多美，好满足他那份男性“沙文主义”式的优越自满，可是真遇上有谁对我多看几眼，他又会沉下脸来大不以为然，真是矛盾得可以。

一千个不好意思，一百个不放心地将盈盈交给母亲照顾，我和阿渔提着简单的行囊坐上往台中的公路班车“金马号”，心里一直沉郁郁的提不起劲来，车过新庄，阿渔捏了捏我的手说：

“怎么，还在想女儿？”

“嗯。”

“交给你妈妈带还有什么不放心的，看你那份牵挂劲，我都有点要吃醋了。”

“没听过爸爸吃女儿的醋，真是！”我白了他一眼。

“怎么没有，眼前就有一个。”

“不害燥！”

“还说呢，自从有了女儿之后，你每封信一大半都讲她，在你心里，我也从第一位退后了一步，你照顾她的时间比我还多。”

“唉呀，她小嘛，何况她也是你的女儿呀。”

“我也小，我是你的丈夫呀！”

“少耍赖了你。”

“跟自己太大耍赖是一种享受。我觉得一个男人在外面做事就象上战场一样，必须打起精神全副武装地往前冲；只有回到家里才可以卸下所有装备，回复真正的自我，放松一切，变得很小很软弱，渴望着妻子的温柔、体贴、关怀、照顾，你懂吗？”

“不慢！第一次听到这么怪的论调。”

“现在懂也不迟。”他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彩，接着说：“第一步，你不许再挂念盈盈，从现在起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我的，让我们好好度过这几天，第二步，我要你把我摆回第一位。”

“无理取闹。”我不置可否地将头转向窗外。

“真的！”阿渔加强了语气，同时用力捏住我的手，痛得我叫了起来。接触到他那蛮横而认真的眼神，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只有轻轻点头答应。真的，在这一刻里，他真是变得好小好小，比盈盈都小——一个跟小女儿争宠的爸爸。

台中、彰化、台南、高雄，一站站地往下走，随兴所至地停留玩赏。抛开了家事的繁琐，摆脱了主妇的身份，卸下了母亲的责任，无牵无挂、自由自在地尽情享受轻轻松松的快乐时光，真有说不出的舒畅与难以言喻的快慰。阿渔说我高兴得象一只百灵鸟，可不是，一只在笼子里网了两年的鸟儿，一旦飞到笼外，岂有不兴奋的道理？

高雄，是整个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住进蜜月时住的饭店，指明要同一个房间。白天到澄清湖走了一圈，黄昏时分，踏着落日余辉，手牵着手，迎着晚风，悠闲地在市区中漫步，心里觉得好满好胀，一种深深的幸福感，象海浪般地拍卷着，一波接一波地涌上来，此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女人，靠近阿渔，挽起他的路臂迎视着他说：

“阿渔，今天我忽然发现，做船员太太也不坏哩。”

“？……”

“你想，没有别离的痛苦，又怎有相聚的快乐？我宁可用两年的时间，来换取现在的美好时光。我可以吃旁人受不了的苦，也要得到旁人尝不到的乐，或许，这就是作为一个船员妻子独特之处吧！”

“看你的口气，好象做了多少年船员太太似的。”

“够久了，两年的时间去体验一种生活，太够了。”

“有什么心得？”

“苦。”我肯定地回答他说：“人苦，心苦，每一分钟都在煎熬中度过，我觉得仿佛等了你几千年几万年，简直要在等待中枯死，人都变成了苦瓜啦。”

“好可怜哦。”阿渔故意哭丧着脸说着。

“才知道！”我娇嗔地对他笑笑，略带抗议地提高了声音。

一星期的假期，比烟消逝得还快，结束了“二度蜜月”回到台北，又开始象上发条的钟固定地摆动起来。

由高雄回来的第二天，家里发生了一场暴风雨，“台风眼”是出在于兰身上。

她经同学介绍，到中山北路一家土产店去当店员，已经上了两天的班后才告诉家人，公公虽然反对，却劝不动也拗不过她，子成很冷静地分析许多事理给她听，她也相应不理，大家心里都充分流露出对她的关怀与亲情，可是子兰却冷得象冰山，硬得象石头，任谁说她都不为所动，定要去，非去不可。

沉默许久的阿渔忽然一唬地由椅上站起，脸色因激动而胀得通红，眼睛瞪得又圆又大，直直地盯着子兰吼着：

“你真是不识好歹，放着好好的书不念，偏要跑去当什么店员，你晓得那种地方有什么内幕？那种地方也是你去干的？”

“我高兴。”子兰冷冷地还了他一记。

“哪里由得了你高兴，不许去！我说不许去，补习一年明年再考。”

“不要你管。”

“我偏要管！你就是从小被宠坏了，才会这么任性，爸爸舍不得打你，我舍得。今天非好好教训你一顿不可。”阿渔越说越激动，向前走了两步，举起手准备向子兰打下去，我急得站起来抓住了阿渔的手，只见子兰昂起脸，愤怒地、冷冷地盯着阿渔，她的眼光象两支利箭，声音象由地被里传出来的一般。她说：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要去，我决定的事，谁也别想改变我。”

说完头也不回地转身回房，“碰”的一声用力把门关上，那声音深深震动着每个人的心，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应与回响。

公公气得回房睡觉，子成用遗憾而爱莫能助的眼光看看阿渔，夜回房去看书了，客厅里只剩下自尊心受了伤的阿渔和瑟缩在我怀里的盈盈。我想劝慰他，又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有默默地陪坐在一旁；在低沉的空气中，第一次使我兴起“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的独立意念。

十六 缘订三生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在阿渔到苏澳水产学校去后的第三天，小李来了。带着满面春风与掩饰不住的喜悦之情。

两年多不见，他显得成熟稳重多了，不象先前那么喳喳呼呼的，说清楚一点，他比以前有味道，浑身都散发着一股俊伟又稍稍粗蛮的男子气概，眉宇间流露着英爽的豪气，神色中充满着自信与坚定的决心。两年的海上生活，使他成长，使他历练，不仅仅在工作经验上有了收获，在人格发展；个人修养方面，也都获益非浅。同样的外出两年，同样的海上生涯，在阿渔身上找不到多少影响与痕迹，在小李身上却起了这么大的变化，真令人不可思议！

唯一没有变的是他那独特的嗓音。当他看到盈盈时，眼中充满了惊讶与赞叹，声音更高了八度。

“你这个女儿，简直是她老子的翻版，不！根本是影印嘛，真漂亮，好可爱。”

我笑着，心里有着得意与骄傲的甜蜜，象所有母亲一样，享受着旁人对孩子的赞美比自己接受赞美还来得受用。他环视了四周之后，才猛然想起似的问：

“噢，阿渔呢？”

“到苏澳去了。”

“去苏澳，干嘛？”

“到苏澳水产学校‘误人子弟’去啦。前不久，他接到同学李青的限时信，说学校里有一个教员临时辞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要阿渔去帮一学期的忙，教航海和船艺，其实阿渔老早就托李青帮他留意了。”

“你让他去？”

“我？……”一时之间我实在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才好。两年的苦日子才结束，盼得眼睛发直才盼回来，还没来得及完全尝过相聚的温馨时，又将再受到离别的压迫。有点象口渴的人正在喝水，却被人抢走了杯子；你喝了，但没有全喝，没有喝够的滋味。

阿渔说他借，我相信，可是他懂的只是一部分，不够深刻，也不是全部。

当他用那么一种混合着歉意、热切、乞求，盼望我赞同的眼光看着我，期待着我回答时，我真是狠不下心让他失望，真是拿不出勇气叫他不要去，因为由他眼睛里、意态上，我早已感觉出他极想去的决心，而他需要由我这儿得到的只是一份应允式的鼓励，而不是实际上的决定。我懂得他、了解他、爱他、疼他，只要是他认为快乐的事，我怎么舍得、怎么忍心拂逆于他，怎么能“不让”他去？何况这对他来讲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肯定、一种体验与尝试？想到这里，我抬起头来恳切地对小李说：

“是我鼓励他去的。”

“哦。”小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一星期有几堂课？他住在那边吗？”

“大概有十五堂的样子。他每星期一晚上坐夜车走，星期五晚上回来。原来我打算带孩子一起搬到苏澳去，可是那边房子不好找，即使有地方住，家具、炊具都要搬过去，太麻烦；所以决定还是‘通勤’。他自己住单身宿舍，有伙食团，倒也方便，这星期五我要到苏澳去，你要不要一块去，顺便看看老同学？”

“不了，我另外有事。”说到这里，他忽然迟疑起来，显得有点不好意思，思付片刻之后才开口道：“我，我可能下个月要结婚。”

“哇！恭喜你，从没听说过你有女朋友，一开口就要结婚，厉害！厉害！”

“……”他有点窘，急得直抓耳朵。

“什么时候带你的准新娘到我家来玩，让我看看。”

“你认识的……”

“我认识，谁？”

“是何惠如。”

“什么！是惠如？”我惊愕地瞪大了眼睛，拼命在他脸上搜视着，企图找出它的确实性。

“是，是她……”小李深深吸了口气，镇定一下自己后说：“说起来真巧，她竟然会是我们船长的女儿，早先在船上时，船长就说要把他女儿介绍给我，大家都拿我开玩笑，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会是惠如的父亲，那天到船长家去，一见面，我们俩都愣住了。”

“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我也这么想。”小李嘴角浮起兴奋的笑容，眼睛闪动着异样的光彩，热切地说着：“心仪，你和惠如是好朋友，我想请你去探探口气，她同意跟我结婚，是她自己愿意还是为了让她父亲高兴，我不希望太勉强……还有，这次回来发现她和以前完全不同，她眼里有着悲伤的表情，有一种落寞与哀怨，仿佛象饱经沧桑的成熟女人一样。”

“唉呀！小李，少这么文诌诌的了。”我嘴虽然在打哈哈，心里却象是被揪了一把，乱成一团。“怎么，你嫌人家不好啊？”

“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她变了很多。”他急忙否认着，仿佛怕谁会抢走他的新娘似的。

“你自己不也变了不多少吗？”

“我，有吗？”

“当然有，人的眼睛长在前面，所以只看得到别人，见不到自己。”

“对，对，说得有理。”

小李又坐了一会儿，聊了一些船上和同学的事之后，就起身告辞，说一星期后再来听消息。

送走了小李，看看时间还早，就带着盈盈坐车到惠如家去。

自从当了妈妈之后，孩子占去了全部时间，成天在奶瓶尿布中打转，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想其他的事，稍微有点空闲，休息都来不及，哪里还能去看朋友、聊天；无形中生活圈子越缩越小，小到以家为中心点，菜场为半径的一个圆而已。

盈盈满月时，惠如来过一次，脸色十分苍白，一双大眼睛里满含着愁绪，形成另一种美——一种肃穆的美。当时我自己正沉醉在初为人母的快乐里，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那般的美好，连惠如的那份哀愁，在我眼里也变成一种美的表现，未能进一步去探讨它的内在性，如今回想起来，不禁为自己的自私和愚昧而汗颜得无地自容。

来开门的是琴姨。看到是我，她脸上立刻绽开亲切的笑容，热诚地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说着我怎么好久都不来玩啦一大堆话，又忙着开汽水拿糖果招待盈，好象有太多太多的感情，一下子都要挤出来，又结成一团理不出个头绪似的。好容易我才有机会开口问道：

“琴姨，惠如在家吗？”

“在，在她房里，我去叫她，唉！这孩子……”

“不用了，我自己去。”说着随即站了起来。这时，眼前出现一个中年男人，凝视着我。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惠如的父亲，他个子很高很瘦，很有威严的样子，朝我礼貌地笑笑。

笑时嘴笑眼不笑，叫人弄不清他是真在笑，还是在应付，嘴角牵动，似在观察又似在欣赏，令人猜不透，他给人的印象除了威严以外，就是冷，冷得人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不知怎的，我脑子里很快地想到《白鲸记》里那个独脚船长阿哈，心里觉得凉飕飕的。

我小声地在喉咙里叫了一声“何老伯”之后，就只会窘迫地呆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了。好在这时惠如由屋里走了出来，总算替我解了围。

进入惠如房里，我不禁朝她做了个鬼脸伸伸舌头说：“你老爸看起来好严肃。”

“那只是外表，其实内心里他是个最慈祥最和气不过的人了。”

“哦，是吗？”

“心仪，季太太。”惠如笔直地打量着我。“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呢，要不是抱着孩子，谁会相信你结过婚。”

“少拿我寻开心了。”我脸孔微微发热，关切地看着她。“再漂亮也赶不上你这个大美人呀，从前你是属于活泼明朗的动态美，现在的你却有着另一种静态美。”

她苍白时面孔微微红了一下，看看自己，露出一丝疲惫的笑容。我看得出来，上回的打击已经完全改变了她，那天由台大医院回家后，她向我倾吐时，眼中就含着太多哀愁，一年多来不但丝毫未见淡退，反而变得更深更浓更重。这哪里象一个即将做新娘的女孩？

“惠如，小李到我家来过。”我将话题纳入正轨，注意着她的反应。

她只淡淡地应了一声，继续低着头逗盈盈玩。

“他说，你答应嫁给他。”

“嗯。”

“是你自己的意思？”

“喂。”

“真的？”我毫不放松地盯着她。

“有什么关系呢？”她抚弄着盈盈的头发，脸上毫无喜色。“爸爸希望我嫁给他，琴姨也说他会是个靠得住的好丈夫。”

“我是问，你自己呢？你爱他？”

“爱？”她眼睛一亮，很快地闪过一抹痛苦的阴影。“我爱不爱他并不重要，心仪，我觉得好累，想找一个避风港，如此而已。”

“惠如，你真的变了，不只是样子变连思想都变了，这哪里象你说的话嘛。”

“是的，我知道。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我提高了声音，有点激动。“你是我的好朋友，小李是阿渔的好朋友，我希望看到你们快快乐乐的结成夫妻，不要勉勉强强的硬凑在一块儿。”

“我并不讨厌小李，只是目前还没有办法接受他而已……”

“惠如！”我诚恳地拉着她的手，沉痛地说着。“你不应该这样，真的。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坚强、果敢、豁达的女孩子，想不到一个感情上的挫折就把你给打倒了，而且跌这么重。这么久了，你还没恢复过来。”

“唉……人是很复杂的动物，不能只凭外表来衡量一个人，有人看起来是坚强的，实际上却是外强中干，就象我；有人给人的感觉是柔弱的，而实际上却是无比的坚毅，就象你。”

“我，是这样的吗？”我迷惑地落入沉思之中，许久之后才用鼓励的眼光看着她：“你要知道，一个人最不容易了解的就是自己，一个人最大的敌人也是自己，惠如，对自己要有信心，千万别被自己所打倒。”

“我……试试看。”

“不只是试，而是把过去彻底地埋葬掉，站在‘现在’起点上，向未来起步，别太叫伯父、琴姨为你担心，更别去伤害善良无辜的小李，好吧？”

“嗯。”她垂下头，大眼睛里蒙上一层泪光。

“我要走了，回去还要弄晚饭呢。”我拉起女儿的手准备往外走。“等着喝你们的喜酒罗。”

“心仪……”她期期艾艾地看看我，又看着盈盈，嘴唇蠕动着，哆嗦着……

“我也有道一个孩子……”

她的话象一根钉子，把我牢牢地钉在地板上。

我们心里翻腾得厉害，我们的眼睛相视了一个长长的顷刻，彼此都读出对方内心的震动和感度，几乎就在同时，我俩都冲向对方，惠如投进我怀里，委屈地哭了起来。

“你还会有的，一定会……”象是在自语，也象是在安慰她，心今的酸楚象潮水般地涌了上来。

一星期后小李果然来听消息。我只简单地告诉他是惠如自己愿意嫁给他的。另外，我特别郑重地托付他：“一定要好好待惠如。”

收到了小李恳切的承诺之后，我不再说什么，只默默地祝福着他们，盼望他俩在婚姻生活中找到新的人生意义。

十七 教员？船员？

时序虽已进入初冬，却没有太多的寒意，空气中仍旧浮散着淡淡的暖度。

转眼间，阿渔到苏澳水产学校上课已有五个月了，再过两星期，这学期就要结束，他的教员生涯即将告一段落。五个月来，我已经受上这个充塞着鱼腥、带着咸湿的小镇；这儿有古老的建筑、朴实的居民、纯善的风气，以及一种宁静的气氛，让人感觉生活是一种享受与拥有。

多半时候，我都在苏澳停留一天，到南方澳去看渔船进港，到渔市场看成篓的鱼拍卖，尝尝海鲜；在港口对面，有一座妈祖庙，香火鼎盛；许多渔人的妻子，用整个心灵，最虔诚的态度跪拜着，祈求妈祖保佑她们的丈夫平安，我也不止一次地跪在殿前；双手合十，默默地许下心愿，盼望阿渔能早一天结束“走船”生涯；折求妈祖保佑他在海上平平安安；妈祖眼睑半闭，

露出同情、谅解的部分黑眼珠，接受着人们的膜拜与祈求，仿佛熟悉人类世界的一切愁苦，以一种既亲切又疏远的眼光俯视人生，无言地承诺着、应允着，给人一种精神上的依恃与鼓舞。在这时，我感觉自己跟那些渔妇一样，虽然我们的生活环境、个人思想、所受的教育全然不同，但是对丈夫的关爱，以及对未知数的恐惧，却完全相同，我们都深爱着自己丈夫，却无法阻止丈夫到海上去；为了生活，一方面要忍受离别的痛苦，一方面还要为远行的丈夫日夜祈祷着，为那随时与变幻莫测、阴郁不定的大海为伍的远行土夫担惊受怕。

在这方面，我和那些渔妇们一样，一样要忍受命运的残酷，一样地对命运无能为力。

明天上午，我还要到南方澳的妈祖庙去一趟，我想求一签，问问妈祖，阿渔是该留在陆地上当教员呢？还是再回到海上干船员。

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在胡思乱想中滑了过去，看看宙外，天色已逐渐暗了下来，车过罗东，竟然下起毛毛雨来了，不知道阿渔会不会带伞来接我们。

火车到苏澳时，雨势更大，眼前象限着一排珠帘似的，我眯起眼睛向帘外搜寻着，只见阿渔拉了件旧雨衣，不断向我们招手。

通过收票口，阿渔笑吟吟地迎了上来，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和一个深深的酒窝，头发上凝聚着水珠，新刮的脸还残留着肥皂的香味。

“阿乖，你今天好漂亮。奇怪，每次看到你都觉得不一样。”他搓搓鼻子，深情地打量着我，许久之后才将目光移向身边的女儿。“哇！小盈盈，我的乖女儿，跟妈妈一样漂亮，来，爸爸抱抱。”

接受女儿一个响吻之后，他得意地咧开嘴笑着说：“还是女儿好，热情大方，不象她妈妈，怪保守的。”

“少讨厌。”

“对了，李青请我们到他家吃晚饭。”

“他不是住在罗东吗？”我问。

“是啊，他下午请假，早早回去买菜准备，今天要亲自下厨，好好露一手呢。走吧，坐公路局车去。”

李青的家在罗东圣母医院附近，房子是租来的。典型的台湾式长型建筑，很深的一条，用木板隔成三个房间，前面是客厅，中间用木板隔成两间榻榻米的卧房，后面是一大间厨房兼饭厅。我们到时，李青正系着围裙满脸油光地在厨房忙着。他太太蛮年轻的，穿得整整齐齐象客人般地坐着，新做的头发，上了妆的脸，笑起来很虚假。手里抱着一个婴儿，大刺刺地端坐在椅子上，呼三喝四地支使着李青招呼我们；我几次站起来想到厨房去帮忙，都在女主人严厉反对下坐了下来。她不断地向阿渔探听各航运公司的待遇、奖金；又问我目前台北服装流行的趋势，我身上穿的每件衣服，她都仔细品评观察，然后叹息地说，罗东就是买不到这么高级的衣服，及至我告诉她这些都是阿渔替我带回来的时，她的叹息声更重更长，撇着嘴说道：“外国货就是不一样。”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才不呢！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她大不以为然地由鼻孔中哼着。

我看看阿渔，有点窘迫，真不知该如何来和这位李太太建立友谊。

好在李青走过来，宣布晚饭已经准备好，请我们入席。方型餐桌上，

摆着色香味俱全的五菜一场；看来李青还真有一手呢，我不禁由衷地赞赏着：

“李青，你真了不起，好能干哟。”

“男人会做菜有什么用，会赚钱才算了不起。”李太太不屑地回敬了一句，我不知她这话是冲我说的呢，还是说给李青听的？

我看到李青脸上有自尊受损的屈辱，也看到他太太那一脸鄙夷与冷嘲，心里真是不舒服，聚在脸上的笑容也凝冻起来，象抛在半空中的球，忽然地卡住了做的。

“来，来，请坐，请坐，都是自己人，别客气。”李青很快地抖落脸上的阴影，换上一副诚恳的笑容冲着我们说着。

坐定之后，李青又忙着倒酒、盛饭，替我们布菜，问盈盈喜欢吃什么，又不断地给太太挟菜，每接一筷都附加句：“唔，这是你最爱吃的，尝尝看合不合胃口。”

他太太却一脸受之无愧，有如女王接受贡品般的倨傲。我看看李太太，心里真替李青不平。忍不住又开口说：

“李青对你真体贴。”

“哼，还不是看在我替他生了个儿子的份上！他们李家三代单传，我一进门就生儿子，他老妈乐得嘴都歪了，还特别跑来给我做月子呢。所以女人啊！肚子一定要争气，什么都是假的，生个儿子才是真的，李太太，你可要加加油啊……”

没想到我一句真心话却引来这么一串连珠炮，又白白受了一场奚落，心里实在气闷；可是想想她那些肤浅幼稚的论调，又觉得好笑；干脆装着听不懂，依旧露出浅浅的笑容，接下她这一记。借口要喂盈盈吃饭，匆匆地结束了这顿不愉快的晚餐。

端着一碗饭，走向客厅，再度坐下，才发现四周的陈设竟是如此简陋。几把藤椅，一个破茶几，墙角上一架十六寸的电视机，墙上的油漆剥落殆尽，卷成一片片，形成一副怪异的鱼鳞似的图案，窗户上空秃秃的，玻璃上堆积着雨水泥浆和厚厚的灰尘。

才喂了盈盈一口饭，就听到一串尖细的女高音传来。

“哎哟！怎么不开灯呀！”

女主人带着浑身刺鼻的香味飘了进来，在日光灯照射下，她那一身鲜丽的衣服，显得更刺眼，与屋里的陈旧形成强烈对比，就有如一张选错背景的照片一样，给人极不协调的突兀感。

她坐在我旁边一张椅子上，用手指剔挖着牙齿，弄得吱吱作响，等她告一段落之后，先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说着：

“我叫李青今年十月参加河海人员特考，地说来不及准备，只好明年四月再去考，拿到三副执照后，也好早一点上船去。”

“咦？他们不是一毕业就考过吗？李青没参加啊？”

“考是考啦，主科两科不及格，没取，真窝囊！”

“哦。教书不也挺好的吗？夫妻可以常在一起，对家里也能多照顾一点。”

“好个屁！”她声音尖锐，一脸不屑地摆摆手说：“一个月才四千多块钱，要租房子，要吃饭，要买奶粉，穷得半死，偶尔还寄钱回去给他父母，怎么够用？他老妈还直说我们小器，唉，真是天晓得……”

我没接腔，事实上她也不需要我开口。

“男人嘛，就是要会赚钱，成天窝在这种小地方，做个穷教员，臭都快

臭死了！”

“我倒很喜欢苏澳。”我低声自语着：“希望阿渔能留下来。”

“你呀，你是新鲜，住久了简直要发疯。当初嫁给他时，还以为可以离开那个讨厌的农村，到台北去开开眼界，哪晓得一屁股陷到这种地方，真倒楣！等李青上船之后，我一定要搬到台北去！”

“李青他同意吗？我是说他在这儿教书教了两年，一下子放弃，不是怪可惜的？”

“管他的！在这种鬼学校就是熬到教务主任，一个月也不过七、八千，哪象你们在船上，一个月就有一万多。”

“这也是升了二副之后的待遇，刚上船时也不过六七千而已。”

“对啊！那至少有个指望呀，等干到船长什么的，一个月伯不有四、五万。”

“可是……”我有很多话想告诉她，至少她该看清事实的另一面——为赚钱所付出的代价。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以目前的情形看来，她是不会接受任何劝告的，即使她听得进去也不一定能改变希望李青上船的意志。我默默喂盈盈吃饭，第一次体会到“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意境。

在后面的两个大男生，却似乎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豪兴，一瓶绍兴酒已经去了四分之三，两个人的脸都形成猪肝色，舌头打结，却仍然意犹未尽地喝着、聊着……

回到苏澳，已经是将近十一点了。

把盈盈安置妥当，就和衣往床上一躺，心里又闷又胀，很不舒服。

阿渔正要到浴室去，看了我一眼，又转了回来坐在床沿上看看我说：

“阿乖，你怎么啦，生气了？”

我直视着天花板，没理他。

“老同学嘛，三杯下肚难免话就多了。”他用手扳着我的肩膀继续说：“把你给冷落了，抱歉，抱歉。”

“我才没那么小心眼呢！”

“那为什么？”

“为什么，问你自己！”

“阿乖，你知道我最笨了，别难我，快告诉我是什么地方得罪你了，我也好向你赔罪。”

“好，我问你。”我霍然地坐了起来，直视着他说：“上回你跟我说校长有意留你，聘你为专任教员，有没有这回事？”

“有啊。”

“那你今天为什么又跟李青说你还是想上船？”

“我，我是想，上船比较有前途。”

“前途？！哼！还不如说有‘钱途’来得恰当！”我冷冷地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他的语气变了，脸上的柔情与歉意迅速退去，继之而起的是急躁、恼怒；一唬地站了起来，瞪着我吼着：“你也不想想，我上船一大半还不是为了你：你以为我爱上船哪？你以为我爱过那种‘坐水牢’的日子啊！还不是看在钱多的份上，还不是希望能让你们过舒服一点的日子……”

“我不要……”胸中怒火高烧，想起两年所受的种种煎熬，那种“独坐空堂上，谁与为欢者”的孤寂与苍凉，可望而不可及的万般无奈，摸不到、

抓不着的空茫茫感……真是委屈得无从说起。想到这些，不觉泪水逼上了眼眶，声音也哽咽住了。

“阿乖，不哭，不哭……”阿渔在我腿边蹲了下来，拉着我的手，仰着脸轻柔地说着：“其实，我也很矛盾，在船上时，我想只要找到教书的职位就一定留下来，可是回到陆地上，教了几个月的书之后，又觉得还是应该上船，当教员安定，可是钱太少，前途也有限；当船员钱多，又升得快，就是太苦了你。阿乖，我想趁着年轻，航运界又很景气，再跑几年，等我们把经济基础打稳了之后，我一定下来，天天陪着你，好不好？你看，现在我是二副，再干一年就可以升一副，接着是大副，大副于两年就可以考船长，船长做满三年，就可以考领港啦……”

他的声音中充满着渴望与对未来的憧憬，洋溢着欲念与野心、追寻与期待，以及一种热切期望鼓励的渴求，他将我的双手贴熨在他面颊上，又拿到唇边亲吻，拼命地瞅着我。

我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把所有的委屈和要说的话全吞回到肚子里，两颗滚烫的泪珠滑落在腮边，一下子就变得凉冰冰的了。

“阿乖，别这样，我真的都是为了你，为了我们哪：不过，只要你说一声‘不许走’我就留下来，真的！”

真的，假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忽然间，我觉得情绪很低落、很累。

挣开了他的手，颓废地躺回床上。眼前浮起一团团白雾，在层层迷雾之后，是一片汪洋的大海，极目所至，看不到岸界，在地平线的那一端，依旧是海连天，天连海，我觉得好累，好累！

任我怎么搜寻也找不到边岸，看不到陆地，象一个掉了魂的人，一头栽进了海底……

十八 洋姑爹

不知道是凑巧还是公司有意安排，阿渔、小李和惠如的父亲——何船长，都在同一天走——离农历春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小李到纽约，阿渔和何船长派同一条船——一艘租给日本、往来印尼与日本间的油轮。

飞机分别是上午十点和十一点半，九点不到，两家送行的亲友都来到机场。这里永远显得那么匆忙、混乱；送行的、接机的，形成两种不同的场面，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也使人感觉到人生聚散无常的飘浮感。

结婚后的小李，在惠如的坚持和琴姨的婉留下，住进了岳父家。为了这件事，小李的父亲颇为震怒，口口声声嚷着这是什么年代，哪里是娶媳妇，根本是嫁儿子嘛：原指望儿子结了婚，两老可以享享清福，哪晓得福没享到，连儿子也跑了，真是反了！反了！

其实小李也蛮孝顺的，上船两年，每个月的薪水全数寄给家里。和阿渔一样，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三个妹妹，父亲在陆军官校当教官，退休在即，身体又不太好，情绪难免很坏；加上当初小李要跟惠如结婚，他家人就不太赞成，一来嫌惠如加是本省人，又是独生女，在家娇生惯养的；二来对她母亲的事也耿耿于怀，十分忌讳，彼此心中先就有了芥蒂与成见。原来计划在凤山家里住一段时间，结果只耽了四天，惠如就一个人气回娘家，再怎

么也不肯回去，害得小李两边为难、左右不是，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还不知挨了多少骂，受了多少气呢！后来还是公公和阿渔出面做和事佬，打圆场；并讲明日后小李的收入一半寄给父母，一半寄给太太，这才算勉强地将一场风暴平息下来。不过小李的父亲对惠如依旧不谅解，认为她太没家教，一点没有为人媳的样子。在惠如这方面，却认为小李家人简直不可理喻，固执、守旧，明明是普通中等家庭，偏要摆谱，搬出一大堆老规矩来压人，这不行、那不能的，烦都烦死了。早上五点半就动手，别说煮稀饭不会，就连电锅煮饭都不知道该放多少水，要她侍候公婆和三个小姑，她还不如在家当小姐来得干脆。

好在小李并不计较这些，对惠如还是非常体贴，尤其在她怀孕之后，更是呵护备至，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象个公主似的接着，顶在头上，仿佛一件稀世珍宝，生怕一不小心碰坏了。有一回我跟惠如开玩笑说：“你象是水晶玻璃做的太大，我呢，倒象是钢筋水泥太大。”

她却不以以为然地回我一句：“你的心是实的，我的心是空的，你有的是灵肉一致的爱情，我却只有被爱的负担。”

“被爱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好？”她冷冷地反问我。“有人说，被爱是幸福，爱人是快乐，我承认婚后我有幸福感，依恃感，安全感；但是却从来没有快乐过。”

“那是因为你自己的快乐接近你。”

人，真是不容易满足的动物，他们一方面拼命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一方面又不断丢弃自己所拥有的；得不到的永远是好的，一旦到了手，似乎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一般。

我不知道惠如是对爱情太执着呢？还是对现实太挑剔，抑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送小李上飞机，她连眼圈都没红，就象晚上又要见面一样的自然，倒是小李，别看他个子那么高大，感情倒挺脆弱的，千叮万嘱地交待琴姨好好照顾惠如；又一再要惠如自己多保重，百般关爱，万般疼怜，难分难台，拉着惠如的手深情地握着；多少柔情多少爱，尽在一钩缠绵之中，万般缱绻，全欲寄放还留之中。我看见琴姨悄悄在擦眼泪，自己的鼻子也酸酸的。

虽然这是阿渔第二次上船，虽然在家里早讲好了今天不许哭的，可是……心中仍然抑不住那一阵阵伤感的波涛，这和第一次送别时的心境不一样，除了为远行而难过外，更加上几分怨叹与无能为力的恐惧，以及一种刻骨铭心的凄怆，就象一个病人，第一次进手术房，心里虽然害怕，却只是对一个未可知的预定点所产生的畏惧，但是第二次再进手术室的心情，那种惧怕感却是有形的，而且更深更重。因为你已经经历过一次，明白了其中每一个过程，尝过一遍切骨之痛，受过一次精神上的宰割，而今要重新领受一次，那种心理又岂是一个“怕”字所能形容的？

自从上次在苏澳为了上船的事和阿渔吵过之后，就不再提要他留下来的事。我明白，在他没当到船长之前是不会下来的；我也明白，假如我坚持要他留下来，他会听我的，但是他心里会形成郁郁不乐，会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会成天长吁短叹，怨个不停，象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或拴在门口的狗一样没精打采。当然，上船他不一定就有多快乐，但至少他觉得有希望，有成就感，肯定感，完成感，这不正是许多男人们终其一生所渴望得到的吗？

爱一个人，是要给他自由，使他成长，帮他发展其独立性，而不是将他紧紧地绑在身边，寸步不离地腻在一起。就有如放风筝一样，要使风筝飞

得高飞得远，一定要放开手里的线，才能插入云霄，随风飘荡，享受到放风筝的真正乐趣，不管风筝飞得多高多远，线还是在手上，到了该收回来时，只要轻轻拉两下，它就会回到你手里了，不是吗？

对阿渔，我总是用一种近乎母性的温柔来容忍他，纵容他，惯宠他，爱他，只要他认为该做的、想做的，只要他选择的、决定的，我都愿意接受。我时常想一个女人一旦痴到了真，爱到了深时，是无条件的奉献、无条件的给予。我知道，在未来一大串岁月里，我必须有力量的承受远别的滋味，有力量撑起一个家，有力量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我难过，一半是为离别而伤心，一半是为未来的命运而沉重，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狂风暴雨里控着一条载得过重的船……。我又怎能象惠如那样潇洒得连眼泪都不掉一颗呢？看到我和琴姨都眼泪汪汪的，惠如竟然笑了起来。

“看看你们俩，真丢人！”她故意朝我们做鬼脸，挽起一人一只胳膊说着：“走，我请客，上红宝石饮茶去。”

茶楼里吵闹得象菜场，污浊的空气，冲得我直恶心，一点胃口都没有。回到家里，头痛欲裂，屋里忽然变得好空荡，恍惚一下子大了好几倍，空气中浮散着清冷的孤单，只有阿渔的气息犹存，想起昨夜的缠绵，耳畔的细语，如今景物依旧，枕边人却已远在他乡，再相见，又要一年多以后，想着、想着，不觉悲从中来，扑在床上，放声大哭，直哭得天昏地暗，积压在心头的郁闷，如山洪暴发般地倾泄而出。

隐约地，似乎听见有人敲房门的声音，会是谁呢？过一会盈盈走过来，拉拉我衣服，指着门外说：“妈妈，嘟嘟来了。”

可不正是子兰站在身后吗？我赶忙坐起来，胡乱地擦了擦脸，很困难很难为情地对着她笑笑。

“嫂，我……我想跟你谈谈。”她定定地注视着我，咬咬嘴唇，迟疑了一阵之后又说：“也许我不该在这个时候打扰你，抱歉……。”

“没关系，没关系，来，坐在这儿，告诉我是什么事。”我迅速地拂落了一腔的悲愁，换上真挚的诚恳来接纳她。在某些时候，当你全心地替别人设想，你就会找到高于个人悲哀的幸福，也就会使得自身的痛苦不再那样的强烈，进而得到一份稳定、一份力量。

“嫂，”她做了一个深呼吸，仿佛要开始一篇精彩的演讲似的说：“自从我到土产店去上班后，家里人都很生气，尤其是大哥，好久都不跟我讲话，我不怪他，只能说他们对我不够了解。在这个家里，唯一比较懂得我的，只有嫂嫂你，所以，我想了很久，这件事还是先告诉你，请你跟爸和哥哥们说，免得又引起争吵。”

她停了一下，脸上浮起红晕，显得柔媚而娇羞。

“嫂，我要结婚了。”

这几个字，她是用很低的声音讲的，却好似一排钢炮般地轰得我耳朵嗡嗡作响，我迷乱异常，手里的手帕掉落在地上，不知呆了多久，我的手仍然不断在发抖。

“啊？！结婚？你才刚满二十岁呀。”我竭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

“是的，我已经答应了 Pater 的求婚，婚礼定在下个月初，过完阴历年，他就要调回美国，我们一起走。”

“谁是 Pater？Pater 又是谁？你真把我给弄糊涂了。”

“一点也不用糊涂，Paler 是一个美国籍的职业军人，说明白一点，他

是个二等兵，人很老实，不象一般美国孩子那么轻浮，德州人，今年二十五岁，家里有父母兄弟六人，他是老二。我们认识三个多月了，他对我很好，我也很欣赏他，就这样；明天，我们请嫂到六三俱乐部吃饭，你一定会喜欢他的。”

听完了她的话，我沉默了很久，心里翻涌得厉害。专注地瞅着她那张很性格很年轻的脸，真想知道在这一脸坚定顽强下面，是一颗怎样的心。接着，我试探地问着：

“已经决定了？”

“是的。”

“不再考虑一下？”

“不用。”

“假如爸爸反对呢？”

“我照样要嫁！”

“就是为了要到美国去？”我狠命地盯着她问。

“这？……”她迟疑了一下，有被知悉秘密的窘迫，自嘲地笑了笑，接着说：“也许吧！不过主要的是我们相爱。”

她的眼底很快地浪起一层朦胧的雾气，散溢着梦幻般的沉醉以及一种很特殊的光彩，使她的脸看起来柔和了许多，在黑密密的睫毛上闪着甜蜜的星光，在这一刻，她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柔情，使她变得好美，好动人。

片刻之后，她抬起头来，眸子中闪着了解的光芒，正经地看着我说：

“嫂，我爱 Pater，就象你爱大哥一样，爱，象咳嗽一样是忍不住的，对不对？”

“呃……”

“嫂，我会记住你跟我讲的话，记住中国妇女的古老美德，知道女人的本份就是看家，等候、忍耐、服从；我嫁到美国，更要让他们晓得中国女孩子的特色，对不对？”

“对……”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眼睛又模糊了起来，在一片迷惘之中，我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羞怯任性的小女孩，而是一个坚强成熟的妇人了，昨天腮边还带着稚气的笑容，今天已换上自信和安详，但愿她内心和外表一样坚强，但愿她找到了自己所要的……。

第二天，我带着盈盈一起去赴她未来的洋姑爹的邀宴。以美国人的标准来看，他不算太高，长得也不很帅，蓝眼褐发，不苟言笑，挺严肃的；整个脸就象在左右两边用夹板压过一样向前后凹凸着，和中国扁平的脸孔象由前后压过的完全不同，皮肤比盈盈还白还嫩，鼻子好尖好尖，象用刀刻出来似的，有棱有角；由于眼睛凹，看起来有点凶，难怪盈盈看到他直往后退，抱着我的腿不放。

Pater 一句国语都不会讲，我的英语也不大灵光，只有搜索枯肠地挖出所有能用的字汇，拼拼凑凑，加上比手划脚地和他交谈，直急得一身大汗，也没能正确地沟通彼此的思想，接触到问题的核心。想两个相同国籍的人，用共同的语言，都不一定能很恰当地表达出自己，何况子兰的英文不顶好，而 Pater 对中文又一窍不通，今后他们之间的感情、意识、感受，要如何让对方真切地体会明了？加上生活习惯、人情风俗、种族文化，存在的差异，又怎能使两个人的步调配合得起来？当然，人是有适应环境、改变自己的能力，子兰也曾自豪地说过，她只要有 Pater 的爱，生命就有了根，就是一个

精神上的大富翁，而不在意其他的一切。但是，她到底不曾真正地面对过生活，不晓得现实是怎么一回事，她哪里晓得日常生活里有多少无聊、琐碎的恼人事情？

我看看子兰，她的视线和 Pater 纠缠在一起——一种长久而热情的凝注，一种充满爱情的对视，在此刻，在他们彼此的眼里，没有谁能比得上对方，没有什么事比得到对方更重要的了。即使告诉他们，横在他们眼前的可能是一条冰河，相信他俩也会毫不犹豫地往下跳。

古今不少诗人与医生都说：陷入情网的人是局部疯狂的——是一种很愉快的疯狂，一种足以叫人失去理智的疯狂。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心情益发地沉重起来。

十九 孩子来临时

子兰走了，和她的新婚丈夫回美国了。

回想这两个月来，打从子兰告诉我她要结婚那天起，一颗心就提在半空中，在既喜且忧之间摆荡，在劝阻和祝福之间打转。

婚姻，对一个廿岁的女孩子来讲，似乎嫌早了一点；有点象登山者在装备尚未准备齐全之前就匆匆出发一样，又有点象一锅肉还没烧烂就端上桌子似的。更何况它对子兰的意义是代表着出国，是通往想象中乐园的一个桥梁！象雨后浮出的一道彩虹，从天的这边跨到云的那端，扑捉的只是一片耀眼的光芒，至于隐埋于云端后面的景致，就全然地忽视掉了。尽管我一再尽力想使她明白婚姻的实质和现实的残酷，尽管阿渔一连写了五封文情并茂的信给子兰，希望她多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为了想和子兰讲话，特别要我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价钱买了一具电话，由日本一连打了四通长途电话回来，恳切地告诉子兰，他不反对妹妹结婚，也不反对 Pater 本人，只是不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这么大的决定，假如他们真心相爱，为什么不能多等一会儿？至少等他下趟回来之后。但是对于兰来讲，她觉得仿佛等了一辈子，想了两世纪，如今美梦即将成真，又抓住了绚丽的爱情，怎么肯轻易地放弃？

那天由“六三”回来，她跟我聊了大半夜，脸上带着快乐的表情，眼睛里充满了柔爱的光辉，唇边浮现着愉快的温馨的美，整个脸因了喜悦和情爱而光亮起来，她完全沉浸在一种特别的春天的感觉里面了，完全沉醉在未来的憧憬之中了。对这个家，这个从小生长的地方；她只有厌恶，只有鄙弃，离开这里，就象丢开一条陈旧发霉的破棉被一样，没有丝毫留恋，不带半点感情。我惊讶她的冷酷，更为她的勇敢而震动。每个人内心中都有一个上了锁的小世界，我实在不懂这个年轻女孩子那紧闭的心扉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这个看似娇弱的躯体底下，是一个怎样坚硬的灵魂，

在登上飞机的那一刹间，我紧紧握着子兰的手，用忧郁、疼怜、不舍，多种复杂的眼光深切地注视着她，她的脸上却充满着动人的、利己主义所特有的娇美，以及展翅欲飞的欣喜，向送行的亲友们挥手。

忽然，在楼梯转角的人群中，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阿雄！我震了一下，呆了半分钟，待我追过去时，他已消逝在人堆中，逃出了视线之外，

走得无影无踪了。

回到家，坐在于兰房里，心中倍觉怅惘，想起两个月前才送走阿渔，如今又送走了子兰，人生为什么总是这样离多聚少，为什么苦总是长长的，尽管我拼命地挥霍也用之不尽，乐却总是短短的，虽然我小心又小心，象小时候含着糖球一样，一点点地溶入口里，让舌头全然地尝到那沁心的甘美，它依旧以惊人的速度流逝。感觉里，阿渔好象昨天才回来，事实上，他已经又走了。我缜密地将每一刻欢乐的时光，藏进记忆的宝匣，采撷下阿渔的笑靥和细语，串在项链上，在我孤独时，在我难过时，在我被想念煎熬得难以自持时，取出来细细品味，慢慢玩赏……。不知道坐了多久，思维仿佛化成一缕轻烟，飘入另一个虚幻的世界里，一个混浓舒适无忧无虑的世界里……。蓦地，外间传来女儿的哭声，仿佛一支尖针，戳在膨胀着幻意的气球上，乍然地使我惊醒过来；赶忙将零乱的思绪盖上、锁好，放回内心最深处，紧紧封闭起来。回到现实的世界中，恢复了母亲的身份。抱起由大床上翻落下来的女儿，怨怪着自己的疏忽大意，盈盈在我拍摸下渐渐止住了哭声，指着肚子说她饿饿，可不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黄昏的阴影滑了进来，屋里黑暗的一片，都快六点了，难怪女儿喊肚子饿了！替盈盈冲杯牛奶，抓几片饼干让她先吃，立刻冲进厨房洗米、切菜，以电子机械人的速度，艺术大师的技术，洗手做羹汤，准备公公小叔回来吃晚饭。

这一天午后，早早把盈盈哄睡，我又躲进子兰的小房间里，倚在墙角边，独自启开深藏于内心的记忆门闸，捧出属于自己心灵宝匣，象一个收藏家般地逐件玩赏；松开奔放的情感，任它随意飞扬、流转、旋舞……。我们每天生活在责任、道德、传统的种种约束中，很少有时间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如果可能，为什么不抽出一小点时间采喂养心灵？做一点小小的放纵，获得一点小小的快慰：我珍惜每天这般美好的神游时光，更满足于这短暂的松弛；可是往往连这么一丁点的自由、享受都会被剥削掉，象这一长串刺耳的门铃声，鼓噪地钻入耳膜，破坏了幻境中的宁静，我厌烦地皱了眉头，没好气地向外面吼着：

“门没关，自己进来。”

“哟，哟，哟，干嘛这么凶嘛。”随声而入的是大腹便便的惠如，我赶紧将记忆的门闸关上，笑着迎出去。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上下打量着她，怀孕后的惠如，整个脸都因将为人母的喜悦而明亮了起来，又恢复了往日的慧黠明朗。“该不是又来讨教育婴常识吧？”

“唉呀——人家，想你嘛！”她撒娇地笑着。打从她有喜之后，三天两头地往我这跑，一天一个电话，问遍了每一个细节，研究了每一个可能发生的问题，真累。

“省省吧你，我可承受不起。”我望了望她隆起的腹部说：“快生了吧？”

“预产期是四月十号。”她顿了一下之后，脸上浮起一层隐忧的灰暗，期期艾艾地说着：“心仪，我好怕……”

“怕？”我怔了半秒钟，立刻体悟出她话里的意思。对一个初为人母的妻子，分娩的确有着几分畏惧，尤其是丈夫不在身边的年轻太太，心里除了恐惧之外，更加上一份沉重而深切的惶惶然，一种无所依恃，何以为凭的空茫。她的话，象一支铁钩，直插入我深埋心中的记忆——一些我不愿想、不敢碰的隐痛，很快地窜了起来，但是，很快地，我又将它按按了下去，封闭

起来放回一个最隐闭的角落，用宽慰的眼光看着这个与我有同样感受的好朋友说：

“一点都不要怕，生孩子是最自然的一件事，就象瓜熟落地一样，什么危险都没有，放一百个心吧。”

“我知道，可是……我还是怕，琴姨说她对这件事一点经验都没有，比我还紧张，弄得人心慌慌的。”

“有什么动静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立刻赶到，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

“心仪，我……”她脸上显出感激的表情，有什么话挤在舌尖上，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不要说什么，我懂。”我迎上她的目光，了然地看着她，改变话题：“该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半年前就都买齐了，全是琴姨一手包办的。”

“孩子的爸爸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想起了小李在船上一定也十分着急，天天盼好消息。象当年我要生盈盈时，阿渔整天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一分钟问一次报务主任有没有收到电报，真比热锅上蚂蚁还急。

“海里。”惠如耸耸肩膀，意态漠然。

“惠如——”我略微不快地加重了语气，用责备的眼光笔直地瞪着她。“不要乱讲？你应该知道干船的人很忌讳，很迷信。”

“我讨厌干船的人。他们自己可怜，他们的妻子更可怜，出卖青春！”

“惠如——”我沉下脸更加不悦了起来，倒不全是为了她言辞上的尖刻，而是反对她那股嚣张的气焰，不由地反驳她道：“那你为什么要嫁给干船的人？”

“命，没办法，命该如此。”她露出卑夷与自嘲的复杂表情。

“既然嫁了船员，就该好好过船员太太的生活。你不觉得当船员太太也有不少好处？比如独立、自由、夫妻间不容易厌倦，人家的小别胜新婚，我们是久别如再婚，永远相敬如宾，永远珍惜相聚的每一分一秒；还有，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安排生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那是你自我安慰。”惠如仍旧满脸的不屑，怨恨地说着：“你为什么不说说船员太太的可悲之处？平日的孤单、寂寞、冷清、无依都不提，逢年过节时，那股子凄怆你受得了？你不怕？我是从小就尝够了那种滋味，每当年关一近，琴姨和我就象犯病一样，浑身不对劲，象两只丧家犬般地不知道怎么过才好。看到满街的人忙着买东西，心里就乱慌慌的，其实家里什么也不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买那么多东西，好象不要钱似的乱抢。琴姨也一个劲地凑热闹，把冰箱塞得满满的，吃的用的，堆得满仓满谷，春联红字贴得一屋子都是，早早的就腌肉灌香肠，象准备一营人来开伙似的，到了年卅那天，在厨房里忙一天，弄了一桌子菜，拼命叫我吃，她自己却连筷子都不动一下，望着桌子发呆。记得有一年，我问琴姨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菜，又没有客人来；她长长的叹了口气，一言不发地回房去了，我跟着进去傻傻地叫琴姨不要生气，快出来吃年夜饭，她一下子把我搂进怀里悲戚地哭了起来，当时我虽然不了解她内心深处的苦楚和感触，却知道家里气氛的低沉。那一夜，窗外是炮声连天起，窗内是一个孤寂的女人搂着一个孤寂的小女孩，别人家是一家团聚高高兴兴地围坐一堂吃年夜饭，我们家是两个掉了魂的女人泪眼相对……你说，我能不讨厌干船的人，能不恨干船的人吗？能说他们不可怜，我们不可怜吗？”

“惠如，你想得太多，太偏激了一点……”

“不是我偏激，这是事实，是人性，是触景伤情。难道你心里一点感触都没有？你能肯定地说你无所谓，你很快乐？”她咄咄逼人地审视着我。

“我……感触当然有，遗憾丈夫不在家也会，难过也不能免。但是。”我深深吸一口气，继续说：“我绝不让那些低落的情绪击败自己，占领自己，而是尽量去克服它，快乐痛苦，完全是一种感觉，你觉得你自己快乐就快乐，你要使自己痛苦就痛苦。完全操之在我。”

“你能，我不能！”

“不是不能，而是你不肯去试，不肯去面对它。对了，以后你和琴姨都到我们家来过年，大家一块守岁，你说好不好？”

“再说吧。”她兴味索然地推委着。

“你看看你，都快做妈妈了，情绪还这么不稳定，从进来到现在，忽冷忽热，变化莫定，真是不成熟。”

“要那么成熟干嘛！”

“好了，好了，不跟你讲了，今天好象存心来我我抬扛似的。”我笑着摆摆手，“我要去看看女儿醒了没有。”

“我也要回去了。”

“急什么？吃了晚饭再走嘛，我炒辣椒给你吃。”

“谢啦，上回吃多了辣椒满脸长豆子，我出来久了琴姨会不放心，你不知道她那股紧张劲，实在吃不消，有时候被她唠叨得要发疯，再不出来透透气，真会崩溃的，再见，我走啦。”

惠如前脚踏出大门，琴姨的电话后脚就跟了过来，我告诉她惠如刚刚走。她才放心地挂上电话。

一长串尖锐的电话铃声，划破了寂静的黑夜，我由梦中惊醒，一跃而起冲出去抓起听筒，心里象打鼓似的跳着。

“喂……”

“心仪，我是琴姨，我在台大医院，惠如要你来……”耳边传来琴姨焦急的声音，仿佛透过听筒伸出手抓我一样。

“好，好的，我马上来，马上来。”放下电话，匆匆换了衣服，跟公公交待一番，立即坐车赶往医院。

四月的天气，夜里仍旧寒意逼人，白天喧闹非凡的台大医院，这会儿却寂静得吓人，鞋跟踏在磨石地上，引起一声声回响，就象一记记敲在心底一般；四周黑蒙蒙的一片，风吹树叶沙沙作响，更增加几分阴森暗魅，心里实在有点怕，不觉越走越快，最后几乎是飞奔地冲向三东病房的待产室，还没推门进去就已经听到一长阵歇斯底里的嚎叫声，惠如两只手紧把着床头的铁杆，整个身体弓起呈半圆形，脸色惨白，堆满着汗珠，扭曲得变了型；琴姨一脸爱莫能助地忙着替她擦汗，叫着惠如的名字，假如可能，她真想替惠如承受全部的痛苦。

看到我，惠如一把抓向我，那只手象铁钳般地死夹着，痛彻入骨，我几乎失声叫了起来，但是当我接触到她那双求助且极度痛楚的眼睛时，心头兴起了一阵怜爱的冲击，只希望能在紧握的双手中给她一点力量一点宽慰一点慰藉。

“心仪：我受不了，我疼死了……”她又用力捏紧了我；喘息地叫着，那声音听起来凄厉而尖锐，象玻璃般地划过我心田，使得整个心都跟着抽搐

起来。

“惠如，听我说，你先不要乱动，阵痛来时深呼吸一口。不要把力气用光；现在静一下，等痛的时候，试试看。”

“我不管，不管，我每一分钟都在疼，疼死我了，我要死了，唉哟……我……叫小李回来，叫他回来，我不要生孩子，我不要……”

“惠如——”我用力地握着她的手，宽慰地说着：“等你生了，我马上到公司去请他们拍电报告诉他。”

那一边，琴姨正悄悄地在擦眼泪，嘴里不停地念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我的眼睛也散出两道晶润的黑光，在泪光莹莹中，躺在床上的惠如仿佛变成了自己，同样的挣扎，同样的煎熬，同样的疼痛，同样地叫着阿渔的名字……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推出产房时，想见阿渔的渴望——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感觉那么强烈地需要他，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感觉自己是那么的孤单，明知不可能却依旧痴盼得急切，明知是无望却依旧要希望地莫名地期待……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琴姨问我是不是时候到了，我还没讲话，她就再次跑去打电话请指定的黄医生来。甘分钟后，黄大夫带着浓重的睡意来了。上回我生盈盈时就请他接生，这次也是我把他介绍给惠如的。大概是妇产科医生当久了，早养成一副不慌不忙、从容自如的耐性，不管你多急多痛，他永远是慢条斯理轻声细气的，象一锅温吞水般的呕人；这会儿他替惠如检查之后说：“至少要到天亮才会生。”我看看表，才不过清晨两点，到天亮还有三四小时，惠如还有得疼呢。

惠如的阵痛断断续续，几乎陷于半昏迷状态，人显得很虚弱很疲惫，在短暂的间歇中，她竟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等到窗外露出一线曙光时，阵痛又频繁起来，惠如发狂地嘶喊，在床上打滚，就在这时，黄大夫来了，吩咐护士推进产房，留下琴姨和我在门外焦虑地守候着。半小时后，里面传出一阵嘹亮的婴儿哭声。

不一会儿，护士推出一个婴儿床，朝着琴姨说：“恭喜你，是个男孩。”

我和琴姨面面对；许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半晌之后，我握住琴姨的手，激动地说着：“恭喜你当外婆啦！”

琴姨嘴唇抖动着，眼里盈满了快乐的泪水，紧紧地回握着我喃喃地说着：“谢天谢地，真谢天谢地！……”

二十 情悠悠恨悠悠

日常生活或许是单调刻板少有变化的，如果能稍微用一点灵性，细细去品味体尝，一样可以发现不少乐越与快慰。买一束鲜花，摘几条小草，听一段音乐，甚至散散步、练练毛笔字、喝杯好茶，每一件小事都会带来无限的喜悦。生活是一种艺术，生命是一项拥有，是好是坏，全在于个人的安排运用。

春去秋来，日子象小河潺潺的流水，悠悠淙淙地淌着，等信、看信、写信成为日常生活中最刺激最令人兴奋的事。阿渔的信跟他的人一个样，热

情坦率又奔放，对感情的表达他永远是那么真挚、露骨，充满了爱的光辉与热辣辣的渴望，他从不知含蓄的美感，只知道赤裸裸地表露自己，喜也好怒也好，总是一股脑儿地倾泄出来，让人看得透不过气来，一下子会气死，一下子会乐活。他的信和人也许都不成熟，但是永远含有大胆、迷人的韵味，一种只有年轻才会这样的爱法，一种灵魂对灵魂的彻底坦白。比较起来，我给他的信就含蓄多了，温婉而细腻，需要用心仔细去体会，含在嘴里慢慢的咀嚼；象喝酒时必须浅斟俊酌，方能领略到它的美妙一样。我极力避免用“爱”字，总觉得那是一个极神圣崇高、完美的字眼，是一种只能意会不必言传的意境，两心相通，主要靠一点灵性，并不在言语之多；摆在心底比挂在嘴上要美得多。我爱阿渔，愿意为他做任何事，一心只想付出，只要看他快乐就心满意足。不论何时，不管他在身边或远方，灵魂的饥渴和满足都是为了他，只要一想到他，心底即汹涌着陶醉的幸福感，这是一份怎样痴狂盲目的爱？旁人怎能明了？怎能体会？旁人怎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死心塌地地耽在家里，一天天、一年年地等下去而毫无怨言，旁人哪里晓得一个女人身心对另一个人的全然奉献？一种心有所属的幸福与甜蜜？在现实生活中，我也许是十分贫乏、穷困，但是在精神领域中我却是最富足的人，不但有至诚的爱，有家与孩子来满足女性的需要，还有一片属于自己心灵的神游世界，又怎会觉得日子单调？

秋天一过，很快地又到了腊鼓频催岁暮冬寒的时节，阿渔来信说他早向何船长提出报告，希望能提前休假好回家过年，船长原则上答应，并请公司派人来接替，就不知道航期是否会耽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应该是可以赶在年攒前回来。

为了探听阿渔的归期，我几乎每天打电话到船公司去问，但是得到的消息却越来越令人沮丧，阿渔他们的船才由印尼装了原油开出就收到台风的警报，不得不再驶回港里等候，这样一来，原定半个月的航期无形中就往往后拖延，至于要耽误多久，目前谁也不敢断言，完全看天气变化而定。

眼看就要到大年夜了，阿渔却没有一点要回来的迹象，心里实在急得发慌，问公司也得不到明确的结果，象是吞了一个闷葫芦在胃里，堵塞得快憋死人。成天心头慌慌乱乱的；等待的煎熬变成强烈的渴望，困惑和怀疑也相继萌生，希望的气泡胀满着心田，溢漾着丝丝痛楚，眼看时间一点点过去，出现奇迹的可能性一寸寸减少。下午打了一个电话，请琴姨和惠如带她的儿子小强到我这儿来吃年夜饭，惠如意兴阑珊地推辞着不肯来，听她懒散的语气淡漠的口吻，使我想起她对过年的敏感；想起她说的触景伤情，想起了她说船员太太的悲哀，更增加几许郁闷和凄凉感，这种低落的压人的愁绪，排山倒海地向我涌来，冲击得我难以自持，勉强吃过年夜饭，再也抑不住翻涌在胸中的委屈感，托辞头痛赶紧躲入房间，两行热泪早已夺眶而出，死命地咬住枕头，不敢哭出声来怕惊动外间的公公小叔，只有抽抽噎噎地暗自饮泣，任泪水爬满面颊，冲濯着压挤在心头的郁怨，象雨丝洗刷着尘埃般……渐渐地，心绪平稳了下来，不仅为自己的幼稚冲动觉得好笑，还好意思说人家惠如不成熟。自己不也一样？常常为情绪所左右，只为了阿渔没能回来过年？还是受不了失望的震击？真的不哭了。

我可不要明年会倒楣，我只盼望阿渔能平平安安地回来就好，多一天少一天都没关系，只要他平平安安地回到我身边，只要他回来就好……

初二女儿回门的日子。在妈妈家盘桓了一整天。初三一早惠如来电

话约我带盈盈到儿童乐园去玩，两个孩子玩得兴奋之被，到下午二点才各自回家，比起惠如那张神采奕奕的脸，我是显得太灰暗了一点，该高兴一些才对呀。

由计程车下来，发现大门开着，心头不觉一惊，会不会是遭小偷啦？

跨进大门，一眼瞧见坐在屋里的人，立刻怔住了，心里胀满了激动和怀疑，是阿渔？！

真会是他？

“怎么是你？”我语无伦次地说着。

“船到日本，我就回来啦。”他起身相迎，兴奋地望着我。

“公司没通知我，你，你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我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是太意外了。我激动得厉害，所讲的话就象心灵的跳动一般零乱，笑容也有些腼腆。

“我带盈盈出去玩……今天，天气很好，所以……”

“上来吧，阿乖，我千里迢迢赶回家来，不是要听你谈天气的。”阿渔用快乐的脸看着我，将我拉上玄关。他的手一接触到我，我心里不禁一阵颤栗，他接着一把将我抱入怀内；深长而粗野地吻着，似乎急欲表达心中的渴望与情爱。我享受着他的亲吻，享受着他身上的温暖以及那坚实的手臂所带来的安全感，兴奋得全身发抖。许久之后，我抬起头来，再次专注地看着他，梦幻般地呢喃着：

“阿渔，是你？真的是你？……”

“当然是我！”

我感觉他双臂的力量，感觉他嘴唇饥渴的狂吻，是我的阿渔，只有他的拥抱是这样狂野有力，只有他的嘴唇是这样灼热磨人，只有阿渔，只有我的阿渔……我紧紧地环着他的脖子，觉得自己都快要溶化了……

片刻之后，我猛然地推开他环顾左右，怎么没看见盈盈？叫了几声都没回音，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刚才自己被骤然的相逢冲昏了头，根本忘了孩子，她，她可能比我还吃惊，这会儿一定吓得半死；到院子里一看，只见她胖胖的小脸上布满着惊疑的表情，怯生生地躲在榕树下面，我歉疚地拉起她的手，柔声地说着：“盈盈，是爸爸回来啦，进来，进来跟爸爸打个招呼。”

她执拗地看着我，怎么说都不肯进屋，阿渔也下来要拉，她更象一只受惊的小白兔一般，警戒地瞪着阿渔，身体一直往后蹭。

“哇：真糟糕，女儿又不认我啦。”

“还不都怪你！出去那么久。你走时她才两岁多，现在已经上幼稚园中班了。”

“哦？这么快。来，盈盈，爸爸抱，爸爸好喜欢你，上回寄给你的巧克力糖还有洋娃娃好不好？爸爸箱子里还有，来，我拿给你看。”

盈盈依旧缩在我身后，不肯让他碰，眼睛眨呀眨地就差没哭出来。我看勉强是行不通的，于是对阿渔说：

“你先上去，我慢慢哄她。”

“好吧！”阿渔无奈地揉揉鼻子，朝屋里走去，进门前又转过头来，用热烈的眸子盯着我说：“太太，我好饿。”

我刚想说“马上煮蛋给你吃”，待接触到他那双燃烧着炽烈火焰的眼神时，突然悟出他话里的含意，不觉羞红了脸，心里卜通卜通地乱跳，难为情

地垂下头去，不敢再看他了。

廿一 浮冰上的爱

假如说阿渔不在家的日子平静得象一面镜子，那么他回来后的生活就有如一张按错音速的唱片——完全地走调。

许是长期漂浮在海上，阿渔的性情也有着与海洋一般的阴暗不定，千变万化。热情的时候，直把人烧得要溶化，冷漠的时候令人寒彻入骨，一天廿四小时当中，他的情绪常会呈现出春、夏、秋、冬四种全然不同的型态，你必须随时准备好四季的衣服，顺应他快速的变化。

由日月潭旅行回来后不久，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次的心情十分复杂，我爱孩子，可是不要在现在，不要在我心理毫无准备之下多一项负担，何况在我整个计划当中没有第二个宝宝的位置和预算。再想到害喜时的难受、生产时的痛苦、带孩子的累人，都叫我犹豫、生畏。考虑再三之后，我想先把孩子拿掉，等房子买好了，经济稳定一些，盈盈念国小之后再生老二，一切合比较得心应手，省力许多。

哪里晓得当我把这个意思向阿渔透露时，他竟会勃然大怒，不等我仔细分析其中道理和苦衷，只管胀红了脖子跳前跳后地大吼大叫。

“不行！绝对不行！你怎么可以拿掉我的孩子？！”

“阿渔，你先别叫，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我只是跟你商量……”

“你敢！你敢拿掉我的孩子，你试试看……”他象一只被激怒的刺猬，全身竖起扎人的气焰。“告诉你，你要是不要我的孩子就表示不爱我！”

“阿渔……”我困难地乞求地看着他，不知道该怎么让他平静下来，让他好好地听听我的话。

“现在我不跟你吵，你自己好好想想。”他怒气冲冲地往外走，“碰”地一声将大门关上。

每回发生口角，他总喜欢到外面乱逛，一去好几个钟头；回来时不但气消了，还常常会带一些小东西给我或提供几点服装饰物的最新消息。我习惯了他暴风雨式的脾气，也习惯了他逛街消气的举动，更习惯他自己找台阶下的各种借口，他是来得快、去得快，很少往心里去，更不会将今天的不快延伸到明天。

今天却与往日不同，我才把盈盈哄睡没一会儿，他就象一阵狂风般地卷回来，脸色比出去时还阴沉，白里透青，象刚跟人家打过架似的。

“心仪，你过来！”他的声音又冷又硬。

我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又吃错了什么药。

“我刚才在街上看到一个人。”

“哦？……”

“一个无耻、下贱的女人！”

“谁？”

“你的好朋友，何惠如。”他的语气尖利恶毒，象一把阳光闪闪的利剑，笔直地朝我砍来。我瞪大了眼睛用搜索、探问的眼光盯着他，心中不由得燃

起一团愤怒的火焰。

“我看见她和一个男人亲热地搂在一起，从饭店出来。”

“饭店？”

“不是吃饭的饭店，是 Hotel，你懂幢吗？”他加重了语气。

我心中的怒火一下子全熄了下来，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会不会是你看错了？”

“看错？！我们正好碰个正着，会错？”

“有这种事？……”我的心全凉了下來，不住地往下沉。”

“妈的！小李知道了非气死不可！”他狠狠地往椅子上一坐，马上又弹了起来，满脸愤恨地咆哮着：“干船的人最怕这种事，最恨当王八！你们这些太太们也不想，丈夫一年到头在海上漂，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象坐水牢一样，那种日子有多苦？……”他的声音越来越低，语气也由狂怒渐渐转变成悲凉，他几乎在自语着。“船一开出去，四顾茫茫，真有不知身在何处的述惘，其实所有的海水都是一样，每一个港口也都相同，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意义与差别，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国土，没有自己的亲人……在枯燥的生活里唯一的慰藉就是自己的家和妻子，要是知道自自己的老婆躺在别人的怀里，妈的！那真会发疯的。”

“我们太太在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我知道。”他的口吻更软了一些。停了一会儿之后，死劲地抓住我的手急促地说：“阿乖，你可不许做对不起我的事哟！否则……”他眸子里闪过一丝痛苦的阴影，一脸肃穆的表情，笔直地盯着我说：“我会掐死你！”

“舍得吗？”

“舍不得！舍不得！阿乖，我心里好乱！”他上上下下地搜视着我的脸，表情既狂乱又痛楚，似乎要将我整个吞进去搓揉一番似的，那神态是那么专注、那么深挚，一直穿透到我灵魂深处。

“阿渔，相信我，请你相信我。”我投进他怀里，用力楼紧他，享受着他的热情与挚爱。他猛地低下头来狂吻，仿佛藉此拂去他心中全部的隐忧与不快。

“乖，我以后绝不跟你凶了，真的。”他怀着无限柔情俯视着我。“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就去拿掉，其实我只是怕你受苦，怕你的身体吃不消才不许你拿孩子的，你知道我不太会用婉转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常常好话没好讲，明明是心疼你，说出来的意思却完全变了样，乖，你懂吗？你懂我的心意吗？”

我偎在他怀里，细细咀嚼着他的话，品味着他话里的诚挚，心底象一把竖琴每一根琴弦都响起了绝妙的共鸣，那声音优雅柔丽，充满美的光辉。

风暴暂时过去了，家里呈现出雨过天青后的宁静。可是在我内心深处却隐伏着一股不安的暗流；我开始考虑和担心，照阿渔的脾气，不会就这样算了，他一向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我不知道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可能会直接找惠如摊牌，或是去教训那个家伙一顿，也可能写信告诉小李，结果我都料错了，他悄悄地写封信给惠如的父亲——何船长。要不是前天何船长由日本打长途电话到家里来，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也没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为此，我对阿渔的举动十分不悦，他做得似乎有点过分，在事情未经证实之前不应该让何船长知道，只凭一次的巧遇就对别人下这么大的定论，未免太武断一点；惠如是我的朋友，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至少该给她一个

表白的机会呀，为了澄清这件事，我决定约惠如见面。

正当我准备找惠如时，她倒先来了电话，约我明天下午两点“明星”见。

我准时前往，她已经先我而到，手里夹着一根烟，看到我立刻按熄，热烈地朝我笑笑。

“心仪，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讲。”

“我也要找你。”

“你都知道了？”她脸上闪过一抹红晕。

“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

“简单地说，我爱上一个人。”她毫无保留地单刀直入，倒使我有窘。

“心仪，你爱阿渔吗？”

她的话更增加了我的迷惑，我不解地望着她，轻而肯定地点点头。

“这就对了，只有爱过的人才知道其中滋味。”她眼底浮起一片笑意，接着说：“我爱楠楠，就象你爱阿渔一样。耽会儿他要来，我希望你们认识。楠楠，楠楠，每当我念着他的名字时，心里就觉得好舒服。”

她的眼睛水汪汪的，象罩着一层薄雾般的迷，有如在幻境中梦游一般。

“你们怎么认识的？”

“说起来真是缘分，他还是我的小学同学呢，要不是那次在李青家打牌谈起来，恐怕永远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他现在自己开贸易公司。”

“李青？这名字挺熟的。”

“就是以前在苏澳水产学校当老师的那个李青嘛，他和小李、阿渔是同班同学。”

“哦，他什么时候搬到台北来时？”

“搬来两年多了，就住在我们家附近，我是先认识他太太，知道彼此先生是同行，再一谈才知道原来是同学。”

“李青他人呢？”

“跑船哪，是近洋，一个半月回来一趟。”

李青的太太果然把丈夫逼上舱去了，只为了要丈夫多赚一点钱，完全不顾丈夫的志趣与性向，是她太自私，还是太虚荣？

“你不晓得那个李太太多厉害，精得象猴一样，十次打牌九次赢；最近开始搞股票，听说赚了一大笔，男朋友一大群，整天打扮得象花蝴蝶一样，到处吃喝玩乐，才潇洒哪！”

“你很羡慕？”

“我？……”毕竟是知己好友，她很难在我面前掩饰什么。“我起初只觉得好奇，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跟她一块凑凑热闹，后来遇到楠楠，就比较少来往。不过凭良心讲，我实在过不惯这么无聊又空洞的日子，每天睁开眼就是三大片空白的的时间横在面前，明天后天不过是昨天的延续，千篇一律，真没味道。”

“你有家、有儿子，这对一个女人来讲还不够吗？你不是很喜欢孩子吗？空下来的时间可以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是挺好吗？”

“嘿！别提孩子了，打从我出院的那天起，琴姨就整个包办了母亲的一切职务，可以说她第一眼就爱上了新生的小宝宝，所有女性的本能和隐埋多年的母性爱浮现了出来，孩子占据了地整个心灵，成为她生命中的一切！”

说到这里，她忽然停了下来，笑意盈人地朝前方努了努嘴道：“他来

了。”

我正想回头去看看来人，却已经听到一阵沙哑的男声传入耳膜。

“嗨！小如，这位一定是你整天挂在嘴上的李心仪小姐罗？我叫黄树楠，叫我楠楠好了。”

“黄鼠狼？！”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里想：“还真有点象。”

对眼前这个男人，在下意识里已经先对他怀着一份敌意，加上他那种自认潇洒的态度，更加深了心中的反感。这个人好轻浮，他坐下来之后，一只手自然地搭在惠如肩上，一双眼睛却很放肆地在我脸上打转。有点象要揭开你的衣服登堂入室般的狂妄。他有一头浓密的鬃发，锐利轻率的眼睛，笑时露出一口白牙，嘴唇的线条优美，下巴上凹进去一个小窝。体格十分健壮，浑身充满了青春气息。难怪惠如会爱上他，单就他的外貌来看，够得上英挺潇洒，很具有男性美；完全符合了惠如视觉上的满足与需要，她一直喜欢看起来舒服出色的男孩子，很少去注意到对方的内涵修养以及感情的真实度，常常将激情和挚爱混为一谈，总喜欢在情绪的表面层打转，不大肯用心去体察爱的实质，沉醉在一种自拟的爱情幻境之中。

“李小姐。”他的声音将我由沉思中拉了回来。“小如说只要你同意，她就答应嫁给我。”

“嫁给你？！”我惊愕地看着他俩，男的是满脸自信与得意，女的是无限娇柔地笑着，好象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一样。

“是的，嫁给我，当然她必须先办要离婚手续，不过这些都不要紧，小如的意思必须要你同意才行。”

“我，我有这么大的力量？”

“有哟！在小如的心目中你是最了不起的女人，她不怕任何人反对我们的事，也有勇气抗拒所有的压力。单单对你，必须取得谅解，否则她不会安心的。”

“假如我反对呢？”

“那？……”他迟疑了一下，立即又绽现出开朗而自信的笑容道：“我会设法说服你的。”

“你省省吧！黄鼠狼先生，你还是留着口才说服你自己吧，别忘了惠如是人家的太太。”我冷冷地瞅了他一眼，觉得厌腻到了极点，好象在一盘碧绿的青菜中看到一条菜虫一般地恶心，我站起身来，向惠如说：

“我想先走了。”

“心仪？你？！”惠如的脸色一下子暗了下来，表情象小孩子被人从她手里夺走了糖果一样，她男伴脸上也讪讪的，勉强地牵动着嘴角，耸耸肩膀，不置可否地看看惠如又看看我。

“惠如，我们改天再聊。”我歉然地按了下她的肩膀，诚恳地说：“阿渔已经写信告诉你父亲，他可能不久就要回来。为你自己，为大家，你多想想，我走了。”

从“明星”回来，几乎和堵在门口的人撞个正着，等看清楚对方竟是阿渔时，不由火气更大，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你来干嘛？”我一边走一边问他。

“等你。”他揉揉鼻子急步跟上来。“我看见那个家伙进去。”

“他们还在上面。”话一出口气也跟着窜起。“实在太嚣张了，他竟然想说服我赞成他们结婚。”

“什么？！”阿渔一把揪住我的胳膊，引来许多人侧目，他象没看见似的，大声地喊着：“妈的，老子接他去！”

“阿渔，你冷静点。”我压低了声音，加重了语气，沉着脸对他说：“你凭什么去揍人家？你以为你是谁？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哪？要帮助小李和惠如，必须从长计议，不能意气用事，知道吗？现在你跟我回去，还有以后不许跟踪我。盈盈呢？”

“跟爷爷在家。”他的语气也不大好。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大段路，各自想着心事，谁也没有开口。穿过中华路平交道，前面就是电影街，阿渔停下脚步，征询地看着我说：“请你看场电影《虎豹小霸王》，然后嘛……去吃牛排如何？”

“哟，今天真大方。”我朝他嫣然一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打个电话回去，请爸爸、子成一块出来吃饭好了。”

“遵命！船长。”

“咦？什么时候我变成船长了？”

“你本来就是我们家船长嘛。”

“算啦！我宁可当大副，你不是说大副是船上的管家婆吗？我是陆地上的管家婆。”

“你是船长，我心里的船长，没有你根本就不能启锚，你知道吗？阿乖。”

他亲热地挽起我的手，迈开轻松的步子往电影院走去。

廿二 生命休止符

何船长回来了。

事先他没有通知任何人，到了台北机场打电话给阿渔，要我们立刻到他家去一趟。

自从两个月前在“明星”不欢而散之后，一直再没见到惠如，我打电话给她，她明明在家却不肯来接听；有一回，在街上遇见，我老远的就跑过去跟她招呼，她却把头一扭装没看见，令我尴尬之极。或许那天在“明星”是我太过份了一点，完全以自身的观点去衡量整个事件，全然地忽略了惠如的心境，她可能是以呈现宝物的心情向我展示她浪漫的爱情，乃欲与我分享她的欢愉；就如同她平日买了件新衣服定穿来给我看一样，这次我不但没能赞赏她的选择与拥有，反而纯以道德的眼光加以评判，一点都没表示接纳与关怀。这无异给她当头一盆冷水，除了失望之外，一定会产生许多愤怒与不满。尽管事后我曾很诚恳地写了封长信给她，一方面向她表示歉意，一方面很客观地向她分析许多事理，劝她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使自己后悔的事，告诉她热情冲动并不代表爱情，激情与挚爱是多么容易使人混淆，盼她能冷静地分辨出情感的确实度……信寄出去有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更增加了我心中的怔忡不安。说不上为什么，也许只是一种纯女性的直觉，总觉得那个黄鼠狼不是真心对惠如，似乎只是玩一种浪漫刺激的游戏；或许爱情本身即具有一份迷人的吸引力，尤其是一些非法的爱情，受阻的爱情，热烈的畸恋，更容易激起人们的热情与渴望，象飞蛾扑火般地投入其中，将所有绝望化为

更炽烈的情意，将一切的阻力转为哀叹的折磨。

坐在车里，我一直紧紧抓着阿渔的手，心里乱得厉害，仿佛即将面临一场不知名的风暴一般地紧张，阿渔的脸色凝重，嘴巴紧绷着，一股无言的怒意由他手掌流入我手心，更加深了我的不安。

怀着忐忑的心情走上楼梯，门开处，却不禁为眼前的景象楞住了，小强正骑在外公的脖子上一纵一纵地跳着叫着，何船长则咧着嘴乐呵呵地在屋子里打转；琴姨笑眯眯地迎我们进去，指那一老一小说着：“他们祖孙俩还真是一见如故，坐，坐，小强下来，来和盈盈玩。”

乘着琴姨沏茶之际，我悄悄地问：“惠如呢？”

“还没回来，唉！这孩子，真叫人操心……”

“噢……”

“耽会儿他爸爸问起来，你可要帮忙兜着点儿。”琴姨面色忧戚地说着：“她爸爸的脾气，唉！也不知道谁告诉他的，刚才进门就冲着我大吼，要不是有小强在，还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候呢！”

我心头一紧，手里的茶杯差点滑落，幸好琴姨没注意到。

客厅里何船长正和阿渔聊着船上的事，小强和盈盈在一边堆积木，我和琴姨交换一个释然的眼神；坐在孩子身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

四点，五点，六点半了，惠如依旧不见踪影。何船长开始沉不住气，焦躁地在屋里踱着，琴姨一脸不安地看看何船长又看看我，阿渔挤命地抽烟，一根接一根地吸。

六点四十五分，何船长丢掉手里的烟，做了最后决定。

“走，我请你们吃饭去。”

“应该由我给船长接风。”阿渔站起来说。

“不用客气，走吧。”

正当大伙准备穿鞋出门时，门铃响了。几乎每个人都停止动作，琴姨鲍过去“喂”了一声，立刻揪下按钮，由她脸色看来，我知道一定是惠如回来了。

高跟鞋声伴着愉快的歌声拾级而上，到了门口，一下子刹住了。

“咦？！爸，你回来啦？”惠如的眼中掠过一抹惊异和一丝畏惧，好象小孩子做错了事被大人发现时一样，但很快地就被另一股兴奋的气流所淹没，她热烈地挽起何船长的胳膊。

“噢，心仪，阿渔，你们都在，今天可真热闹。”

惠如摔了摔及肩的长发，嘴角露出嘲弄的笑容，很快地在每个脸上打了个转，最后停在何船长脸上。

“爸，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我好去接你呀。”

“不用，我是临时决定的。”

“是不是有人向你打小报告？”惠如的眼睛照向阿渔，里面闪动着怒火。

“那要问你自己。”

“问我自己？我不懂。”蕉如故意眨眨眼睛，一副天真模样，伸手抽出一根香烟正要点火；被何船长的一声怒喝又不情愿地放下。

何船长的忍耐力似乎已接近饱和点，他极力抑制着即将进发的怒火，冷冷地说：

“是要我来问，还是你自己讲？”

“好吧！”惠如深深吸了一大口气，表情庄严地直视着她父亲清晰地说着：

“我自己来讲。爸，我要离婚。”

“你！你要离婚？你竟敢对我讲出这种话来！”何船长怒气冲天地大吼道：“丈夫才出去一年多，你就胡搞乱来，如今竟然要离婚，我看你是发昏，一点都不知羞耻！”

惠如没说话，只空空洞洞地瞪着眼睛。

“你要离婚？你有没有仔细想过，有没有为你丈夫、儿子、父亲想过，从小你就任性惯了，什么事都一意孤行，完全不肯替别人想……”

“爸，离婚是我自己的事，楠楠爱我，我爱他，为什么不能长相好守？”

“少拿爱来唬人，听了叫人起鸡皮疙瘩，你们这些年轻人动不动就把爱挂在嘴上，也不嫌肉麻。”

“爸，爱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为什么不能讲？”

“对，就因为爱本身有着它庄严神圣的一面，才不允许它受到玷污与滥用，它不能作为一切罪恶的挡箭牌，打着爱的招牌就可以胡作非为，可以任意地刺伤别人哪。”

“爸，我无意伤害任何人，尤其是小李，我承认对他深觉歉疚，可是，我不能为了道义上的责任而绞断了自己一直追寻的爱情，放弃近在眼前的幸福。”

“简直一派胡言！我看你是被爱情的邪风吹昏了头！”

“我没有！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我这么理智过。”

“你！你简直要气死我了，你这个不肖子！你……”何船长唬地站起来，脸色发青，跳到惠如面前，举起右手要往下劈，琴姨和我也同时站起来，琴姨一个箭步冲过去，横挡在中间，截住了何船长的手。

“有话好讲，不要动手，来，坐下，坐下；喝口茶，消消气。”

琴姨连推带拉地把何船长按在椅子上，将茶杯递到他手上。

空气一下子僵了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思，各自有着不同的感受，谁也不愿意先开口来打破僵局。我忽然觉得我们实在不该来介入这场尴尬的家庭风暴中。

突然，电话铃声大响，敲破寂静的沉默，琴姨拿起听筒，只见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仿佛全身的血都流光了似的，嘴唇发抖，目光中一片惊惧；两行热泪冲出了眼眶，人显得摇摇欲坠。

“琴姨，你怎么啦？是谁的电话？”我过去扶住她问。

“医院，是医院打来的，姐姐，姐姐她恐怕不行啦。”琴姨全身陷入战栗之中。

“啊？！妈，妈妈！”惠如一下子弹了起来，惊惧万分地狂喊一声，抓着何船长的手叫着：“走，我们马上到医院去。”

“是，是的，我们马上去，马上去。”何船长声音暗哑，面容凄惶地看看惠如又看看琴姨，机械似地重复着：“我们快走。”

“琴姨，惠如，你们快去吧，我留在这儿看孩子，等你们回来，放心好了。”我按了按惠如的肩膀诚恳地说着，她很快地瞅了我一眼，眼中流露出感激的光彩，在这一瞥之中，我们之间的障碍完全消除了，彼此心中有一服新的暖意冉冉升起。

快十点了，惠如她们不但人没有回来，电话也不打一个，真叫人着急。我替孩子们洗过澡，打发他们上床睡觉，小强口口声声嚷着要“婆”，闹了好久才睡着。

等招两个小家伙都安顿好了之后，也将近十一点半了。阿渔显得焦虑不安，看看表又看看我之后说：

“我到医院去看看，也许有带要帮忙的地方。”

“也好，去了打个电话回来。”

“我知道。”

阿渔走后，我的胃开始隐隐作痛，替自己装了个热水袋按在胃上，蜷缩在沙发里守着电话等消息。

过了好久，好久，我几乎怀疑电话坏了，几次忍不住拿起来听听看是否有声音。

终于，电话响了，我赶忙抓起听筒急促地说：

“喂，是阿渔吗？怎么样了？”真恨不得一口把电话吞下去。

“阿乖，你先别急，听我慢慢讲。”阿渔顿了一会又接着说：“情况不太好，医生已尽全力在救治，只是，病人本身的生命力似乎完全消失了，有点象风前残烛，随时都会熄灭……”

“你乱讲！”没等他说完，我就蛮横地截断他的话。

“不是我乱讲，你看了就知道，以前我妈也是这样的。我知道。”

“你乱讲，乱讲，乱讲……”我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竟咬住了，再也说不出半个字来。

“乖，阿乖，你怎么啦？你说话呀你！”阿渔焦急地喊着。

“我……我难过……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刚才你可把我吓坏了，你没事吧？我想在这儿陪陪他们，可能要晚一点，你先睡吧，乖，快去睡吧，别忘了你是有身孕的人哪。”

放下电话，胃里一阵阵抽搐，随即翻江倒海地吐了起来，直呕得胆汁胃液都往外滴，入觉得分外虚软，象一堆棉花似的瘫在椅子上，动弹不得。心里惦记着惠如母亲的安危，脑里回荡着阿渔的话，身心承受着极度的煎熬，渐渐地，我有点迷糊，睡意象浓雾般地向我围过来，越来越沉，终于不支地闭上眼睛。

恍惚中，有人开门，传来杂沓的脚步声，我好想睁开眼睛，那眼皮却有如千斤石磨，怎么也推不动，又象有一股极大吸力拼命地将我往无底深渊里拉……我越想挣，越觉得四肢无力……不对！是有人进屋来了，我拼命撑开眼皮，朦胧中，有人影晃动，越来越清晰，啊！

一道耀眼的朝阳刺入眼底，我揉了揉眼睛，定神一看，是他们回来了。

我猛地站起来，接触到三张哀恸欲绝憔悴凄婉到极点的脸孔。惠如一下子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何船长一言不发地回房里去了，琴姨容颜凄楚地看我一眼，哑声地问：“小强呢？”就径自朝里屋走去。

我朝阿渔望一眼，他沉痛地点点头。我的心房一下子紧缩了起来。全身的能量骤然地消散了，流尽了，飘走了，耳边惠如的哭声也变得好渺远，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一般了……

廿三 蒙古大夫

小李急着要回来，船公司临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去接他。情急之下，他

只有以私人立场向阿渔求救，请阿渔提前结束休假去接他以便早日返台。另一方面，何船长也恳求阿渔和我，极盼小李能在这个时候回来，许多地方都需要他。随着惠如母亲的埋葬入土，整个何家陷入瘫痪的状态，虽然多年来，她母亲一直卧病在床，虽然她早已神志不清、形容枯槁，却仍然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股无形的力量，充满在惠如心中，是那么的坚牢有力；或许在母亲活着的时候，她从来不知道自己需要她、依恃她，现在这个事实象隐藏在海棉底下的弹簧，一下蹦了起来，它是那般的尖锐，那般的强烈，深深地穿过肌肤，刺入灵魂深处，全然地扰乱了她整个心灵。她的精神几近崩溃，吓坏了何船长和琴姨，除了着急之外，还有着那么一份隐虑在彼此眼神中流转，在心中跃动，随着时日的增加，这份忧惧益发地深炽，使得她们不得不企盼小李的归来，不得不求助于阿渔的提早启程，不得不一再地哀恳地请我谅解，同意阿渔在月底上船接替小李的职位。

阿渔要走的日子越近，我的情绪越恶劣，常常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大声苛责盈盈，看谁都不顾眼，做什么都不对劲，真想狠狠地揍谁一顿，好象这样一来心里面的气会跟着消散，而惧于面对的问题会化为无形一般，可是，我既不能揍谁，阿渔要走的事实也无可逃避，于是心底淤积的郁闷只有愈来愈深，愈积愈多。我觉得自己有点象刚由冰库里取出来的肉，还没等完全解冻就又被放回冷冻库里一样，又象小时候正玩得起劲时，却被大人早早地赶上床去时的心情，既怨又气又无奈。

到了阿渔要走的这天早上，心头积存的怨怒膨胀到了饱和点。一夜没睡，脸色苍黄，心乱如麻。阿渔正默默地谨慎地将箱子掀开，做最后的检查，那只箱子从三个月前回来到现在一直放在那儿，里面许多东西还没取出来，记得我还笑过他，回家都一个礼拜了箱子还舍不得解开，好象随时准备要出发一样，哪想到竟真是这样。看着那些排列得整整齐齐的衣服用品，不由使我妒火中烧，它们都比我幸运，能随阿渔到任何地方和他生活在一起；而我，是他的妻子，却只能呆呆地看着他收拾箱子，眼睁睁地看着他离我而去，一点办法都没有，真是连一只箱子都不如。内心的怒火燃烧得我几乎要发疯，我变得又乖戾、又嫉妒，然后，我听见一个聒噪的声音在说话。

“阿渔，不许走。”

沉默，一切都静止。

“我说不许你走！”

接着我由床上跃起，跳到阿渔面前，发狂地掀起箱底的衣物往外扬，鞋子、头油、文件，象落石般地飞滚，我整个身子不停地颤抖，心中的怒火象山洪爆发般地奔流。

“心仪，你住手！”有人在怒喝，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手腕，还有一双盛怒而惊异的眸子挂在眼前。

沉默，一切都静止。

“阿渔，我不要你走，不要你走，我……不要……”我嘶哑地喊着，一下于滚进阿渔怀里失声痛哭，直哭得眼皮都睁不开。

“乖，乖，不哭，不哭，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你不知道，你一点都不知道，我拼命摇头，在心底呐喊着，你哪里知道我心里的凄楚？你哪里晓得我心底的隐惧？你哪里晓得我的软弱？

“乖，别哭了。我告诉你，这条船明年可能到西班牙大修，到时候我会写信给公司，让你到船上来玩，如果你愿意还可以跟船走，好不好？再说这

次去只要一年两个月就可以请假回来，不会太久的。”

明年是多么久远？西班牙更是一个远不可及的地方，况且明年身旁又多了一个宝宝，能不能拔腿就走还是个问题。他的话并没有给我多少安慰，我仍然吸泣着，声音却渐渐弱了下来，心中的怒火也慢慢地平息下来。经过方才一阵喧闹似乎软弱了许多；问题虽然依旧存在，却不再那般的尖锐了。是知道无论再怎样也无法改变事实而退于无奈之中的无奈，有如小孩无理取闹哭叫之后，依然不能得逞，只好乖乖打消原意一样。

“快，帮我把东西收拾好，十点前要到机场。”阿渔推开我，急速地拾捡地上的衣物。

“我不。”我执拗地坐在床上不肯帮他弄。

“哇，你们女人呀，真是搞不懂。”阿渔耸耸肩，搓搓鼻子，无奈地自顾收拾着。其实他是个极细心的人，每回来来去去都是自己整理箱子，我们一块外出旅行时，我只管拿了皮包就走，丢三忘四的，阿渔却是连一条手帕都不会掉的高度仔细。我看他有条不紊地将零乱的物品一样样摆回箱子，又小心地关好锁上，不觉冲口而出地说道：

“其实你们男人也一样叫人摸不透。”

“好了。看样子我还得换件衬衫。”阿渔瞅着身上那件。被我眼泪鼻涕糊得斑痕累累的衬衫说着，“乖，真的不去机场了？”

“嗯。”

“也好，在家里说再见，免得又伤心，就象人家先生上班一样。什么事慢慢习惯就好了，我会托人带信给你！”

“我要人，不要信。”

“傻蛋，人老早就是你的了嘛。”

“阿渔，阿渔……”心头一股激动，我再次扑进他怀里，紧紧地搂着他脖子，不争气的泪水又迷糊了视线。

在一长阵深热的亲吻后，阿渔板着我的肩膀，深情款款地对着我说：

“乖，阿乖，别让我走不成了，好不好？”

我不管，依旧紧紧地抱着他，恨不得整个挤进他身体里面，随着他飘洋过海，伴着他渡过漫长的海上生活。

九点，公公敲敲房门说时间差不多了，该走啦。

我绝望地盯着阿渔，一阵阵寒意打心底冒起。

看着他提起箱子走出房门，听见大门关闭声，一发归于寂静，静极了，我听见自己的心在哀泣，整个世界都陷入了真空状态。

这种真空的状态一直连续了两天。第三天，收到一封报时信，是阿渔托人带回台北投寄的。

我的心狂跳不已，跑下玄关去取信时，没留意滑跌在门旁，顾不得疼痛赶忙站起来伸手去抓信，就在门边，用发抖的手撕开信封，狼吞虎咽地看着。乖妻：

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家，离开你，十几个钟头的飞行中，脑子里全是你那布满泪痕的脸，颈边还留着你的体香，唇间印着你的热吻，而我们已经分开十万八千里了。乖，还在哭吗？眼睛一定肿得象桃子罗！傻人儿，别哭了！当心自己身体，不要忘了有一个新生命在你体内需要滋养呢，喂！这回哪我坚信一定是个儿子，我有这个把握，信不信！

小李特别到机场来接我，船是昨天下午进港的，预计明天上午启锚前

往荷属 Curacao 装油，大约十二天后再回到美国费城卸油，这条船水路不长，情况还算理想。大副是不用当班，但并不表示比以往轻松，相对的反面加重了责任。以前我不是说过大副是舱上的管家婆吗？琐碎、麻烦、累人、难做，是大副的职责写照，对上要向船长负责，对下要处理全船的人与事，要能摆平每个人，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记得初初上船时，刘老师曾跟我说：“做事容易做人难。”尤其我们是一个讲求做人胜于做事的国家，年轻人必须多忍耐、多磨练，多学多看，做人的种种就全靠自己去领会学习，把每个棱棱角角都磨平了，变得圆滑稳重之时，才能迈入一个新的境界，跑了几年船才发现自己多么冲动、率直，为人处世方面实在差得太远。尽管我自忖在能力方面是一流的，但是在待人管人的火候和技术却是三流的。别人不讲，单和小李比就差上那么一大截，离开学校，每个人都变了不少，小李的改变尤甚，说文雅一点是成熟、稳健、深沉，说粗鲁一些，就是太世故，有点故做神圣状，叫人受不了。就拿他对老婆有外遇的事来讲吧，明明是戴了绿帽子，却死不承认，还说什么为了保持家庭的完整，他绝不离婚，硬说他老婆是一时的迷失，象贪玩的孩子乱闯，等她玩腻了自然会回来的，又说什么爱是包容、是忍耐、是给与，妈的！听了他那套瘟生道理我就火发，老婆都要跟人家跑了，他还在唱高调；要换了我非宰了那小子难消这口王八气！乖，我说的是真的，你可千万别跟我来这套，否则我实在不敢讲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我没有小李那么好的涵养，我所谓的爱就是全然的占有，全部的奉献，彻底的贞洁，我要一个女人彻头彻尾从里到外部属于我，懂吗？

别忘了我们的计划，有空时不妨去看看房子。有合适的就订下来，只要有卅坪左右，拼花地板，铝门窗就行，当然要注意附近的环境，我只能想到这些，其他的由你决定，钱的事不用担心，可以先向何船长借贷，以后再核月摊还，有什么事就去找他商量，他实在是位值得尊敬信赖的长者，更是一个值得深交的朋友。

告诉你一件极鲜的趣事，不久前在航行途中，船上的水手长和服务生为了一点小事吵架继而动手开打，那水手长人高马大，壮得象条牛，服务生根本不是对手，被接得连连后退，哪想这家伙恼羞成怒，顺手捞了把钳子，狠命地照水手长砍去，不偏不倚地砸在水手长的嘴上，只见水手长血流如注，一下子变成兔唇的三瓣嘴，就象裤脚或裙边脱了线裂个大缝一样，大伙儿全吓呆了，还是小李服明手快，冲过去用手死命地捂住水手长的嘴，一面命人立即去取针线(你当是什么针哪？就是普通缝衣服的针哪！)然后一针一针的硬把个裂唇给缝拢了，你说奇不奇？现在大伙都管小李叫“蒙古大夫”，不过据我看，他的技术还真不赖，那个水手长的嘴唇不但已经长好了，也没留下什么疤痕，真是绝！要是当时不赶紧缝好等船靠岸再去找医生，可能会变成残废，据说那水手长的嚎叫声震得船身摇摆，怕连海龙王都给吵昏了头呢！

好了，下次再谈，吻你

祝好

你的阿渔

廿四 天长地久

小李回来半个月后，打了个电话来，请我到他家吃饭，还约了其他同学，说是举行一次小型的同学会。

我怀着狐疑的心情前往。

打从他回来后一直没碰过面，不知道他和惠如之间的事怎么样了，心里总在记挂着。

真看不出他是个城府很深、度量极大的人。一般丈夫不论自己怎么胡搞乱来都可以，唯独对妻子的要求极其严苛，一旦耳闻半点风声，立即勃然大怒地兴师问罪。象小李这样，有雅量有涵养的人还真不多见，可能他是把隐痛藏在心底，将笑容呈在脸上的人，或许他是一个对感情十分执着的人，还是对爱的本身有异于常人的看法？

我到时屋里已经是高朋满座了，都是阿渔同班同学，有李青、大刘、小王、木瓜、鸡皮，还有他们的太太孩子，坐了一屋子，好不热闹。

小李的样子很愉快，他和我握手时手掌里传来的感情是由衷的，脸上的笑容是自然而出自内心的，仿佛在此刻看到我是他今天最高兴的事一样。

惠如看起来瘦了一些，她的眼神温和略带疲倦，在她眸子里又浮现出那种难解的哀怨，我想过去找她聊聊，却被一串尖利的声音打住。

“哎！季太太，好久不见啦，好吧？”

我朝着眼前这位装扮入时的女人呆望着，脑子里挤命搜寻她的姓名。

“哟！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安妮，李青的太太嘛，几年前你还到我们家来过，在罗东。”

“哦——是李太太。”

“叫我安妮好了。”她热络地拉着我坐下，夸张地说着：“虽然我们一直没碰面，我可是常常想着你呢。”

是吗？我笔直地看着她，在她那张堆满脂粉的脸上，实在捞不出多少真实性。

望着她那张有红似白彩色续纷的脸孔，我忽然想起新婚夜晚上阿渔说我化过妆的脸象调色板，还真有几分道理；想到这里，我不觉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安妮眼尖，立刻抓住我问：

“什么事好笑，说出来听听让我也笑笑。”

糟了，我怎么能说她的脸象调色板？可是不说出点原因来她是不会放过我的，正在着急时一眼瞅见小李，立即想到上回阿渔在信上提到他客串外科大夫缝人嘴巴的那回事，于是笑着向安妮说：

“让小李自己讲一定比较有趣。”

“我讲什么？”小李回过头来问。

“说你当‘蒙古大夫’的那码事。”

“哦，是那件事哪，好，我讲……”小李兴致勃勃地点头应允着，大家都以好奇的眼光期待着他的故事。

乘着大伙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小李身上时，我赶紧蹭到惠如身边，悄声地跟她说：“我们到屋里去。”

太多的壅压塞在嘴边，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又怕用辞不妥会刺伤惠如的自尊心，最后只有说了一句最不着边际的话：“惠如，你好吗？”

“不好。我好痛苦、好乱。不过，最近这几天我已经能用一种比较冷静的头脑来重新看自己和周围的事情了。”她深深吐一口气，蜷缩在床角幽幽地说着：“许多问题好象都离我远了一些，不象先前那样压挤得我透不过气

来。”

“你指的是丧母之痛还是对爱情的迷乱？”

“都有。”她显得很虚弱，声音中透露着几许无奈。“前不久，我病了一场，高烧不退，那些极度的恐怖和灼热的火焰，都随着我发烧的热度而燃烧掉了，对母亲的哀恸，对爱情的渴望都减少了许多。但是，我知道那并不表示我忘了楠楠，我只是拼命地逃避，只怕一碰到他，我又会难以控制地投向他，就象一个病人并没有彻底恢复健康一样。主要是小李，他实在太好太痴情了，在我病中他日夜不离地守候着照顾着我，端汤奉药，细心无比，不管我怎么气他，他都默默地承受下来，把满腔的委屈与愤怒埋在心炉中燃烧，化为灰烬；为了我，他忍受一切，这是一份多么珍贵却又多么沉重的爱情。有时候，我真希望他骂我几句或向我吼两声……其实，在他回来那天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要离婚。”

“你真这么说？”

“是啊，可是他说绝不答应，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才行得通——他死掉，那样就是永久性的离婚，只要他活着一天绝不签同意书，他还说他可以等，等我回心转意，夫妻是、辈子的事，而情人只是短暂的火花，你看我还能说什么呢？”

“能，当然能，你应该立即结束那段不正常的恋情。”

“我知道，可是感情这种事不象是你要一个人戒烟戒酒或革除某些生活上的恶习那么容易哪，心仪，不怕你笑话，我实在忘不了臃臃，真的，他有一种特殊迷人的魅力，他能使我全然地揭去自尊与矜持，甚至不顾及道德廉耻，整个地溶化在他的热情之中，我简直没法控制自己，有时候我几乎对自己感到陌生，变得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知道吗？你懂吗？你说，如果这不是爱那会是什么？为什么我和小李之间就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为什么我和他之间从来没有过共鸣，也就是说从来没通过电？”

“我看是小李这个人大深沉太含蓄了，或许你们对爱的需要不一样，他给你的可能是真爱，你需要的却是激情。”

“也许吧。”惠如轻啣一声。“我喜欢稍微粗蛮一点的男人，也就是说能全然征服我、震荡我的那种。打个简单的比喻，假如有个男人很有礼貌地问：我可以吻你吗？你想多倒胃口？要吻就吻，即使事后挨一个耳光也值得，给他这么一问，就算你心里愿意，也会变成不愿意，你说对不对？”

“这个比喻很妙，不过不适用于你和小李身上。我觉得一开始你就对小李有成见，从不肯多去了解他一点，以前我以为他是个喳喳呼呼的家伙，最近才发现他还真了不起。他的涵养、他的度量，都不是同年龄男人所能比的，只伯你是从小被惯坏了，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很少设身处地为别人想过，才会身在福中不知福。”

“也许吧……”

有人轻轻敲门，是小李，他探头进来说要开饭了。

菜是由羽球馆中来的自助餐，十分丰富。小李招呼着大伙取菜，又忙着倒酒倒汽水端给每个人。再看惠如，哪象女主人，倒象是客人，直挺挺地站着，面无表情，什么都不管；菜还是小李替她捡好送到手上，又替她拉过一张椅子让她坐下。

绕了桌子一圈，只挑了几样菜，这种西式自助餐的菜，看起来是琳琅满目，吃起来却差强人意。刚找了个位子坐下，那边安妮又急忙地挤了过来，

她的盘子里堆得象座小山，光是猪排就有三块。

“季太太，你一定听说了何惠如的事吧？”她的表情十分暧昧；

“什么事？”

“哎呀！就是她有外遇的那件事嘛。”她故意压低了声音加重了语气说着。

“好象是你替她介绍的嘛？”

“哎哟！你可千万别这么说，那不变成金瓶梅里的王媒婆啦！”她咬了一口猪排，塞了满嘴。“大家一块打打牌玩玩也就算了，哪晓得他们还真的搞起来了，那个黄树楠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谁不晓得他是个大玩家？男人呀最没良心，家里有个美如天仙的太太还不知足，还要在外面打野食。”

“他结婚了？！”我大吃一惊，赶忙问着：“惠如知不知道？”

“谁敢跟她讲？我看她这里好象不大灵光。”安妮又塞了一大团沙拉入口，神秘兮兮地指指脑袋，接着又说：“听说她妈妈有精神病呢！你跟她那那么好，怎么会不知道？”

我沉默着，用一种不耐与谴责的眼光望着她，内心对她感到既厌又怜，我觉得她这样喋喋不休地在讲着别人的丑事，似乎在掩盖什么，也似乎显现出她内心的空虚和自己的肤浅。

不知是安妮太迟钝，还是装不懂，她的话锋——如她的胃口，越来越好。

“我就不明白，小李为什么还拿她当个宝，你没看小李对她简直连大气都不敢吭一声，真是！今天请客还不是想让她开心，方才小李还说再跑一趟就打算下来，想找同学合伙做生意什么的。今天虽然说是开同学会，说穿了还不是为他的宝贝太太，唉！我就没那个命，谁替我想过？”

“李青不是一直对你很好？你要他上船他就听你的。”

“好个屁！要他上船是为他好，窝在苏澳那种小地方有什么搞头？他又不肯跑远洋，近洋船待遇差得多了呢！这些都不讲，三个月回来一趟，每次回来总是不停地抱怨，在家的時候不是吃就是睡，再不就往牌桌上一坐，屁股上象沾了强力胶一样，扯都扯不下来，根本不管我和孩子的死活，我也不理他，自己玩自己的，这年头啊快乐要自己找，犯不上整天死守在家里当欧巴桑。没有人会感谢你的。你看，吃得象个猪样的就是他！才卅出头就已经有一副中年人的身材了，再过几年头发一白，就成了欧巴桑了！”

顺着她的手势看过去，我实在不敢认那个人就是李青，可不真象个中年人了？腹部凸出，脸膛发胀，头顶渐疏，刚才进门时只听说李青来了却没看见他，当时他还猛对我笑，我一面接受他的招呼一面在心里嘀咕着，想起他是谁，却再也料不到他竟会是李青，看来岁月在他身上真是留下狠命的一耙。

其他几位男士都没有象李青这样。他们这班同学，毕业时一共只有十二个人，除了两个到美国，一个当教员之外，其余的九个人全在船上工作，如今都当到一副以上的职位。象木瓜和大刘在小公司里已经以大副的票干船长的缺了，只有李青由于在苏澳教了一年书再上船，所以到现在才干到二副。今天一共来了七位，只差阿渔和吴文旺。这是他们毕业后第一次聚会，要把这些经常航行在外的同学凑在一块还真不容易呐。

听他们谈话，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牢骚，对跑船更是觉得十分怨腻，都想在陆地上求发展，小王口口声声嚷着要下来卖牛肉面开杂货店，干什么都比跑船好！鸡皮也叫着要下来开计程车。还是小李比较有头脑，他提议大家

合伙集众人的智慧与力量共同努力。一定比一个人的成就大，经他一提每个人都很有兴趣，纷纷提出意见进行商讨，推小李为召集人，订下两年计划，两年内各自筹钱，每人以五十万为原则，筹设一间小型的航运公司；不足的钱可以向银行办理青年创业贷款。

听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我心底也兴起几许希望，如果这个计划真能实现，那么我的阿渔就不用上船，我也不必一年到头望眼欲穿“痴痴地等”了。

饭后，李青急不得的就去拉椅子摆桌子，一个劲地喊：“上场啦，别耽误时间。”安妮狠命地瞪着她丈夫骂道：“赌鬼，象赴死一样的猴急！”

牌局很快地组成，太太们都各自围坐在丈夫身边看牌，我是既不会打也不爱看，跟其他两位太太不很熟，找不出太多话题来扯，心里又惦记着盈盈，于是起身向惠如和小李告辞。

“我送你。”小李坚持地说着。

走出巷子，小李一点没有停下来样子，只侧过脸很客气地说着：

“假如你不太累，我们散散步好吗？”

“嗯。”我想他可能有话要讲。

“真抱歉，把你阿渔借走。”他诚恳而歉疚地笑笑。“希望你能谅解；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我在胎上根本定不下心工作，套句俗话，真象是热锅上的蚂蚁。心仪，你会不会怪我？”

我没搭腔，默默地走着，心里说不出是什么味道。

“这回在船上，阿渔几乎和我吵了起来，他气呼呼地想揍我，骂我窝囊，没出息。我没法让他明白我的想法，他也绝对不能体会我的执着。毕业后每个人在思想上都会有所改变，并且有着不同程度的成长。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想法很能沟通，唯独对感情的事是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阿渔他是个独占欲很强的人，蛮横专断，激烈热情，我却认为爱是含有永无止境的自我奉献，是施不是受，在整个给与的过程中就能得到满足，就好比一个人朝着某项目标努力时，重要的不在于获得成功的那一点，而在整个努力过程中就已经体验到许多快乐，也就是一种收获，一种拥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轻啣一声，点点头。真想不到这个外表看来硕壮粗糙的男人，内心竟有着这么崇高的理想，这么细致的情感。

“假如说我对惠如的事一点不介意、不痛苦，那是骗人；只是，我不愿自己让怒火燃烧得失去理智，因为人一冲动起来，常常会做出终身后悔的错事。天知道我用了多大的力量来稳定自己……。我时常想，任何人在苛责别人之时，应该先考虑到自己有没有权利这样做。

比如象我们当船员一年到头不在家，把那么多寂寞空白的日子留给太太，是不是还有权要求她们无条件地为丈夫守贞？在某方面来讲，这似乎有点不合乎人道、但是很少男人们会同意这一点，就象很少有人敢保证自己在外面时不偶尔放纵一下，但是从没有谁会认为这样做是不忠于妻子，或是在他人格上有什么污损。说起来，人多半是‘严于责人，宽于谅己’。心仪，说了这么多，你能明白我的想法吗？”

“能，我能。”

“惠如要是有你一半灵慧就好了。说也奇怪，这些话跟你讲起来是这么自然容易，对自己最亲近的太太反而难以启齿。”

“小李，惠如比我灵慧多了，给她时间，有一天她会懂得你这份挚情的。”

“但愿如此。”他眼中闪过一丝希望之光，声音里却依旧有着许多悲凉。

“你累了吧，我叫车送你回去。”

临下车前，小李特别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

“我打算下星期带惠如和小强到阿里山去住几天，回来后再来看你，替我问候阿渔一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车子，我心中涌起太多的感触。

廿五 可爱的陌生人

岁序由暮春转入盛夏，腹内的小生命也随着时日的增加而逐渐膨胀隆起，薄薄的衣衫下，已掩不住他的存在了。

天热，人很容易疲倦，加上室内郁结着那股驱不散的澳闷，象一层无形的网，捆得人整天都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

每天固定的家事做完之后，总觉得好累好累，实在没有闲情和多余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尽管阿渔一再来信催我该去看看房子，该去拜望刘老师，该去这，该去那，我都一拖再拖懒得动，连大弟子武的婚姻大事，我也只管动口不动手，负责提供意见而不参予实际工作。要不是何船长一通电话，我可能还一直懒下去，等生完孩子之后再说呢！

何船长告诉我在永和竹林路底，镇公所对面，正在兴建一批公寓；建筑、结构都不错，他已经订了一、二楼两层，要我也去看看，如果喜欢不妨订一户，将来彼此好有个照应。我去看过房子，什么都好，就是价钱不好，以我们目前的经济能力来讲，实在是一种奢望。

两天后何船长来电话问我决定了没有，我支支吾吾地道出了心里的矛盾与难处，他很快地否定了一切，爽声地说道：

“那天我不是讲过，钱的问题不要担心的吗？你真是太客气太见外了。”

“可是，我……”

“好了，不要多说了，就这么决定，下午我陪你去缴订钱。”

就这么简单，我买下了一幢房子，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写信告诉阿渔，他似乎比我还兴奋，写了一大堆注意事项，还亲自画了设计图，剪下许多画片供日后布置新居时参考，真恨不得亲自跑回来监工；说实在的，我还真巴望他能回来，省得我挺个大肚子四处忙到处跑。

十月底，房子全部完工，随着竹林路的拓宽，附近的店铺、住家有如雨后春笋地竖了起来，一下子变得好热闹好拥挤；和我第一次来看房子时的冷清，真有天壤之别。完工后的新屋，有如修饰整齐的少女，显得清晰明亮，充满着蓬勃的朝气，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振奋感，想到这将是我和阿渔的家，一个属于我们的爱窝，不由打心底高兴起来。

忙与累，在搬家这天达到了最高潮。虽然有搬家公司的人来搬东西，子武、子成两兄弟也都来帮忙，许多事还是要自己动手去整理。喉咙又干又渴，肚子饿得咕咕叫，盈盈也吵着喊饿。我拿钱让她叔叔带她到下面去找地方吃点东西，顺便带些水果回来。

他们一走，我就瘫在沙发里，再也动弹不得了。

才舒服了一下，听见敲门声，八成是找不到卖吃的地方又回来了，刚

才明明把锁匙给他们，怎么不知道用？

拖着千斤重的腿，趑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脸上布满着友善动人的笑容。

“我是住在对面的陈太太，你是新搬来的吧？”

“是，是的，请进，里面乱七八糟的。”我有点意外仓皇，听说住在公寓的人家，彼此鲜有来往，有的甚至住了几年都不讲一句话，不知道姓名，想不到第一天搬来就遇上这么亲切的邻居。

“搬家是累人了。”她大方地走进来，环视着四周零乱的东西，最后将视线停在我腹部。“快生了吧？”

“嗯，预产期在十二月底。”

“怎么就你一个人？你老公呢？”

“他不在家。”

“？……”她眼睛里写满了疑惑和暧昧的问号，我知道她一定是误会了我的意思而将我归诸某种类型的女人，看来不说明一下是不行了的。

“我先生在船上工作。”

“什么！你老公也在跑船哪？”她提高了声音，特别加强了“也”字的音阶。

“是啊。”

“哟！我们还真是有缘呢。告诉你，我老公也在船上工作，他是个老船长，跑港台定期货轮，你们家那位呢？”

“他才当大副，干的是远洋油轮，一年半才回来一次。”

“其实回不回来都一样，对船员太太来讲，丈夫只是一个名词，一个有形却抓不着的另一半，有跟没有一样。”她的神情暗淡下来，语气也失去了方才的热切，变得冷了许多。

“他不回来，我和孩子还安静些，他一回来我们整天吵。”她的眼中闪过一抹怨怒，象两条火舌般地舞卷着，我注意地打量着她那张看来象孩子般的脸庞，细白的皮肤，眼下有一些雀斑，增加了几分俏皮，浓眉、大眼、阔嘴，披着一头长发，帅气的牛仔长裤，使人很难看出她的年龄。她告诉我大儿子已经上高一时，我惊讶地不敢相信。

“真看不出来呢。”

“我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一点，看起来比较有活力，其实啊，我都快四十罗。”她耸耸肩膀自嘲地笑笑。一个人如果懂得一点自我戏虐，未尝不是件愉快的事，至少不必时时为自己某方面的缺失而刻意掩饰。

“这样吧，你今天刚搬，一定没时间烧饭，晚上过来到我那儿吃个便饭。”

“不用麻烦啦，我们随便吃碗面就行了。”

“麻烦什么？是你运气好，难得我今天晚上有空在家。就这么讲定了，六点钟过来，别忘了。”

这种近乎蛮横的热情，简直有点象霸王请客的味道。

他们房子的大小格局和我家相同，布置得十分热闹，或许是由于东西大多，使得活动空间很小，整个房子给人的感觉就象一个女人，乍见之下，觉得挺抢眼很漂亮，等仔细再多看几眼，却觉得只有庸俗而没有美，只有外表而没有灵魂一样的空洞。

餐桌上已摆好了四菜一汤，女主人亲切地招呼我和盈盈。大儿子长得很象妈妈，细瘦、白皙，带着一副黑丝边眼镜，神情冷漠。下面两个小孩的

年龄和老大差得很远，一个念小学三年级，另一个和盈盈差不多大，姐妹俩无论在外形上个性上都不象，很难让人相信她们是亲姐妹，唯一的共同点是两个人都好乖，安安静静地躲在房间里玩，比起盈盈真是乖得太多了。

饭后，盈盈挤到两个小姐姐房里去玩。才一会儿工夫，她已经将一切收拾妥当，再出现时手里端着一盘冰西瓜，真是手脚利落的女主人。

“暖，来吃块西瓜。”

我送了一块西瓜入口，她接着问我。

“你平常在家都做些什么？打不打牌？”

“做做家事，带孩子，看书，听音乐。我不会打牌。”

“跳不跳舞？”

“以前最爱跳舞了，结婚之后就很少去，除非阿渔回来的时候才去，不过我参加了早觉会，跳跳土风舞。”

“土风舞？谁跳那种舞，多没意思。谁是阿渔？”

“就是我先生。”

“哦，这个名字倒挺有趣的。”她膘了我一眼说：“你一定很爱他，我看得出来，一讲到他的名字时，你的声音都变了，充满了绵绵的情意，对不对？”

“嗯……”

“是了，女人就是这么傻，只要有爱情做支柱，什么苦都可以忍，即使没有了爱情，也很容易认命，怕的是有一天原有的支柱忽然倒了，造成一种幻灭，那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我用狐疑的眼光望着她，不大明白她话里的意思，她没有再往下讲，只淡淡地笑笑，那笑容中竟蕴含着一些苦涩，难道在她这张看似灿烂的脸孔底下，隐埋着什么痛苦的秘密，或者她那份豁达与热诚只为了掩饰某些内心的孤寂？

半晌之后，她又转过脸来，那阵黯然已经消失了，重新布满了热切的笑靥。

“你一个人住吗？”

“嗯。我替公公留了一个房，他随时会过来住。”

“怎么没跟妈妈住在一起？大部分船员太太都住在娘家。”

“我们情形比较特殊一点。在结婚前阿渔就要求我，除了做他的妻子之外，还要做他们季家的媳妇、嫂嫂，担负起家庭主妇的全部责任。”

“你愿意？”

“我……为了阿渔我愿意做任何事。”

“真是不容易啊，先生不在家，你还这么辛苦，侍候老的照顾小的。”

“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尽力做好分内的事而已。”

“你那个阿渔真有福气。对了，你坐月子时怎么办？”

“我妈妈会来，另外我想请一个佣人，这附近我不熟，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个好吗？”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她爽快地一口答应下来。

看看时候不早了，家里还有一大堆东西没整理，于是起身告辞，临出门前，她诚恳地望着我说：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来找我，千万别客气欧。”

我重重地点点头，接受了这份真挚而可爱的友情。

一阵剧烈的抽筋将我由梦中惊醒，窗外一片漆黑，小台灯下的钟正指

着午夜十二点十分。我屏息地等了一两分钟，那种疼痛的感觉好象没有了，有点象做了个恶梦，没多久我又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但是很快地又有一阵绞痛横扫全身，是那么的强烈而真实，我吓出一身冷汗，知道这不是在做梦，而是实实在在的肚子疼。

会不会要生？

早产！

这两个念头在脑中象一道闪电般地掠过，震得我不但睡意全消而且惊惧无比。

不会吧！离预产期还有两星期呢。讲好了后天妈妈要住到我这儿来陪我待产，帮佣的吴嫂晚上都回家睡觉，要到明天清早才会来，现在家里就只有我和盈盈，万一真要发动那可如何是好？

打电话告诉妈妈，请她立即赶来。

刚要往外走，才想起电话还没有装。失望象一股巨浪般的向我扑来，更引发了心中的恐惧。疼痛愈来愈厉害，我急得一身是汗，手脚发软，陷入痉挛当中直不起身子，四周一片寂静，黑暗中象是隐藏着什么，又象是一个无情的巨人，漠然地俯视着整个大地，我觉得自己仿佛被据弃在孤岛般的无援，又象被整个世界所遗忘般的悲戚，泪水、汗珠成串地迸散着……基地，我想到对面的陈太太，有如在黑境的深谷中发现一丝亮光般的狂喜，顾不得痛楚，我躬着身子，蹭到她门前，用力拍门，一声声，一声声，在此刻我整个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一扇紧闭的门扉之上，待陈太太出现在门口时，我已经疼得直不起身子，只有呻吟的份儿了。

“请帮我打个电话给……给我妈……”

她迅速地瞥了我一眼，立即以最快的速度拨通了电话，换上衣服，叫醒了她的孩子过去陪盈盈，然后扶着我往楼下走，这二十级楼梯简直象地狱之梯，我用了全身的力气和最大的勇气，强令自己的腿往下迈，好几次，我急得哭出来，坐在楼梯上不想往下走，最后陈太太几乎半拖半抱地将我弄上计程车，累得她气喘不已。

在极度痛楚的分娩过程中，我昏厥过去。直到一串粗壮婴儿哭声传入耳膜，接着听见黄医生慢吞吞地说着：“恭喜你，是个男的。”

只觉一阵彻骨的舒畅流入体内，打通了每一个关节，松散到了骨髓里面，我流下了欣喜的泪水，这是一种如愿以偿，天从人愿的顺心的欢愉，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重要的不在于生儿子的本身，而在于你的期望成真的那种圆满感。我忽然想起苏格拉底说过的一句话，“快乐是件奇妙的东西，常与痛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事实上痛苦和快乐常常是一体的两面，有着极其微妙的关联，没有尝过绝对痛苦，又怎能体会到真正的快乐？

我轻轻嘘了口气，疲倦而安适地闭上了眼睛。

廿六 爱的破灭

刚刚买了新房子，接着生了个胖儿子，我所祈求的三个愿望在短期间里竟达成了两项，假如阿渔这次回来后能在陆地上找到一份工作，不再出海；

那么我的三个愿望就全部实现。

对一个平凡如我的女人来讲，有了这些，足以令我心满意足，足以令我我觉得人生境界更臻完美了。

这一天早上，吴嫂照例送盈盈上幼稚园，然后去买菜，我正趴在地板上做伏地挺身，累得气喘如牛，忽然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急忙爬起来跑去应门。

只见对面的陈太太披散着头发，穿着一件薄睡衣，脸上带着隔夜的困乏，透着焦黄的油光，眼窝下陷、目光混乱，全身在微微地发抖，我赶忙将她让进来，她一屁股坐在沙发里，迳自端起茶几上的冷茶猛灌着。

“那个死鬼；那个死不要脸的死鬼，吃我、用我不算，还想坑我，真不是东西，他以为我怕他？想吃定我？去他妈的！老娘早就豁出去了，连我家那老小子都不怕，还怕他？呸！”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

“谁啊？……”

“他，他，唉，就是那个阴魂不散的死鬼，我老三的爸爸。”

“老三的爸爸？……”

“我们三个孩子各有不同的爸爸，老大嘛是我老公的真传亲骨肉，老二、老三都是我和别人养的，硬压着他脖子要他承认的。”

她的话叫我越听越糊涂，这到底是怎么一个畸形怪异的家庭呢？

她又端起那杯茶要喝，我赶快为她重新沏了一杯送上，她向我点头示谢，端起茶杯轻吸了一口之后，凄然地扯扯嘴角，声音中含蕴了痛苦，她说：“不怕你笑话，我们家是一笔糊涂烂帐，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故事，不过你必须先答应我一件事。”

我点点头。

“待会儿我回去后那个死家伙要是还不肯走，或是对我动粗，我就大声喊，你马上打电话叫警察来，好吗？”

我点点头，却不象刚才那么肯定。

“那我先谢谢你了。”她叹了口气，双手夹在腋下，靠在沙发里，声音低哑。“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水手之妻的故事……”

“在十七年前，那时候我们住在左营，家里开小杂货店，我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妹妹，一家人生活得平平静静。我高中毕业那年，正打算准备参加大专联考，谁知来了个晴天霹雷，父亲由于长期疲劳，营养不良而病例，医生诊断是肝病，需要长期休养和大量补品，肝病根本就是富贵病，一般人哪里病得起？更何况我们这种家境不充裕的人家，亲友处能借的都借了，家里能卖的也全卖了，父亲的病依旧不见好转，脾气变得十分乖戾、暴躁，常常母亲都被他气得心绞痛，对一个缠绵病床的人，你除了忍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住院费、医药费、象滚雪球般地增加，眼看一家就要陷入困境，这时我在暗中祈祷，只要能使父亲康复，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大概是我的祈祷应验了，邻居柳妈妈有一天到我们家来，提到一个救急的办法，她说她有个亲戚在跑船，手头有点积蓄，一直在物色对象，他自己年纪大了些，却一定要找个年轻的黄花闺女，他单身一个人没公没婆，嫁过去不会吃什么苦的。那柳妈妈鼓起三寸不烂之舌拼命地游说，仿佛我若是不答应这门婚事就是不孝，置父亲于不顾的件逆，一下子将这拯救家庭的责

任全套在我身上。父亲生命的安危也在于我的应允与否了，这真是令我为难之极，答应吧，拿自己一生的幸福当赌注去冒险，实在不甘心；不答应吧，在良心上又交待不过去，有点见死不救的味道。我想了又想，哭了又哭，最后决定牺牲自己，为了父母、妹妹和整个家，我个人的幸与不幸又有什么关系呢？

“等我见到了柳妈妈嘴里说的那个跑船的人，也就是我老公时，我发现这样做或许不能算是一种牺牲。当我第一眼看见他时，立即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反而觉得自己象一个青苹果般的生涩而怯弱。他外型粗犷、风度优雅，充满了中年人成熟的芬芳，对一个涉世未深、懵懂无知的小女孩来讲，他是一种崇高、安全、稳健的代表，一种形同高山般的雄伟。

“在短暂的交往中，我几乎怀着崇拜、爱慕、尊敬、畏惧的心情接纳他，他一下子拨开了我羞怯的外表，长驱直入地走进我心灵的最深处，在那里撒下了爱的种子。到最后，我几乎身不由己地爱上他，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做他的小妻子。

“婚后不久，他就上船走了，那时他还是大副，跑东南亚一带，两个月左右回来一趟。

“他走后，我每天倚门痴盼，傻傻地等，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基隆，他不许我出去做事，我在基隆没有一个朋友，也不敢乱跑，生命里唯一的目标，似乎就是等他回来；生活中唯一的希望就是等他的信。日子虽然寂寞单调到极点，我却一点都不以为苦；在物质方面，我也贫乏得可怜，他只留下有限的生活费给我，还要我记下详细帐目给他看。不过，我当时只一心想做个好太太，一个合乎他要求理想的船员太太——贞洁、苦守而无怨尤，对这些缺失都不以为意。

“第二年，我生下一个男孩，中年得子，他高兴得要命，特别请了一个月的假在家陪我。

“接下来几年的日子过得很顺畅，我不是跟你讲过，女人就是这么傻，只要有爱撑着，什么苦都吃得下。他是我生命中第一个男人，也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爱过的男人，可以说我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献给他，尽管后来我慢慢发现他许多缺点和卑鄙的一面，尽管我慢慢发现自己对他的爱是近乎盲目的崇拜，但是，我仍旧爱他，仍旧愿意为他守、为他苦，抱着一种认命的消极忍耐，忍受他的吝啬、阴沉、琐碎和唠叨……好在他不是天天在家，无形中就减少了摩擦，强化了思念与牵挂……”

故事听到这里，似乎很平淡，一个年轻的女孩，嫁了一个比她大廿岁的船员，婚后还能死心塌地地跟着他过日子，一副安宁祥和的小家庭画面，不是挺好的？

她啐了一口茶，用手拢拢头发，脖子中跳跃起怨怒的火焰，继续说着：

“我也象大多数妇女一样，结婚之后心里只有丈夫和孩子，很少想到自己，仿佛我这一生就是为这个家为丈夫为孩子而活着似的，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全部快乐也建筑在他们那里，虽然我的生活圈子是这样窄小，有如井底之蛙。虽然我的日子过得是这般苍白，有如严冬的草原，但我却不以为憾，甚而常常让自己觉得自满而知足，如果日子就一直这样单纯地过下去，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快乐的定义很难下，完全看个人对它的感受而定，只要你觉得自己快乐，你就快乐，因为快乐不象是，件有形的实体，可以摆设出来供人品赏的，你懂吗？”

“偏偏天不从人愿，硬要砸碎我这个美梦，将我由美好的幻境中推入最残酷的现实里，梦断了，心碎了，人醒了。我恨他，不仅为他那卑劣丑恶的行为，更恨他摧毁了我心中的神殿。他怎能明白我心中的完美已被摧毁无遗了呢？”

“是在小伟五岁那年，他已经当了三年的船长，改跑港台间的定期航线。我记得很清楚，是在那年夏末，他临上船前吩咐我将冬天的西装送到洗衣店去洗，在送洗之前，照例要看看口袋里有没有东西，就在我检视一件上装时，在贴身的内袋中，赫然发现一张照片，上面那个笑得好得意的男人，竟然是我老公；他左手搂着一个中年女人，右手抱着一个小女孩，看起来不过一岁左右；你叫我如何形容当时的心情？你看过山崩地裂房屋倒塌的情景吧？就在那一瞬间，我心中那神圣的爱情殿堂全倒了，心底一下子陷开了一个大窟窿，好深好冷好黑好暗……我恨不得挖掉自己的眼睛，恨不得一下子死过去……半个月后，他回来了，我已经在煎熬中瘦了一圈。我强忍着怒火，一言不发地将相片举到他眼前，等着他的解释。他的反应很特别，惊愕有余却毫无愧色，两手一摊反问我打算怎么样？我气得浑身发抖，要他给我一个明确的交代，他倒好，不疾不徐地说那个女人住在香港，认识快两年了，人家甘心做小，愿意无条件跟着他，不要名份，不争钱财，只为了爱他，只要能常常看到他就心满意足了；最气人的是，他还说人家年纪比我大，气量也比我大，心地善良人又温顺，人家都不计较，我又何必争？何况她住在香港，你住在台北，井水不犯河水，大家相安无事地过日子，有什么不好？你说气不气死人，那个女人愿意和别人共享一个丈夫？何况我们这种象守活寡的船员太太，付出的比任何人多，忍耐的比任何人也深，又怎能容得下丈夫的心里有人？”

“于是，我哭闹，和他大吵，甚至动手，不惜以离婚为抗议，他都不肯答应和那个女人了断，只做了少量的让步以求妥协。这时我腹内第二个孩子在折磨动荡之中宣告流产，躺在医院的几天里，我仔细地思前想后，怎么也解不开心里这个结，越想越抑不住这股恨意，我觉得有一种毒素开始在心底啃噬着，然后慢慢地形成一个毒蛇般的结子，窒息在它们之下，盘伏在怨恨之中，我的心仍旧在跳动着，却是在条条毒结纠集之下继续跳动……出院后，我整个地改变了，我不再约束自己，不再为达到某一定点而操持，开始随心所欲地纵容自己，我怀了别人的孩子硬说是他的，我要让他尝到破灭与被欺骗的痛苦，我要把他加诸于我的羞辱全部还给他。他能养小老婆，我为什么不能贴小白脸？”

“夫妻之间一旦抓破了脸，也就没什么顾忌的了，反正是破罐子破摔，他不疼我不痛。”

为了面子，他不肯离婚，起初我还常吵着要离婚，现在我也不愿意离婚，离了婚他更痛快，我也没多大好处，何必？他现在每个月要给我薪水的一半做生活费，少一个子都不行，我会到他公司去吵，到底我是他正牌太太呀。他最怕出丑，嘿：还死要面子，怕人家知道他有个小老婆在香港。男人啊，最下流了：就拿我们老三他爸爸来讲吧，根本是个下三滥拆白党，吃软饭的鼻涕虫，仗着一张俊脸甜嘴，在女人裙子底下打转，我就是受不了他的纠缠才搬到永和来的，谁知道他又找上门来，真是一贴狗皮膏药，恶心透了！他还想用那套笼络功夫来对付我，可惜我已经不吃那一套了，可怜他还不知道我已经对他倒尽了胃口……”

“我的故事说完了，你会不会因此而看不起我？不过，说实在的，季太大，我还是羡慕你。”

“我？”

“羡慕你生活在爱情里，生活得有意义，羡慕你心有所属，你懂吗？人活着心有所属是很重要的呢。就象是航行在大海中的船只，有一定的方向和目标；不象我整天象没头的苍蝇乱闯，越玩心里越空虚。”

“为什么不把心放在孩子身上？毕竟孩子是无辜的呀。”

“唉，晚罗。三个孩子里除了对老大有点感情之外，老二、老三都不象我的孩子，我不爱他们的父亲，又是在一种恨意下怀胎生产；怎么可能去爱他们？”

“孩子们知道吗？”

“不知道，不过也可能知道，我们那个死老公除了疼老大之外，其余两个连正眼都不瞧一下，他愈是这样，我愈折磨他儿子。”

“你这是何苦呢？……”

“恨！我恨他，恨他薄情寡义，这么多年了，我求过他好多次，只要他和那个女人断掉，我立刻把两个女孩子送走，规规矩矩地做太太；和从前一样，或是我们搬到南部去换一个环境，让一切重新开始，可是他怎么都不答应，口口声声说他对人家有责任，不能太伤人家的心，怎么不想想有没有伤了我的心？……”

“于是你就拼命作贱自己？”

“也可以这么说。”

“这样做，你快乐吗？”

“不知道，在目前的生活里，我已经很少去想幸福和快乐这些名词了，反正过一天算一天的混日子。”

“为什么不试看将自己的情感导入另一个方向？转移一下？”

“没用！我什么都不会，事情是根本找不到，叫我去学什么，我又没耐心，信教做学问，没那个兴趣，也没那份操守，只有随波逐流。”

“……”

“好啦，我该走了，那个死家伙可能已经走了，下午还有牌局呢。”她站起来，长长地舒了口气，精神似乎好多了，临出门前，她又回过头来小声地说着：“别忘了我拜托你的事哟。”

我茫茫然地点点头，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她拜托过我的事是什么了呢。

廿七 艳遇

乖妻：

有件事在我心里闷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我怕讲了之后你会生气，不讲的话又象有意在欺骗你，更容易形成我们之间的隔阂，也增加了我的罪恶感，考虑再三，我决定还是向你坦白，盼望你能谅解，也盼望你能以客观的角度来看这整个事体。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解释当时的心情，或许那是人性中卑鄙的一面，或许只是源出于同情和一些混杂的因素。

我要告诉你的是，存在于我们之间的爱情并没有丝毫改变，我爱你，是发自内心最深处的真情，我需要你，是一种灵魂对灵魂的渴求，乖，相信聪慧如你这般的女人，一定会明白粗俗如我这般男人的一番情意哪？

乖，现在我将整个事情经过情形，完完全全地告诉你。

上一趟船到纽约，子成、子兰约好到我船上来玩。我请他们上街吃了顿中国菜，在咖啡馆里聊了很久，子兰变得比以前更沉郁，脸上有着化不开的颓丧和倦怠，使她显得很憔悴，每当我问及她的生活情形时，她总是言词闪烁，避而不答，想起当年她要结婚时的那股坚绝和自信，再看看她现今的暗淡，不由使我有太多的感慨。子成的生活只能用“忙”、“累”两个字来形容，好在他有足够的奖学金，不必为生活奔波，可以将整个精神放在学业上，明年他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真叫人替他高兴。

由咖啡馆出来，已经是夜深入静的时分，看着子兰开车消失在街角，才发现街上已经变得冷冷清清，只有灿亮的灯光如寒冰般地照在身上，益发显得空荡与凄凉，想起纽约治安很差，走在路上时时要提防劫匪，在港口附近更是龙蛇杂居的地方，万一碰上匪徒那不是玩的，想着想着心里还真有点发毛，脚步也越走越快。

蓦然地，在街角处闪晃着一条黑影，我心头一紧，拔脚想跑，只听见那边传来一串悦耳的声音，用纯正的国语说着：“先生，借个火。”

猛一定神，接触到一张浓艳的脸，右手夹着一根烟，用一双期待而挑逗的眼睛盯着我。

替她点上烟后，我转身要走，却被她一把拽住了袖子，在灯光下她的表情十分暧昧。

“看在同胞的份上，照顾一下生意，如何？”

我木愣愣地望着她，不知如何是好。

“别那样看我，叫人浑身不舒服，到我那儿喝杯咖啡，聊聊天，我让你看个够。”

我依旧站着走不了，因为她紧抓着我的胳膊。

“别那么紧张，我不相信你没干过这种事，要是你没胃口我绝不勉强，也不收费；走，走呀！不会把你给吃了的。”

她就住在港边不远的地下室里，一进门就有一股子霉味迎面扑来，屋里十分狭窄，破旧的家具，斑剥的壁纸，幽暗的灯光，使我想起台北大楼背后那些低矮的违章建筑。她冲了两杯咖啡，在我对面坐下来，开始上下地打量我，问了我许多台湾的事，由她谈话中才知道她是个大学生，来美国已经有五年了，白天在一家酒吧里上班，她说她喜欢找中国船员，一来有亲切感而且出手大方，再来嘛中国人多少要比洋鬼子斯文些。在说话之间，她时常发出空洞的笑声，听起来好刺耳；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去，她凄凉地咧咧嘴反问我：“怎么回去？要学位没学位，要金龟婿没金龟婿。回去于嘛？留在这儿至少可以使我母亲生活在荣耀中，每个月寄回去的美金是真实的，又何必去砸碎母亲的美梦？”

气氛忽然变得很沉闷，她的话引发我许多感触，甚至想到子兰，她是否也陷在类似的苦楚中？在幽暗的灯光下，她那张浓妆的脸看起来有如鬼魅般恐怖，我站起来想走，被她一把推回椅子上，她扭动着身体，倒来两杯酒，打开唱机，拉着我在小室里摇摆转动，我的头开始发晕，只觉得她的眼睛又黑又深，象两个欲望之池，而我却是行走于沙漠中极度干渴的旅人……。

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没有感情，没有美感，什么都没有，只是一种兽性的发泄。事后，我看到横在身边的她，一头乱发，被汗水糊乱的脏脸，松弛的皮肤，恶心得想吐，几乎逃命般地冲出那间污浊的地下室，一口气跑回船上，发疯地搓洗着自己的身体……。

好了，我已经全都告诉你了，连同我的感想。不敢祈求你原谅，也不敢多为自己辩白，只希望你能体谅我是一个男人，更希望你别因此而怀疑我对你的至爱。

柏拉图说过：“我们的精神是自由的，而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

耶苏的门徒保罗也说过：“人有肉体，犯罪是免不了的。”

在某方面来讲，我可能构成了犯罪行为——对你。但是在精神和灵性上我却自认很纯净、很专一的，你如果认为我是在狡辩，那我也没办法。这种事船上一个老水手比喻得最贴切，话虽然很难听，却道尽了个中涵意，他说，偶尔上岸风流一番，就象上一次公共厕所一样，去过了就算了，何必多想？你能体会出一个终年见不到太太的男人的这种心情吗？

乖，说到这里，你是否觉得我这个人很下流？假如你有这种想法，请速速停止，假如你觉得我跟你讲这些破坏了你心灵的完美，那我很抱歉，以后绝口不提，好不好？我一直把你当成好朋友，你知我、解我、懂我，我才敢将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臭事告诉你，真的希望你没生气，如果你很气，来信骂我，回来后打我都可以，可千万不能不给我写信，那样我会死掉的，知道吗？乖

祝好

你的阿渔

信笺象一片落叶由手中飘落下来，我的心随着往下沉，沉到一个幽深寒冷的谷底……。

廿八 大海的婚礼

很难忘记那天清晨在大门口遇见惠如时她脸上那特殊的表情，有点象一个夜行盗在白天被人窥悉了真面目般的无地自容。为此，我有好一段时间不敢上她家去，她也不来找我，好几次我走到二楼门口，举起手想敲门又收了回来，在这个时候她最不希望见到的人可能就是我。清晨散步回来时，我总是放慢了脚步仔细注视着大门，万一再看见惠如在门口，我宁可躲一下也不愿再碰上那种尴尬的场面。

这天早上，手里拎着烧饼油条，脚下踏着轻松的步子住家里走。吴嫂正在替盈盈穿衣服，盈盈接过早点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翻开报纸照例先在新闻上打了转，视线却被一个大标题吸引住了。

“赖籍油轮高洋轮，在墨西哥湾失踪，海洋防卫队正展开全面搜索。”

高洋轮？好熟悉的船名，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是哪条船了呢？……

啊？！是阿渔他们公司的船。

高洋轮？那！那不是小李上的那条船吗？

我急忙往底下几行小字看去，心里象着了火似的焦灼，手脚发麻，浑

身打抖。没等看完就拿着报纸往二楼冲，发疯地拍打着惠如家的门，半晌之后，门才裂开一条小缝，露出半只睡意朦胧的眼睛，我大吼一声推门而入，气急败坏地将报纸往她手里塞，真气得想捶她。

她侵吞吞地坐在沙发上，连打了几个哈欠之后，才懒懒地摊开报纸，很快地她脸上的睡意迅速退去，呈现出一片惊恐，仿佛全身的血液都被抽光了似的修白，许久许久才抬起头来，象是在自语又象是在对我说：“不会是小李的船，不会的……不会的。”她机械似的反复着，紧抓住我的手，祈怜地望着我。

“心仪，一定是弄错了，弄错了，你看这上面没有小李名字，对不对？”

“很可能，我看还是打个电话到公司去问最保险。”

“对，对，问公司就知道。”

电话拨通了，公司的代表言辞闪烁，语态模糊，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说在等纽约方面的消息，要我们放宽了心，先别着急，以公司多年的信誉和健全的船队，该不会出事的，很可能是一时失去联络或电讯系统故障，一俟有消息立即通知我们。

放下电话，我开始觉得自己似乎太冲动了一点，或许是热心过度了些。大概由于阿渔是干船的人，所以对海难事件特别敏感，更何况发生在熟悉的朋友的身上？

没多一会儿，四楼的陈太太也来了，加上琴姨一共是四个同行太太；大家面面相觑，极力隐藏着内心的惊恐，沉默地守着电话。

“我们来求求菩萨吧。”琴姨首先打破沉寂、用一种战栗的声音说着。

她点燃了神案上的蜡烛，手执着一柱香虔诚地跪下，我们也并排跪了下来，全神贯注地向观世音热烈地祈求着。不知道是谁开始吸泣、声音很弱很小，随即变得很多很强，终于汇成一片哀泣之声，连小强和盈盈也跟着哭了起来。

电话铃声响起，仿佛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惠如冲过去抓起听筒，一叠声地叫着。

“心仪，你的电话，公司打来的。”

“我的？”

“季太太吗？你先稳住自己别太紧张，这只是一份电报，它的正确性还有待查证。纽约方面来电说失踪的那条船名好象是‘浩航’而不是‘高洋’，可能是翻译上的错误，我们还在等进一步的消息，你和李太太都先别着急，也许根本不是我们公司的船，现在纽约总公司正在和每条船联络，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们。”

浩航？那不正是阿渔那条船的名字吗？

一刹间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全消失了，魂飞魄散，陷入一个空白的世界里。

恍惚中有人在推我，那声音听起来好渺远，我定定神，拨开酸重的眼皮，看到三张急切的脸向我俯来。

“心仪，你可把我们给吓坏了。”琴姨轻抚着我胸口，惠如端来一杯热茶送到我嘴边。

“公司怎么说？”陈太太问。

“他们说那条船名是‘浩航’，阿渔在上面哪！”

“啊？！”

一声惊叹之后，大家又陷入沉默之中。在极度惊恐之中，我开始哭泣，一个劲地哭，越哭越怕，越怕越哭，跌坐在地板上，象个死人一样任由泪水成行地在脸上蠕行着。

在无助和惊疑到极点的时候，我只有转求于上苍，转求于神明，我虔诚地跪在观世音面前默默地祈祷着，愿以自己十年的寿命换取阿渔的安全；我愿意跳出偏窄的自私，可以原谅他一切的过失，包括他偶尔的“风流”，只要他活着，只要他活着……面对统治人类生命的宇宙，面对奥秘莫测的大海，我一遍遍地祈求着，祈求着。

中午，陈太太煮了面端来，谁都没有胃口。

下午两点，电话铃又响了，我一跃而起抓紧着电话，心跳得要冲出口腔。

“季太太，上午的电报是一个误会，现在已经有了确实消息，对你来讲是个好消息，对李太太来讲却很糟，失踪的那条船确实是‘高洋轮’，请你婉转地告诉李太太。海岸防卫队仍在搜索当中，并没有发现任何残骸或油渍，由此看来，该船‘遇难’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只能说是‘失踪’；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哦，哦，我知道，谢谢。”我的心开始抽动；恢复了生机。

“怎么说？”琴姨问。

“是……”我困难地瞅着琴姨，不知该如何启齿，也不敢表露出内心宽慰之情。

“是小李的船失踪了，我知道，我知道，是我害了他……”

“惠如，你先别急，公司说……”

“不要说了！”惠如捂着脸；急冲进屋里死劲摔着门，在屋里乱扔东西，我向琴姨歉然地看着，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爬回三楼，我觉得全身发软疲倦之极，往床上一例浑身的骨头象全散了似的，竟然闭上眼睛眯了一会儿；很快的，又象想到什么般地惊醒过来，想起有一艘油轮在墨西哥湾附近失踪，脑子里立即一片紊乱，赶忙坐起来拨个电话到公司，结果只有更令人沮丧，不但证实了真是“高洋”，连失踪船员名单也查了出来，大副果然是李力强。我想起有一回小李开玩笑说他们干船的人是“以船为家，娶海为妻”，大海是他们最亲呢的新娘，最接近的爱人，还说他将来死后要葬在海底，躺在海的怀里……想到这些，更令人不寒而栗，小李他真的做了大海的新郎？真的接受了他的妻子？水远地享有它拥抱它了吗？

何船长请假赶了回来，他以一种非常有力的语态安慰女儿，提供许多可能的假设，使大家又恢复了信心与希望，给惠如许多力量来抵御恐惧与猜疑。

日子一天天过去，惠如逐渐变得苍白衰弱，精神也日益恍惚，她开始自言自语，时时拿出小李的衣服，一件件抖开又折好，洗了又晾干烫了放回去。象一个有怪癖的女人一样，总是抱着小李的皮鞋，尤其一双她陪小李去订做的短靴，象抱着婴儿般地搂在怀里，谁要是劝她放下，她都怪嚎乱吼凶目以对。

街上到处充满着过年的气氛，何家却深陷在凄凉的黑暗之中，小李的父母也到台北来等消息。过度的悲愤和失望、使得亲家间的不满与间隙达到了顶点，在哀叹之余，开始指责对方，推诿责任，小李的母亲硬说是惠如克

死了她儿子，琴姨也反唇相讥说都是小李害惠如这么年轻就当寡妇，到最后竟然连我也被骂进去，硬说他们是我介绍的；真是打哪儿说起呢？

争执一直持续着，直到年卅晚上惠如失踪，才暂告一段落。

找遍了每一个她可能去的地方，我甚至打电话给黄树楠。平时觉得台北是个小地方，如今却发现它真是大得惊人，何船长甚至到派出所报了案。

两天过去了，每个人都快跑断腿了，却连半点消息都没有。

初三这天清晨，一辆警车停在门口，警员先生拉着一个衣衫槛楼、目光呆滞的女人走上二楼。警员先生说他们是昨天晚上在淡水一条破船里发现惠如的，搜索她的皮包找不到任何证明文件，她又不肯说自己住在哪里，只有暂时收留在派出所里，后来和总局联络才知道你们报了案，今早就送她回来。

琴姨千恩万谢地谢过警员先生，扶着惠如进屋，只见她手劈上有擦伤，衣服是又脏又乱；赶忙拿了条毛巾要替她擦，她头一偏不予理会，弓起身拼命扯自己头发，一会儿放声大哭，一会儿又纵声狂笑，琴姨端来一杯水要送给她，冷不妨被她一把打翻，跟着擒住琴姨的手臂放进嘴里，狠命地咬住，牙齿陷在琴姨雪白的皮肤上，渗出了血丝，琴姨疼得流出眼泪，惠如却依旧不松口；何船长冲过去，用力给了惠如一记大耳光，打得她踉跄后退，琴姨接到地上缩成一团，疼得直不起身来。

惠如却吃吃地傻笑，抱起小李的靴子，慢慢蹭回屋里去了。

何船长颓然地跌坐在沙发里，双手插在头发里，垂下头，无声地叹息着，忽然，我发现他的头发竟然全都变白了。

廿九 更上层楼

于了两年大副，阿渔决定下来考船长。

公司希望他能再做一段时间，王船长也再三挽留，怎奈他当船长心切，坚决表示要下来准备考试。

这不仅仅是阿渔一个人的心理，但凡略具雄心的“officer”，一旦当了大副之后，就开始想往船长的宝座上跨，熬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攀上顶好时，谁不是急急地想迈上那一个定点？在航海事业上，船长、轮机长是整个里程中最高的一点，爬上了那一关，整个海上生涯就告一段落。有些人永远将自己钉牢在那一点上，让生命青春在大海中逐流，有些人则以此为转折点，作为日后上岸谋生的基石。我不知道阿渔将来打算如何，在目前，他心里只有一个愿望——考取船长，为了向公司证明他的自信与能力，也为了证明他自己，他抱着势在必得的决心全力以赴。

考试科目共有十项，国文、英文、国父遗教、中外地理、气象学、航海仪器、船艺、航海学、避碰规则、航政法规及航运业务；要看的书堆起来有一人多高，其中许多条文都必须用心去啃去背，要在两个月内准备妥当，还真不是件简单的事，直比当年参加大专联考还要繁重。为了增加效率，阿渔参加海员公会办的讲习班，每天去上课，又恢复了学生时代挤车等车坐硬板凳的生活。回家之后，更是书不离手，常常一个人念到深夜，有时我一觉

醒来，看他还在伏案研读，心里真是又疼又喜，多半时候，我会替他准备可口的点心，在旁边陪他一会儿，用眼睛轻柔地鼓励抚慰着他，告诉他我以他为荣的骄傲，让他体会出我对他的信心与期望。一切都在静默中慢慢传递，在无言中沟通。阿渔的个性里，有着患得患失的敏感与怀疑，加上好胜心强，往往会显得心浮气躁，有时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仿佛有十成的把握，有时又变得十分泄气与颓丧。我知道，他的毛病是急功近利，将眼前的成就看得比一切都重，在这种时候，我必须等候适当的时机进言，有时坚持、有时软化、有时鼓舞、有时劝慰，象一团水母般地黏附在他身边，柔韧地温软地适应着他的变化，帮他抵御着内心的冲击，进入他的世界，体验他的希望与忧患，分担他的焦虑与喜悦。

我常常静静地望着他，随时准备接纳他疲倦的目光，给他关怀温慰；他的成就与快乐，变成我唯一的大事，我感觉自己将自身的一切，整个儿奉献给他与他的未来，融入他的世界，成为他的一部分了。

有时候，我惊讶自己的感情，为什么会为阿渔如此专注？这么痴迷？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爱情呢？

我不愿多想，也不愿深入去探讨，假如说爱的本身就是一种奉献，一种快乐；我爱自己的丈夫，我感觉舒畅与满意，又何必非要去深究它形成的原由呢？

到了考试那天，阿渔起了个大早，心不在焉地吞着早点，再三地检视用品，翻出讲义来要看，我笑着走过去说：“不要看了，让自己放松一点。”

临出门前，我在他腮边吻了一下，并且用力地环绕着他的肩膀，再一次给他最大的鼓舞与力量。

紧张的入试之后，是冗长的等待，直磨得人心力交瘁，比准备时的心情还沉重。

一个月后，终于到了放榜日期，阿渔反而变得“近乡情怯”，不敢去看榜，1F 要我替他去看。这回我是绝不依他，不论是好是坏！必须自己去面对它，几乎是硬逼着他坐上车到考选部去看榜。

门口的告示牌上早已贴好了一排名单，白报纸上印着细小的打字体，只觉眼前一片黑蚂蚁，才只看到一个标题时，忽听阿渔拍手大叫：“唉呀！！中了！”

他的声音充满了绝对的兴奋、骄傲、宽慰、喜悦，脸上的线条全松弛地跳跃着，眼睛里散发出如朝阳般的光芒，这是两个月来，第一次看他笑，第一次看见他这么了无牵挂地放松自己。

我激动地将自己的手塞给他，任由他紧紧地捏着，欣喜之情激荡得我全身微痺，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有感动地、热烈地望着他，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以他为荣。

第一个来道贺的是何船长，他热切地握住阿渔的手，简单而有力地说着：“你真行，真行！”

“哪里……”阿渔的脸忽然红了起来。

“要是小李还在……”何船长忽然转变话题，他的语气黯然，不胜唏嘘地自语着。

自从小李失踪，惠加入院后，何船长即退休在家，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得他变得好颓丧、好苍老，外型上的改变反映出他内心深切的痛楚，他显得更沉默更沉重，他的脸有如久经风霜的石块，满是生活的刻痕，每一条纹

路都是那么深重，在这些刻痕下面，是一个多么痛苦的灵魂呀。

“于渔，你虽然不是我的女婿，可是我一直把你看成和小李一样；今天，有几句话要告诉你。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在各方面都比我们要幸运得多，只要肯努力有上进心，一定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做船长并不难，在工作能力方面，我知道你是绝对能胜任。难就难在待人方面，这不是考试能测验出来的一种学问。有人活了一辈子都悟不出其中奥秘与道理；今后你必须按自己的性子冷静而公正地处理船上的每件事、对每个人。干个几年之后，赶快下来，我们不要在别人所羡慕的点上把自己钉死，当船长虽然工作轻松，待遇高；相对的，你也失去很多，比如家庭的温暖、对妻子儿女的失职，这许多都不是金钱所能换回来的。子女的成长、妻子的青春，都是一去不回的，等到有一天，你往回想时会觉得万分遗憾……。人的根在陆地上，房子和人都要生活在土地上，长年在海上飘，毕竟是不大正常，尤其对心仪更是不公平，她付出的比任何妻子多，而得到的却比任何人少。千万不要象我，在海上浮荡了一生，妻子、儿子都没有了，如今女婿又被大海吞噬掉……。”说到这里，何船长的声音顿住，无法再接下去了。

“何伯伯，您还有琴姨呀。”我鼓励地安慰着他。

“对，对，我还有琴姨，她真是了不起的女人……”说到这里，何船长眸中闪过一片亮光与柔情，声音也缓和了许多，他接着说：

“下个月惠如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我打算把这里的房子卖掉，搬回淡水老家去住，带着惠如、小强和琴姨，过一阵安静的日子；我老了，对人生已经无所需求，只希望平平安安地安度余年。今天晚上，我请你们便饭，庆贺子渔金榜题名。”

“您太客气了，何船长。”

“不要跟我客套，这一年多来，大家的心情都不好，难得今天有好兴致，又有好理由，何不开怀畅饮一番？”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晚上见。”

“再见。”

送走了何船长，阿渔连忙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公公，告诉我父母；通知公司；在一片道贺声中，阿渔显得意态飞扬，掩饰不住的喜悦之情使他整个人陷入一种迷醉之中，他定定地瞅着我，得意地说着：

“阿乖，你丈夫行吗？”

“行，行，太行了，阿渔……”我知道他是个贪婪的人，在此刻他需要无尽的赞赏，无尽的安慰，无尽的关爱；我走近他，紧紧贴熨在他的前，将所有的所有，全部奉献给他。

三十 今生今世

亲爱的船长：

历年来的机场送行，莫不担着沉重与伤感，唯独这一次，几乎是带着欢欣与祝福，满怀希望地看着你走。这一次，我没问你要去多久，什么时候

回来；随你愿意做多久，只要你做得称心愉快，一年、两年、三年，我会一直等下去。过去等，现在等，以后还是等，今生今世，生生世世永远地等你，想你，爱你。

这次上船与以往最大不同处是你当了船长，一种新的尝试，一个新的里程。同行的轮机长、大副、二副均为一时之选，彼此年龄相仿，对工作有着相同的热诚与抱负。近半个月来，看你们频频商讨船务，计划人事安排；此番前去又是接刚大修过的船，新人新船新风格，谅必能开拓一番新气象，让一些前辈看看年轻人的干劲与可爱之处，我预祝你们成功。

记得何船长和刘老师的话吗？考试只能测验出一个人的才能，却无法衡量出做人的学问，俗语说：“看人挑担不吃力”，以往你当大副，上面有船长顶着，如今自己是一船之长，成为最高统驭与负责人物，这份权力、这份负担，必须能运用得体承受得住，你是个聪明人，加上这么多年的航海经验，相信不会太觉困难，希望你不要操之过急，寓工作于学习，在静默中慢慢去体会。你的个性强，脾气急，加上求好心急，常以自身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急于在短期内有所表现，但是你要知道许多事都不是一蹴即成，而且人心如面，各有不同，每个人的个性、能力、想法、作风都不一样，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达到你的标准；有时候，对小地方，不妨糊涂一点，至少你可以装一下糊涂，让自己轻松一点，别整天象一只拉得太满的弓，绷得紧紧的，知道吗？我这样说，并不表示叫你不负责任不管事，而是希望你在对人的时候不要象做事时那般的认真与严苛。

感谢你在结婚十周年送我的金项链，我将永远挂在颈上；那上面刻的“贞、洁”二字，更牢牢地黏贴在我心中。你说这块牌链代表着对我的爱与敬，形同一座“贞节牌坊”竖立在你心中，这份赞誉着实令我愧不敢当。

在这里，我必须向你说明这贞、节二字的源由；古代普通妇人守寡称为节，未曾实际成婚的守寡称为贞，而我不过是一个水手之妻，一个最普通的女人，守了一个妻子所应守之妇道而已。

记得有一回在旧北投大同街附近，看到一座石造的“贞节牌坊”，上面刻着“凄风苦雨”四个大字，并注明为何人所立，以及守节情形，故事和一般守寡妇人雷同，唯独上面提的那四个字一直深印心头，久久不能磨灭。“凄风苦雨”这足以成为节妇们一生坚苦孤寂的全部写照，也可以代表着这一代“水手之妻”的心理与实际情形。假如，古时候的寡妇要抗拒的诱惑有一百种，那么现代女性要抵御的诱惑与压力就有一万种，必须用更多的自制力、耐力、毅力、恒心去操持、坚守，抱定原则，自重自爱，自忍自苦，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之所以如此，并不全是为了你，主要是为我自己而愿意这么做，这是一种道德传统下产生的自我约束，也可以说是中国妇女几千年来深植于心中的规范。

记得有一回，你告诉我在纽约的艳遇，在那之前，我一宜不愿去想这个问题，也从不盘问你上岸后的情形，但是你那番坦白，却通得我不能不去面对它以及它所带给我的震荡，我痛苦得难以自持，我想到过报复，想到过象对门陈太太那样放纵自己，何必再过这种清教徒似的日子？也曾经恨过你，最后，我什么都没做；因为我发现不论如何都无法使自己的心理平衡，糟蹋自己的结果，只有更痛苦、更空虚。假如说所有的成长都是来自面对痛苦，没有经过痛苦的人就永远无法成长，那么值得告慰的是我对自己的成长感到满意，因为爱的本身即意味着愿意去面对痛苦和怀疑，接受痛苦，去面

对它，才能使痛苦度降低并克服它，逃避或沉溺，或想以同样的痛苦还报对方，都只会令痛苦加大，并且造成其他的困扰，这些都是我在极度烦乱之中渐次悟出来的道理。并且我发现自己是个温柔而强健的人，在必要的时候，会变得非常强韧，具有面对任何障碍、威胁和绞战的决心。你相信吗？今后，我将以“不变应万变”来处理人生中一切的事务，这“不变”并非完全的不变，而是“能够应变”，变的本身便意味着一种痛苦和面对痛苦的能力。

阿渔，说了这些，你明白我的用意吗？这并不表示我温意容忍你享受较大的自由，施展放任的行为。只是表露我个人“自我要求”的原则。

中国古代教育女子必须具备的重要品格中有勤、俭、端庄、温柔、顺从、治家能力以及烹调、缝纫、育婴的一切能力，在廿世纪的今天依旧有着它存在的价值。身为现代妇女，处在这样一个东西文化交流、思想进步、日新月异的大时代里，既不能完全接受西方过分开放的观念，也不能摒弃中国古老妇女的传统美德；如何在这种种冲击之下不使自己迷失，抓住真理，把握目标，洁身自爱，的确要几分智慧与定力了。

我很笨，很平凡，不敢谈什么贡献于国家社会，只有站在自己岗位上，做好份内的事，好好治理一个家，切切实实地做一个贤妻良母，假如有一天，你在事业上有成就，两个孩子也都成为身心健康的好国民，那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与骄傲。

不要问我爱不爱你，想想看，有一个女人将你的快乐幸福看成她的快乐幸祸，甚至比自己的一切还重时，你说，那个女人是不是爱你？爱情不是以触摸的次数和口头上的诉说来衡量的，而是要拿心灵沟通的次数来衡量的，傻阿渔，你懂吗？

什么时候，跑船跑累了，不要迟疑赶快下来。记着，在你自己的国土上，有一个痴心的女子永远伸开手臂欢迎你、等着你，这儿有一个小小的坚定不移的港口，请将你的航程终点定在这儿，好吗？船长。

祝福你

妻

